

## 目 录

- 1920—22 年的四川軍閥混战·····范崇实 ( 1 )
- 《1920—22 年的四川軍閥混战》补充·····吳晉航 ( 24 )
- 四川軍閥混战的文电····· ( 32 )
- 四川动乱概观·····田尻撰 楊凡譯 ( 48 )
- 二十年来之川閥战争·····李白虹 ( 67 )
- 蔣匪祸川記·····米庆云 ( 85 )
- 四川的两次县政改革····· ( 85 )
- 罗江人民反抗“剿赤”軍費····· ( 95 )
- 綿阳民变····· ( 101 )
- 川西边区禁烟史話····· ( 107 )
- 北洋要人私产之大略統計····· ( 23 )

# 1920—22 年的四川軍閥混战

范崇实

編者按：本文为亲历者的回忆录，記述 1920 年川滇之战、1921 年川軍援鄂之战、1922 年四川一、二軍之战和 1921 年的四川自治运动等事。吳晉航先生对本文又做了一些补充，更可帮助讀者了解当时四川軍閥混战的情况。我們又輯录了 1920 年四川混战的几通文电，亦可为本文的补充。今将三篇资料同时发表，以供历史工作者参考。

一九二一年四川軍人继湖南之后，宣布自治，脱离南北政府，是一九二〇年川滇之战的后果，也是北洋軍閥統治和唐继堯大云南主义崩溃的一个过程。

## 一、川滇之战

一九二〇年即民国九年，中国大部省区是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的。但是四川省則为云南唐继堯的滇黔軍所占領。滇軍第一軍軍长顾品珍的軍队駐紮資州、內江、隆昌一带，控制着四川的中路。滇軍第二軍軍长赵又新的軍队駐紮泸州、叙府一带，控制着四川的南路。还有黔軍总司令王文华的軍队駐紮重庆附近，控制着四川的东路。此外靖国軍援鄂第一路司令黄复生、副司令盧师諦也有一些队伍在綦江、南川一带。中、南、东三路都是四川财富之区和軍略地段。熊克武是南政府任命的督軍，而号令不出省門。他的軍队有但懋辛的第一师駐在成都；向传义的第三师駐在德阳；重庆鎮守使余际唐的江防軍駐在涪陵、綦江、南川一带，和成都方面第一、三两师是隔断了。其余属于四川旧陆軍的有三个师：刘湘的第二师駐合川；刘成勳的第四师駐新津；陈洪范的第八师駐嘉定。此外国民党人的軍队也有三个师：呂超的第五师駐綿阳；石青阳的第六师駐順庆；顏德基的第七

師駐綏定。

那时正是广东政府分裂的阶段。熊克武接近岑春煊、陆荣廷一边；石青阳、盧师諦、顏德基、黄复生则属于国民党；因此存在着分歧。云南軍閥唐继堯企图彻底征服四川，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初旬組織“倒熊同盟”，先令国民党人的軍隊石青阳、顏德基、盧师諦等由中江、射洪西进；呂超由綿阳南下，会师以攻成都北面。继令滇軍顧品珍、赵又新由資州、叙府北上，从簡阳、眉州两路攻击成都的南面。同时令王文华的黔軍和黄复生的靖国軍在重庆、綦江、南川一带解决余际唐的江防軍。这样熊克武处于三面受敌的地位，只得以少数部队抵抗北路石青阳、顏德基、盧师諦的国民党川軍，自率主力在新津、眉州一带还击滇軍。終以众寡不敌，不得已于四月十七日宣布辞职。川东方面余际唐于五月十一日被迫离开重庆，退到邻水、广安。

此时旧陸軍系感到唇亡齿寒，自身危險。刘湘由合川出兵援救余际唐，而后路合川、銅梁、大足均相继失守。刘湘与余际唐在邻水会合之后，奋战击败黔軍，夺回合川，直逼重庆。川东方面，川軍声势复振。川西方面刘成勛提出“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倒熊同盟陣营內呂超动摇，熊克武和顧品珍达成了秘密默契，于是原在牛市口、新津一綫困守的熊部第一、三两师于五月廿二日轉取攻势。廿四日滇軍顧品珍放棄簡阳，廿八日放棄資阳，卅一日放棄資州，六月一日放棄內江。滇軍第二軍方面赵又新亦不得不由自流井退回泸州。同时川东刘湘、余际唐围攻石青阳于順庆。于是川軍声势大振。

不料黔軍刘显世潜由資州率領生力軍万余到达，解救了順庆之围，刘湘、余际唐率部退往川北。黔軍与石青阳得以西上和呂超部合攻成都。北面在南部县的滇軍叶荃亦全部南下，于是熊克武腹背受敌，七月九日由前綫退回成都，不能立足。七月十日留向传义在成都維持秩序，熊克武率一师和江防部队突围向綿阳退走。七月十八日呂超进城就四川总司令职。呂超对旧川軍采拉攏政策，企图收为己用，因此刘成勛仍得回駐新津，陈洪范仍得回駐嘉定。

熊克武从成都突围之后，和刘湘的第二师退守保宁（閬中）、南部、西充之綫。黔軍和石青阳部进迫，相持于順庆、蓬溪之綫。由于

利害相同，曾被驅逐到陝南的旧督軍刘存厚也亲到蒼溪来和熊克武、刘湘举行會議。决定刘存厚以所存子弹接济熊克武、刘湘。在共御外侮的誓言之下，这三个不同系統的軍人，結成了驅逐滇黔軍的联合战綫（熊克武、但懋辛本非軍事学校出身，称为一軍系。刘湘、楊森为四川陸軍速成学堂出身，称为速成系。刘存厚虽系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但其部下田頌堯、邓錫侯等則出身于保定軍官学校，称为保定系）。他們决定組織靖川軍，分两路收复全川。刘存厚部担任西路攻取成都；熊克武、刘湘担任东路攻取重庆。相約在战争未决勝負以前，熊克武、刘存厚两人都不做督軍，公推刘湘为靖川軍前敌总司令。

刘存厚的兵力那时共有四旅，旅长为田頌堯、张邦本、唐廷牧、賴心輝。刘存厚由蒼溪回到汉中，即派田頌堯由劍閣南下，张邦本由江油南下。由于北路滇黔軍并未設防，田、张两旅于八月十九日占領綿阳。东路方面，熊克武升但懋辛为第一軍軍长，刘湘为第二軍軍长，楊森为第九师师长。刘湘由閬中向潼川进攻，楊森和余际唐向順庆进攻，也很迅速地克复了潼川、順庆、合川、安岳、乐至。东北两路节节胜利，双方夹击成都，呂超出走，靖川軍于九月五日进城。首先进城的是楊森、喻培棣、张冲、何光烈。新津刘成勛、嘉定陈洪范遂又加入了靖川軍。熊克武委刘成勛为第三軍軍长兼成都卫戍总司令留守成都。

刘湘率一、二两軍出击滇軍。时滇軍在大面舖、牛市口一带尚有六个旅。自九月六日起，川滇两軍在大面舖、牛市口之間形成了拉鋸战。后来一軍在大面舖前方为滇軍所乘，向后败退，牵动第二軍，以致两軍混乱地潰退回成都。刘湘在乱軍中为士兵拥进省城，这是川軍大面舖之败。

刘湘进城，立即指定地区，分插各师旅团旗号，俾士兵迅速归还建制。一面令商会送米，居民煮飯、烧茶。經過休息整頓，士气复振。十八日田頌堯、邓錫侯交来应援，于是开城出战，在牛市口与滇軍白刃冲鋒。滇軍不支，退至距成都五十里的龙泉驛山隘，凭险列陣，以待川軍。刘湘追到山脚，素以驍勇見称的第九师师长楊森請攻头陣，刘湘不許，另派唐式遵率他原带的第二师往攻。开始了有名的龙泉

驛之战。經過激烈的搏斗，唐式遵攻到半山，为滇軍炮火所阻，进退两难。苦战三昼三夜，双方都已疲憊。刘湘选定滇軍火力薄弱之点，于九月二十一日命楊森率所部第九师生力軍往冲。楊森身先士卒，奋勇登山，全师涌进。楊森身带三伤，卒将滇軍陣地冲破。滇軍分头撤退，楊森乘胜猛追，追过滇軍之前，他便直取泸州。

泸州是滇軍第二軍的根据地。十月十五日清晨，楊森率队到达泸州对岸小市。泸州市内滇軍第二軍軍长赵又新仓卒未能調兵防守。泸州与小市之間，隔着一条沱江，滇軍用木船搭成浮桥一座，桥头只有少数守兵。据楊森說，那时实逼处此，不容犹豫，他下令士兵有人能搦他的楊字大旗冲过桥去便升連长。一个伙夫应命，楊森跟在旗后率領全师从浮桥过河，直进城門。浮桥上和城門中的滇軍都沒抵抗，有的还給他敬礼。（原来楊森是滇軍赵又新的參謀长，带一团兵在前綫作战。由于楊是四川人又是刘湘等速成同学，遂率队投归刘湘，是刘湘拨兵給他补充成师的。因此楊森率兵过桥，滇軍官兵认得的以为还是參謀长回来，故未抵抗。）楊森进城直趋盐局赵又新的司令部，并派兵去保护赵又新。不料赵又新已經从后門跳下城牆，企图逃走。赵又新脚脛跌伤，正由几个馬弁扶着逃走之时，川軍追至，开枪击斃。楊森赶到还痛哭一番，用上等棺木盛殮，送回云南。在泸州一帶的滇軍，有的退回云南，有的被楊森收編。进川的滇軍第二軍遂告消灭。

当楊森向南路急取泸州之际，熊克武、刘湘督师东下，压迫中路的顾品珍的滇軍第一軍。顾品珍放棄簡阳、資州、內江、叙府，分作两路退回云南，一路从鎮雄、毕节走，一路从盐津、永善走。熊克武、刘湘扫清中路之后，也分两路攻取重庆，熊克武率第一軍从合川南下进攻，刘湘从永川东下进攻。在重庆的黔軍总司令王文华准备退走时，在各街口堆积煤油，威吓商会勒索鉅款，于临走之时又放火焚烧，纵兵搶劫，富商巨室为之一空。川軍于十月十四日攻入城时，火还未息。王文华是乘輪船逃往上海去的（后来在上海一品香飯店被袁祖銘派何厚光暗杀身死）。所有黔軍由代理总司令盧燾率領退往綦江。刘湘于十八日进城的电文中有“城廂兵劫，滿目瘡夷”的話。北京晨

报披露黔軍暴行消息中，称王文华为“有野心而无人性的少年軍人。”可見重庆受禍之慘。川軍克复重庆之后，立即派兵驅逐夔府、巫山一帶的鄂西靖国軍第一軍蓝天蔚和第二軍黎天才。蓝、黎退入湖北的恩施、鶴峰、建始、利川。至此四川境内客軍完全肃清。

四川軍隊以残敗之余，从保宁(閬中)反攻，又能摧毀滇黔軍优势的兵力收复全川。主要原因是由于熊克武、刘湘、刘存厚三个不同系統的軍人一时通力合作。此外，滇黔軍的橫暴，激起全川人民的憤怒，帮助川軍，亦为川軍胜利的重要因素。这时民团和土匪普遍地自动加入作战，打击滇黔軍。每逢战斗枪声响处，四面八方都有人喊“打滇娃”和“打紅边边”（“滇娃”是云南小子之意。滇軍軍帽是紅帽沿，“紅边边”即指滇軍）。“打滇娃”和“打紅边边”成为那时四川軍、团、匪的共同口号，的确能使滇黔軍难于应付。

## 二、北京政府的九鎮守使命令

滇黔軍完全出境之日，就是川軍联合战綫破裂之时。首先就是刘存厚和熊克武、刘湘之爭。刘存厚是北京政府任命的督軍，他趁此力图恢复他的权位。熊克武和刘湘的声望实力都高出刘存厚之上，自然不肯向刘存厚低头。何况熊克武是南方人物，如何能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呢。

重庆收复之后，刘存厚一面明电北京政府，保举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軍使，以示拉攏；一面密电北京政府把川軍各师长分別任命为九个鎮守使，企图分散他們来削弱熊、刘的实力。北京政府內閣总理靳云鵬起初还在考虑。刘存厚又于十一月十四日寒电催促发表。刘存厚的駐京代表胡景伊、吳蓮矩又极力欺騙靳云鵬說，已經和熊克武、刘湘的部下商妥，命令一下都要就职。靳云鵬并没有打听一下熊克武、刘湘两方面的消息，竟于十二月廿四日国务會議决定了刘存厚的四川督軍和熊克武的四川省长，并于三十日发表被人唾棄的九鎮守使命令：

民国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大總統令：南北扰攘，数載于茲，受禍之烈，川省为最。徒以政局之故，致使沃壤隳区久淪兵劫。元气不复，民生殄瘁。眷

怀西顧，憫惻实深！茲幸川局底定，重覩和平。所有該省善后事宜亟应妥筹措置，用慰囑望。着責成該省督軍刘存厚、省长熊克武、重庆护軍使刘湘等督飭所属，遵照前令，悉心筹划，共策进行。謀川局之久安，出群生于水火。于以奠定西陲，巩固邦基，有厚望焉。此令。

又令：四川省长张瀾开缺，另候任用。此令。

又令：特任熊克武为四川省长，此令。任命刘湘为重庆护軍使，此令。任命楊森为泸永鎮守使，陈洪范为嘉叙鎮守使，刘成勛为建昌鎮守使，邱华玉为忠万鎮守使，陈国棟为合川鎮守使，但懋辛为綏定鎮守使，余际唐为西秀鎮守使，陈能芳为夔开鎮守使，邓錫侯为遂順鎮守使，此令。

又令：任命田頌堯为陆軍第二十一师师长，唐廷牧为陆軍第二十二师师长，此令。

民国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大總統令：四川督軍刘存厚着传令嘉獎，省长熊克武授以勛二位，重庆护軍使刘湘授以勛四位。此令。

以上这些命令，在北京政府国务會議决定之后，熊克武的代表刘光烈和刘湘的代表张再立即联袂出京，来一个“下旗归国”的表示。靳云鹏感觉事情有些不妥，急忙委托一个四川官僚孙树培追到天津去挽留刘光烈和张再回京，被他們拒絕。

### 三、驅逐刘存厚之战

熊克武、刘湘两人和刘存厚之間的矛盾，由于北京政府的措置乖方而更加尖銳起来。于是发生了熊克武（一軍）、刘湘（二軍）、刘成勛（三軍）联合驅逐刘存厚之战。他們不滿刘存厚的第一就是九鎮守使命令的陰謀。第二是派遣代表周揚去云南勾結唐继堯反攻。而最令刘湘痛恨的是运动刘湘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叛变，几乎把刘湘推翻，幸經李越森告密調兵围住，才把陈能芳解职。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二月十八日熊克武、刘湘、刘成勛通电宣布刘存厚罪状。熊克武的第一軍由北路进攻，刘湘第二軍由东路进攻，刘成勛第三軍由西路进攻。东路刘湘連克資州、內江，刘存厚軍邓錫侯、田頌堯节节撤退。北路刘存厚恃以作战的边防軍賴心輝突然倒戈，与一軍汇合直压新都。二軍再克簡阳。邓錫侯、田頌堯、陈国棟見大势已去，退到新繁、彭县一带，成都孤立无援。二月二十一

日刘存厚率残部放棄成都退到广汉、綿阳。三月中旬又被二軍击败，仍由保宁(閬中)退入陝西宁羌一带，做“流亡督軍”去了。邓錫侯、田頌堯、陈国栋和刘湘已有联系，仍留四川。

#### 四、四川軍人的自治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各省主张自治和废除督軍的声潮甚高，湖南軍人赵恒惕已經驅逐了北方的督軍张敬堯，而用选举的方式当省长了。这一时髦的方式，适合四川多数軍人的心理，驅逐滇黔軍之后，川軍將領即于十二月十日在重庆會議，提出自治主张，分电熊克武、刘存厚两人，請他們在五日以内表明态度。这就是四川軍人自治的第一炮。电文如左：

成都刘总司令、重庆熊督軍鈞鑒：

川局善后急待解决。在渝前敌各將領及代表等蒸日會議，先行討論吾川政治自处之方針。慨自民国多故，南北糾紛。政潮所布，川受其敝。滇黔借口，用肆凭陵。我川人展轉水火之中，呼号刀俎之上。北方鞭长莫及，南方亦噤不一言。成都被围，不絕如縷。卒用川人自力，拚死始得爭回主权，此岂南北有毫髮之力助我哉？夫亦川人自救而已。回溯历年身受之痛苦，始悟發揮自力之伟大。此后善后办法，万端待理，皆当本此發揮自力之精神，以促我州及国家之进步。成败利鈍，事实昭然。以言順应世界之新潮，发达民治之基础，尤屬理論者也。

夫国家与政府齟然为二。中华民国之为統一国家，早为四万万人心理所公認，特政府能否实际統一，純属事实問題。实际統一后，政府与地方之权限大小，当視政情而定。此皆非一紙空文所能解决者也。前者北京政府宣布統一命令，吾川將領亦已通电贊成。乃北政府之办法未定，而南方之軍政府組織又成。当此国是未定，青黄不接之秋，南北意見驟难一致。将来事实相激，未知舟流所届。倘使长此紛扰，吾川安能随人左右。故欲脱离南北战争之旋渦，自当立于超然之地位。調解双方之糾葛，促成国家之統一。此以对外言，吾川之宜实行自治者一也。

民国成立九年，其政治大都趋于中央集权。袁氏以还，始則假集权推翻共和，繼則主集权以酿成分裂。其致乱之原因，不从发达地方民政入手而专注重于少数人之权力。此所以复轍相寻，禍乱无已者也。今以目前殷鑒之不远，飽受失敗之教訓，群知希望中央以改良地方，不啻倒因为果。如



何发达地方以改良中央，乃能有基不败。总之今日吾国必先有良好之民治，而后有良好之政府；必先有巩固之地方，然后有巩固之中央。此以对国家言，吾川宜实行自治者二也。

吾川远在西陲，交通梗阻，内情极为复杂，外间莫明真象。即政府统一告成，国家事权划一，吾川以地理事实之关系，犹当保留地方特别政情，扩大人民自治权限。况以目前国家时多混沌，川事急待解决。内则势力成各方之对抗，外则滇黔冀卷土之重来。苟非自求多福，何以安内攘外？惟集全川军民之公意，实行自治，情感利害无时不可商量，权利义务一律皆为平等。使事事有公道之可循，人人得自由之发展。化一己权利之私，谋多数公共之利益。此不独南北所不过问，亦政府无从代谋。舍川人合力自谋，实无以维持目前之现状而图将来之发展。此以对内政言，吾川之宜实行自治者三也。

夫人民为共和国家之主体，自治实组织政治之精神。此在民国亦当然不待赘论。特恐当民国发轫之初，生他方误会之虑，以为实行自治，脱离国家之统一。此则敢为我川人正告者：吾川所主张之自治，乃于民国统一国家之下，当政府未能实行统一办法以前而实行川人自治，以保障我行省组织国家之权能，而行使我人民之主权，期发达地方而促成政府之改良，以速统一之实现者也。

两公如有政见，请即明白宣布，速解川局。倘荷赞同，即请联衔直电全国，以定吾川施政之方针，而予天下以共见。佇候明诲，请期五日。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刘湘、但懋辛、刘成勋、余际唐、陈能芳、陈洪范、赖心辉、田頌堯、邓锡侯、楊森、唐廷牧、陈遐龄、潘文华、刘斌、张邦本、张秉升、喻培棣、邱华玉、李华、李郁生、王丽中叩。

这是四川军人自治的第一炮，也是对刘存厚的一个最后通牒。刘存厚态度不明，并将川东军队邓、田、陈三师集中川北，于是熊克武、刘湘、刘成勋一、二、三军联合备战。对于上述电报，熊克武立即回电赞成，并于十二月卅日通电解除督军职务，离重庆赴北碚温泉养病，以观其变。

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刘湘、但懋辛联名发出庚电：

顷奉熊督军卅电，宣布解除四川督军职务，并谕令各军师长仍旧督率所部，维持地方，保卫疆宇，尊崇自治，促进统一等因，奉此。窃湘等追随熊

公，驱除强暴，原以反对联军统治，发展民治、民生为职志。此次熊公坚守功成身退之义，期开根本改革之局。迭经攀留，未邀允准。现虽军民主持无人，而川人自决精神得熊公提倡，日益显著。省议会为代表民意机关，鱼电主张自治，久共闻知。近数月来各机关、各法团要求自治函电多至不可数计。而全省各军将领亦已于前月十日在渝会议，议决川省完全自治在案。民意军心皆已如此。湘等夙承熊公之训诲，深感舆论之劝勉，顺受世界之新潮，默察社会之需要，回溯兵燹之痛苦，亦以为川省政治组织亟宜根本改革。爰本素志，谨宣言如下：

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职权。共谋政治革新，普及平民教育，力图振兴实业。并对南北任何方面决不为左右袒。对于大局当主持正义，拥护法律。对于各省继续维持亲睦之谊。永不许外省军队侵入本省境内。务期顺应民心，完成民治。地方团体益臻巩固，国家基础得以确立。庶几真正之统一可期，国法之效力可复。有渝此言，与众共乘。特此奉闻，幸垂鑒察。

四川陆军第二军军长兼前敌总司令刘湘，

四川陆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叩庚。

这是四川军人宣布自治的第二炮。第三炮便是熊克武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的“文电”和刘湘等一月二十一日“马电”，反击北京政府任督军省长和九镇守使等命令。

### 熊克武文电

顷得北廷卅、江两电，称武省长，并囑武核保此次战事出力各将士。覽誦之余，无任駭詫。誠知滑稽太甚，有識难誣。然恐道远流传，或生疑誤。故不敢自憚煩屑，严加駁斥，并有望北廷速自懺悔者。亦有求全国共同諒解者。謹为疏陈，幸垂鑒察。

武为护法团体之一員，此次力辞，全省军民挽留，逕自解除四川督军职务。本以护法中摧，分当负责下野，对于护法主旨始终弗渝。即如去年十一月江电，对于岑、陆諸公极致傾佩，而于敬电办法未表贊同。虽云和平统一，夙所企期，而于非法政府未予承認。电首称徐、靳两先生，电末列举遵循法軌，确立民治基础等語，意尤明白。計自南北議和以来，克武坚持正义，未尝以私干人。而北廷每以个人权位为言，迭经拒絕，犹不觉悟。此固武德行未修，信义未立。然即謂武易子，亦当知二十年于役革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更何肯蝇营权位以污其清白？又何至以全省军民一再挽留为未足，而

必以非法政府之任官授勛为宠荣？是不独未識克武为何如人，亦且辱及克武个人之人格。应即严加駁正者一也。

此次仗义兴师，驱除强暴，原以反对联軍統治，保持自主資格，建設自治制度为职志。各将士之奋勇爭先，前仆后继者，盖为公理牺牲，非为私利牺牲；为主义牺牲，非为党系牺牲；为平民牺牲，非为少数人牺牲。今中国虽无合法統一政府，致使核保无由，獎叙未加。然此种不屈不撓之精神，自足永垂不朽。吾人維護宝惜之不暇，何复忍遽为誣蔑。自战事发生，各将士备受人民欢迎，已为軍人无上荣幸。假令自治完成，各将士既与人民同享其福，复受人民謳歌于无穹。纵有合法獎叙，亦已不值一顾。今則北廷对于此次战争，究有何关？对于出力人員，究以何种資格敢令核保？若必誤認各将士为一党系或少数人之机械，思以非法权利动之，則直獎叙其名，誣蔑其实，是不独未解此次战争之意义，并且辱及全川将士之人格。此应即严加駁正者二也。

往年川省宣布自主，国人久共聞知。重經斯役，川人自决精神日益显著。默察全省輿論，已由反对联軍統治且更进而反对特殊階級。如此激昂之民气，复岂北京当局所能統治？近数月間，各机关各法团要求独立自主之函电多至不可胜数。就中如省議會魚电最为著称；他如各将領元电亦符斯旨。最近刘、但两軍长庚电，断然于省政治組織根本改革，并声明于中华民国合法統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則是北廷命令在川省無有絲毫效力。其所以悍然出此者，意固謂某为省长，必就范围。而凡人之純善者不难愚弄，桀强者不难制裁。是不独不識全川七千万人之公意，亦且辱及七千万人之人格。此应即严加駁正者三也。

将求和平統一，自有正道。今即不問民意趋向若何，社会需要若何，然如川省兵燹之余，亟待修葺。北廷固无一言筹商及此，而惟注意于私人权利之分配。究其极必至人欲橫行，正誼絕灭。有何和平統一之可言！年来北方各省分崩离析，不可收拾。北京当局仅自托命于疆吏卵翼之下，一切非法命令不能自由发表。处境若此，虽极麻木不仁，亦当稍感痛苦，有所悔悟。国家高位本非私人权利品可任意取予者。今無論合法与否，而任官授勛，直等儿戏。武固安为平民，厌棄官吏生活；即凡川中有識之士，亦决非此种滑稽手段所能誘致。丁巳(1917年)罗、戴战争，至今猶有余痛。若以前事为未工，而必視国家高位为供挑拨各省內战之具，則川人固無所逃命，然須知川人历年所受慘毒已足为建設川省自治之代价。并此而破坏之，以求一逞，亦必为北京当局良心所未安。此应望北廷速自懺悔者也。

川人固始終护法，惟于有名无实之护法，未敢苟同；希望統一，惟于朝三暮四之統一，未敢盲附。且川人以为护法統一皆屬抽象名詞，不若根据事实自求解决方法。如今日制宪問題，南与北皆无召集宪法會議之能力，亦即无制定宪法之能力。不若逕由各省先自制定省自治根本法，以济其穷。又如今日各省割据之局，南与北皆无打破之能力，亦即无統馭之能力。不若逕由各省人民收回政权，直接推翻少数人专制，間接即打破各省割据之局。以是故川人对于南北双方虽不願为左右袒，而亦不稍存敌視之心；对于各省不仅維持亲睦之誼，更当确实聯絡，使省与省相互关系日益密切。庶几他日联省建国，根据各省宪以制定国宪，以組織联省政府。是又应求全国共同諒解者也。

急不择言，知多冒瀆，惟諸公詳察而曲宥之，則厚幸矣。熊克武叩。文。

### 刘湘等馬电

湘等庚电宣言，四川在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完全自治等語，計邀洞鑒。乃近接北京政府卅电令等語，不胜駭异。

窃四川自辛亥发难，民国成立于今九年，迄无宁岁。去秋当創巨痛深之余，为发奋自决之举。努力一心，驱除勁敌。方幸脱离积年之水火，发展民治之精神。川中将领一再會議，决定完全自治。意图安輯地方，俾得遵循正軌，促国家之进步。省議會魚电及各法团先后函电亦符斯旨。熊公錦帆宣布下野，更进而实行废督，借开改革之局。当此全川一致趋向自治之时，北京乃发此命令。是直逆举国政治之潮流，阻碍全川之自治。其不合者一。

川省前被滇黔所蹂躪，不絕如縷。人民之呼号怨咨，南北不为一动。北廷且承奉滇黔，惟恐或后，餌唐以川滇黔三省巡閱使之位置。方我保守避敌，成都被围，不聞北廷西顧艰难，力图拯救，已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早置四川于度外矣。乃当川省底定之后，不問人心向背，不察地方內情，輒以命令相加，不惜引起枝节。前此府院相爭而調督留督，遂酿成罗佩金之禍。张勳复辟，伪命巡撫，遂酿成戴戡之禍。北廷不鑒前車，而乃故蹈复轍。倘不幸因此发生內訌，論咎必有所归。其不合者二。

川人不計成敗，不借外力，凭借七千万众一片热忱，力爭省格。在死者固求仁得所；在生者亦尽心所安。此等高尙純洁之精神，应如何尊崇保爱。乃北廷不加护惜，惟以官爵位置操纵川軍。一若川人前此作战之勇决，皆为利祿虛荣而来。其誣蠹川軍人格及此次战争所持之正誼，在川人固所不受，在北廷何为自扰。其不合者三。

废督裁兵之声囂然滿于中国。川人乘此时机，方将力謀实行，图为天下

倡始，滅除中國兵禍。乃北廷不為收束兵隊之計，反從而變本加厲。一省之中至有九鎮守使之多，甚至一道五鎮守使，一縣一鎮守使。不獨地方不能任此負擔，即名器亦過於輕褻。且從前川省兵額僅僅五師。今即各鎮守使只領一師，已較從前兵額增加一倍。況此次副戰出力人員，或攻克資瀘，分搗永寧；或攻簡攻遂，直下重慶；或以孤軍攻下叙府；或肅清長涪，平定夔萬；皆昭昭在人耳目，克著勛勞。總其所部一律與九鎮守使存在，已有十餘師人，几及全國兵額半數。試問四川財力何以克支？即無別項用心，利用名位為操縱，而事務所趨，必至挑起內部之糾紛。其不合者四。

今謹為諸公正告：北廷以和平統一相号召，其政策若何且無論，但使誠求民隱，則于川人兵燹之余，亦當有所感動。即縱不蒙私恤，亦何忍于時局未定之際，重加兵禍于劫后之子黎。曩者以川人自力自救，今決以川人自力自治。不受何方之支配，不任外力之干涉，順應潮流，尊崇民意。內以巩固地方之基礎，外之促進國家之統一。必自中華民國合法政府告成，乃能承認其命令之效力。公告全國，伏維鑒察。

川軍第二軍軍長兼前敵各軍總司令劉湘、第一軍軍長但懋辛、第三軍軍長劉成勛、師長陳洪范、楊森、賴心輝、余際唐、何光烈、喻培棣、潘文華、旅長唐式遵、袁彬、邱華玉、劉文輝、張沖、藍世鈺、張成孝、李萼、鄒有牽、李樹勛、王纘緒、傅常、胡家政、蔣福康，馬叩。

從這些電文看來，可以知道一九二一年四川的自治，其實質和湖南、貴州等省一樣，是軍人的自主，而非人民的自治。其形式則是由軍人中推舉一個軍頭為總司令以代替督軍，同時並推舉這位總司令兼任省長來“軍民合治”。一、二、三軍聯合驅逐劉存厚出境之後，于四月間繼續回防。一九二一年六月六日，川軍將領在重慶開會推舉劉湘為四川總司令，又于二十四日推舉劉湘兼四川省長。四川軍人宣布的“自治”，于是乎“完成”。

#### 川軍將領推舉劉湘為四川總司令通電

各報館鑒：南北相持不決，國家統一无期。川中將領謹于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宣言自治。迨熊前督軍暨劉前兼總司令先後通電下野，主政乏人。各將領因時制宜，乃就渝成立四川各軍聯合辦事處，以資維系。茲復召集混成旅長以上各將領會議，協謀善后。僉以軍政首長不可久虛，亟應推舉，用資統率。乃議定于六月六日開會推舉。出席將領共二十四員推舉，四川陸軍第二軍軍長劉湘得二十二票，被推舉為四川總司令。群情歡欣，咸慶得

人。遙承眷注，謹此電聞。

四川陸軍第一軍軍長但懋辛、第三軍軍長劉成勛、第一師師長喻培棣、第二師師長唐式遵、第三師師長鄧錫侯、第四師師長潘文華、第五師師長何光烈、第六師師長余際唐、第七師師長陳國棟、第八師師長陳洪范、第九師師長楊森、廿二師師長唐廷牧、第一混成旅長劉文輝、第二混成旅長張沖、第三混成旅長李樹勛、第四混成旅長袁彬、第五混成旅長張成孝、第六混成旅長劉炳勛、第七混成旅長藍世鈺、第八混成旅長田頌堯、第九混成旅長劉斌、川北邊防軍隊司令賴心輝、川邊鎮守使陳退齡叩，魚印。

#### 川軍將領推舉劉湘兼省長通電

各報館鑒：前此川局無主，各軍師旅為睦鄰修好起見，往往派有代表在外接洽。刻已推定劉湘為四川總司令兼省長。以後對於各省接洽事宜，應由劉總司令主持，以歸劃一。特此電聞。（銜名同前電）叩敬。

### 五、旅京川人的自治運動

自一九二〇年下半年起，各省人士主張自治和廢督裁兵的呼聲逐漸擴大，在北京十五個省區的人集會、請願和奔走呼號，還由各省的自治運動會推舉代表成立了十五省的各省自治聯合會，由湖北代表孔庚和江蘇代表孫洪伊主持聯繫。四川的旅京同鄉發起自治運動，最初是由北京大學部分四川學生何恩樞、鄒祥禎、范復誠等所發起，隨即有國立八個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的四川學生加入。那時正是熊克武、劉湘剛剛把滇黔軍驅逐出境，在重慶開始面臨到他們今后的政治途徑問題，而劉存厚這個流亡督軍好不容易才得回成都，急欲“復業”之際，因此引起了四川在京的國會議員的注意，他們加入了很多人。那時在北京的國會議員多半是共和黨或進步黨，共和黨川籍議員屬於劉存厚一派（眾議員吳蓮矩任劉存厚的駐京代表）。進步黨川籍議員則接近劉湘、楊森（眾議員蒲伯英是楊森的先生又是同縣）。這些議員加入自治運動，共和黨是企圖和緩學生情緒來撤銷廢督口號；進步黨是想利用學生，擴大運動來攻擊劉存厚。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四川在京的議員、學生在中央公園（即今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開“四川自治期成會”成立大會。共和黨議員去

得很早，他們提前推定了袁世凱時的四川都督成武將軍胡景伊當主席來控制會場。討論到廢督問題時，共和黨議員廖敬伯、黃雲鵬等三四人相繼發言，主張保存督軍以便執行裁兵任務。他們被北大学生孟壽椿、鄔祥禔、舒啟元等駁得體無完膚，無言對答。進步黨議員李文熙、羅倫、劉緯等則極力支持學生們的主張，因而廢督裁兵一項得以確定。共和黨人企圖鬧垮會場；先由幾個人離席咆哮，繼由主席胡景伊搖鈴宣布散會。於是共和黨人一哄而散。可是進步黨人不走，和學生們堅持繼續開會，終於確定了廢督裁兵，宣告四川自治期成會的成立。

四川自治期成會於十一月二十日又在中央公園水榭開會，通過了周昌鴻、何恩樞、范復誠、舒啟元等一百卅餘人提出的主張，作為該會宗旨，並決定編輯贈閱《四川自治旬刊》，每旬三千份，郵寄四川各機關、學校、鄉鎮公所和各法定團體，來宣傳廢督裁兵和民主自治的主張與各省自治運動的消息。紙張由北京大學捐助，印刷是北京大學印刷部工友們夜間加班幫忙。茲將該會通過的提案全文抄附於后：

#### 周昌鴻何恩樞范復誠鄔祥禔等四川自治意見書

凡一時代必有一特殊之精神表現。表現今日之時代者，厥為民治之精神。潮流所趨，大力莫抗。吾國前茲亦曾順應世界之潮流，不惜拋棄其數千年專制之政體以謀共同福利於共和旗幟之下。然而九年以來禍亂相尋，民生憔悴，國本動搖。所得結果實違反本來之期望。回憶辛亥之後，吾國人首先發難，而今日受禍之深，亦為各省所未有。推釋其由：固食軍閥專橫，兵匪肆虐之賜；亦吾民放棄公權，漠視國事之所致。當今塗炭之秋，為補牢之計，吾國人果欲解除糾紛，及時休養，樹永久之規模，求民治之實現，舍川省自治外，殆無他道。

蓋就吾國大勢觀之，國體雖號共和，大權實集於少數軍閥之手。攘奪私利，動尋干戈。數年來政變迭興，全國既有南北之對峙，南北復有部份之分裂。中央之威信掃地，地方之割據已成。集權之效，蓋已可觀。國人痛定之餘，咸起猛省，遂欲因勢利導，借武人分裂之良機，為地方自治之運動。蓋其理由約有二點：自法理方面言之。共和國體之主權在於人民。中央政府之基礎在乎地方。故中央一切權限應由地方列舉賦予，地方之自治權限不

应由中央之規定頒布也。自事实方面言之。中国幅員辽阔，各省风土异宜。必欲强各地方人民群受支配于一种制度之下，其杆格而难行自事理之必有。故不如由各省区各自制定一种自治法規，基于此法而成一組織。其軍事外交及关于各省公共利害之事件，虽交归中央处理，而內政之設施全由各省人民自主。似此則对外可保存强大之势力，对内亦不失統一之形式，实为吾国生死存亡之一大关键。

今彼自治之波已汹涌澎湃于夔門之前，而迴顾乡邦，正陷溺于水深火热之中。嗟我川人，遭此荼毒！如尚不于此时順应潮流，翻然变計，力图自治之方，一任少数人之宰割，則将永无見天日之一时。此就根本計，宜謀自治者一也。

更就吾川局部之利害观之。吾川介在南北为双方所爭，当局者时而托命中央，时而附和护法，或南或北，徘徊莫定；一誤再誤，民不堪命矣。惟及今力图自治，則战端可由之而弭。况今領軍諸将，咸属川人。前此兴师，同昭义憤。虽信誓旦旦有不爭权利之宣言，而牵于事实輒无具体之规划，如不主张自治，則双方不获自卸仔肩。即欲从此共济前途，泯然无聞，而危机潜伏，一触即发，实我川人无疆之忧。此为川局現狀計，宜謀自治者二也。

进就吾川庶政状况言之。吾川区境广博，素称天府。兵燹之余，实等地獄；凡百事务，其混沌莽错之象，几乎不可究詰。以言乎财政，則每年收入实达三千万两以上。按前清宣統三年四川預算案，收入为二千三百余万两。据諮議局查核，实有二千七百余万两。民国以来，四川当局改串为元，并添杂款，遂至今額。以如斯巨額之收入，而支出教育、实业不过三百万左右，且多停攔。軍事費最多亦当不出一千二百万两。所余之款既未解送中央，究竟用途如何，人民不得而明也。以言夫吏治，則貪官墨吏，随在皆有。小民之脂膏已尽，而彼輩之剝削无穹。賄賂公行，苞苴充塞。茶房、馬弁，得充知事；連长、营长，出膺民社。狡黠者流更且召集公司，募資营业。其为怪状，不一而足。吏治既成如斯紊乱現象，司法当然无独立精神。往往匪徒逍遙法外，良善反遭罗織。长此以往，吾川人之生命財產将安所托？且教育、实业两端为立国之基础，按清末預算，全省教育經費約四百七十余万，学生名額就中央統計，当时实达四百万人，学校数目亦为全国之冠。实业自設立专司以来，經費日事扩充，最近征收中資捐，每县收入数千元至三、五万元不等，以为开办实业之用。今考其实，校舍占为营房，学款挪作軍費。以致各地学校或停或废，其成立者不过五分之一。实业亦徒有具文。坐視数百万青年失学，百业凋弊，言之可为痛心。至于各县积谷至少均在五百石以



上，多至千石。今均被奕罄盡。其善堂、三費、郵孤、育嬰各局亦俱撤銷無遺。設有兇年，何以備飢饉？以上諸端非人民自治，利害切己，不足以掃除積弊。故為清理財政計，為澄清吏治計，為整頓教育、實業及其他社會設施計，尤不能不自治者三也。

綜上所述，自治洵順應時勢之要求而為挽救川局之惟一良劑。惟自治事宜千端萬緒，同人外審大勢，內本輿情，認為可能一致奮爭，堅持到底者：

一曰廢督裁兵。督軍制度萬國所無。袁氏立意自私，因緣都督、將軍遞變今制。既破壞國家軍事之統一，又為南北分裂之動機。大權在握，舉凡一省之行政、司法、財政、教育、實業無不在督軍掌握之下。重以勢位所在，易啟覬覦，日事爭奪，兵連禍結，舉國沸騰。而吾川受督軍之禍尤烈。故在今日民治時代，決不容此種制度尚有存在之余地。督軍制一日不廢，人民一日不安，故應一致主張廢除此障礙自治之督軍及與督軍名異實同之制度。督軍既廢，則其擁以号召之軍隊自應亟謀裁汰，以減人民之負擔。查川省軍隊，前清僅有巡防三十餘營。末年改編陸軍亦只有一鎮之規劃。民國四年川省軍隊亦限于二師一混成旅，五年僅擴充至五個師，八年增至八師。今則動以二十師計。以之保衛國家則不足，以之擾亂地方則有余。吾民雖愚，安能出血汗之資，養兵自殺。縱假口省防，須資捍衛。然滇黔敗歸，王、黎逃竄。邊防情況迥異曩時，亟應裁汰，至多亦不得過民四二師一混成旅之數。至其手續，或假手地方公吏，或另組裁兵委員會均可。總之自治運動重在裁兵廢督。而自治運動之能否成功亦端視二者為轉移。

二曰不許客軍留駐，並不許他省干涉本省一切民政。吾川近年受客軍蹂躪，創巨痛深。以後無論何項軍隊與任何名義，均一概嚴予拒絕。協餉助餉名目，亦應取消。一切行政由全省人民完全自主，不受他省之干涉。

三曰自動的自治。政治的軌道，不外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之兩途。前者為被動的，後者為自動的。今日吾人要求之自治即為後者。既無待於中央之頒布自治章程，亦不受任何方面之操縱利用。惟本自決之精神，以從事於根本之組織。

四曰廣義的自治。自治範圍須為廣義的。實業、教育諸端當然由地方處理。民團編練，地方有絕對自由。捐輸津貼統歸地方自治經費。

五曰徹底的自治。既本自下而上之精神，當自鄉鎮自治以推行於省自治，然後自治之基礎可得鞏固。

六曰全民自治。一切行政，立法員司悉由人民普選。被選人不稱職時，人民行使召回權。關於全省重大事件，人民有復決權與提案權。上述諸端，

为人民当然之权利。鑒于往昔軍閥之专权及防止今后劣紳之操纵，茲特提請人民注意。

以上所言，消极的排除自治障碍，积极的进行自治实行。吾人深信在今日武人政治之下，不有奋斗之决心以摧毁其专制之堡垒，絕无人民自治之余地。同人旅居京师，不忍父母之邦永淪于黑暗地獄。敢竭駑鈍，願效前驱。所望全省人民一致奋起，趋向吾人共同之目标而期民治精神之实现。

署名者：周昌鴻，罗承烈，何恩樞，范复誠，刘緯，舒启元，孟寿椿，李文熙，鄒祥禔，肖湘，罗綸，傅平章，周世伟，魯若曾等一百卅四人。

这篇关于自治的意见书，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要求，和川中軍人宣布自治的电文有本质上的差异。因为那是“本省軍人专政”的通告，没有一点民主的气息。可是这些旅京人士的自治运动，既沒有共产党领导于前，又沒有工农群众发动于后；結果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紙上談兵而已，沒有直接引起什么效果。

## 六、川軍援鄂、宜昌之战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六月六日，重庆軍事會議推举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兼省长，解决了熊克武和刘湘两人对于刘存厚的矛盾，同时产生了熊克武和刘湘两人中間的矛盾。新起的二軍系（即速成系）首領刘湘独占了四川軍民两政首席，資望較高的一軍系（东斌系）首領当然不能屈居其下。为要避免两軍在省內火併，只有向省外发展之一途。恰巧那时湖北人士正在多方运动驅逐該省督軍王占元；而直系軍閥才露头角的吳佩孚也希望湖北出事，他好从中取利。在这两个条件之下，于是“援鄂”之謀起于重庆。

熊克武认为第一，一省之力不足与中原抗衡。他决定亲赴湖南密邀赵恒惕共同发动。第二，必須和刘湘共同出兵，以防后方关門。他囑各方鼓励刘湘，刘湘却还游移不定。在重庆軍事會議推举刘湘为总司令兼省长之前，熊克武借替旅长张亚光主婚之便，离开重庆去到夔府，六月三日由夔府乘輪东下，去长沙和赵恒惕秘密商定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路过汉口还受了湖北督軍王占元的盛大欢迎。七月五日熊克武由汉口上安宁輪船回川时，王占元、孙传芳都亲上輪船送

行。熊克武回到重庆，刘湘对于援鄂还没决定；他先不肯出兵，后又爭先出兵。几經商議，才决定了共同出兵，分道东下的办法。又因距离过远，水陆运输不便，故湘軍已和北軍开火而川軍还没出来。这时王占元垮得太快，北京政府任命了吳佩孚为两湖巡閱使，吳部下第二十师师长肖耀南为湖北督軍。吳佩孚調集了全部兵力并利用海軍协同作战，猛攻湘軍。八月廿七日湘軍已被最后击败。当川軍前鋒开到宜昌附近之日，已是赵恒惕在江貞兵舰上向吳佩孚签定和約之时（九月一日）。这就决定了被吳佩孚各个击破的結果。

四川援鄂軍队的配备是：熊克武系第一軍走大江的南岸，刘湘系的第二軍走大江北岸。两軍夹江东下，会攻宜昌。刘湘为援鄂軍总司令；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揮，指揮第二軍部队走北岸；但懋辛为第二路总指揮，指揮第一軍走南岸；并以湖北軍人潘正道为前敌司令。八月十八日川軍占領湖北的巴东县。接着由巴东直下，占領秭归，前敌司令潘正道进迫宜昌南岸三十里的南沱。第二路张冲旅攻近距宜昌廿里之南津关。北軍施宜鎮守使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部卅四团潰退，赵退入宜昌城。九月二日川軍三路进攻宜昌：中路唐式遵指揮李树勛、潘迴两旅由秭归进攻；北路費东明旅由兴山进攻；南路潘、邓两旅由南沱进攻。赵荣华逃往沙市，北軍退保洋碼頭，依靠日、英、美水兵登陆掩护，用大炮防守。

当川軍兵临宜昌城下之日，湖南战事已經結束，但吳佩孚的主力部队和杜錫珪的海軍兵舰还在湖南，急切不能开到宜昌。于是日、英、美帝国主义帮助吳佩孚。先由三国兵舰水兵登陆，以保护侨商为名，掩护北軍洋碼頭陣地。次由三国駐宜領事出面調停，三国領事于九月五日乘英国兵舰去到夔府（奉节县）謁見川軍第一路总指揮唐式遵，披起“調停”的外衣，替吳佩孚进行緩兵之計。吳佩孚还派遣前四川陸軍第一师师长周駿为代表跟去，甘言請和。唐式遵被他們騙倒，电令前敌緩攻。因此宜昌城自九月五日起入于休战状态，給吳佩孚以調兵派舰的充裕時間。从九月一日起，吳佩孚先后抽調攻入湖南的孙传芳第八师全师，王承斌第廿三师、张福来的第廿四师各一旅，連同吳佩孚自領的第三师一团到宜昌。又調海軍舰艇：湖鶚、楚同、

楚振、楚泰等艦，由吳佩孚、杜錫珪親自率領到達宜昌。

在吳佩孚調到海陸兩路援兵，準備攻擊之後，英、美、日領事宣告夔府談判破裂，“調停”無效，乘艦回返宜昌。接着九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川軍與北軍血肉相搏三天。吳佩孚乘楚振軍艦督戰，北軍死傷團長各一。川軍缺乏大炮，無法抵抗海軍轟擊，不得不於九月十六日放棄宜昌縣城，退守珠寶山。吳佩孚乘楚振先到，率其衛隊登陸進城，不料川軍又復攻到，擊斃吳衛隊十餘人，幸川軍士兵不曾認識，吳佩孚得從亂軍之中混逃，重登軍艦。于是他調集海陸軍，利用大炮的優勢，猛攻川軍。自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經過十天的血戰，川軍終於不支，先後退出南津關、平善壩、南沱。南岸第一軍部隊向巴東退却。北岸第二軍部隊向秭歸退却。自九月二十八日起，已無戰鬥。

吳佩孚進入宜昌第一件事是宴請領事團，酬謝他們的“調停”。第二是立即致電劉湘請其派代表來宜昌議和。第三是下令停戰，嚴禁北軍不得進入川境一步。為什麼打了勝戰的吳佩孚反急于向打了敗仗的劉湘求和呢？那就是奉系軍閥和直系軍閥的矛盾已經尖銳化了的原故。那時奉天軍閥張作霖為爭奪北京政權，決定武力擁護段祺瑞出山。奉軍集中錦州、灤州一帶，矛頭已經指向直系軍閥了。假如吳佩孚再不迅速結束和四川的戰事，他就有腹背受敵的危險。吳佩孚接到劉湘贊成議和的電報，等不得劉湘代表到達，就將議和大事交付孫傳芳全權辦理，於十月二十七日離開宜昌，十月三十一日到達漢口，十一月十二日趕到保定去參加直系軍閥對奉系軍閥的緊急會議去了。孫傳芳本來不是曹錕、吳佩孚的嫡系，靠了這個和議，擔當了聯川防川的任務而得了長江上游總司令的頭銜，便是他後來成為大軍閥——蘇皖贛浙閩五省巡閱使的基礎。

川軍雖敗，假如慢慢講和，還可得些便宜。無如劉湘也有隱情，他和吳佩孚一樣着急。那就是一、二兩軍的矛盾，也就是熊克武和劉湘的矛盾也因為援鄂失敗而重新尖銳化了。本來援鄂之役是為避免兄弟鬩牆而起的。既然援鄂不成，回來仍得見過高下；而且誰能和吳佩孚講和，誰就能取得吳佩孚的援助。因此劉湘顧不得戰敗之差，立即接受了吳佩孚的提議。十二月十二日劉湘的代表張梓芳（即一九

三五年重庆市长张必果)到达宜昌,和孙传芳讲好了收束軍事办法。十二月十九日刘湘电令援鄂川軍撤回川境。由于吴、刘双方都有“誠意”謀和,孙传芳也要靠搞好和議在两方見重,所以談判进行甚为順利。十二月廿二日孙传芳和张梓芳在宜昌签定了川鄂联防草約九条,要点是:

1. 各守边境。2. 会同剿匪。3. 川盐銷鄂,两省平均支配。

第3項川盐銷鄂,标志了川軍在和議上的胜利。旧时运銷食盐是有規定的区域的。四川自流井生产的食盐除供应云南、貴州外,还行銷湖北上五府地方,这叫“川盐楚岸”。这个“川盐楚岸”后来被淮盐冲銷給打破了。由于淮盐成本低,川盐运銷远,所以川盐不能和淮盐自由竞争而失去了湖北上五府的市場。其結果直接影响了自流井的井商和运商,間接影响川軍的軍費。因此川軍援鄂的口号:第一是援助湖北人自治,第二就是要恢复“川盐楚岸”。这里第3項指的川盐銷鄂就是恢复“川盐楚岸”,亦即是湖北上五府区域仍由川盐专銷的意思。“两省平均分配”,說明四川食盐在湖北应繳的稅款四川与湖北各得一半。因此有人从經濟观点看去,叫援鄂之战为“宜昌盐稅之战”,和后来一九二四年的苏浙齐盧之战叫做“上海鴉片之战”一样。

## 七、四川一、二两軍之战

一九二二年(民十一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四川发生了一、二两軍之战。熊克武的第一軍和刘湘系的第二軍携手援鄂,退回四川,立即开始火併。那时熊系的第一軍駐紮在下川东忠州、万县、梁山、綏定一带。刘湘系的第二軍駐紮在下川南瀘州、永宁、合江和上川东重庆、涪陵、长寿、垫江与下川东夔府、开江一带。刘成勛系的第三軍駐紮在川西成都、郫县、新津一带。刘存厚系邓錫侯、田頌堯、刘斌駐紮在川北潼川、遂宁、綿阳一带。在駐地上,第二軍处于一、三两軍和邓田刘三面包围的状态。第一軍和第三軍与邓錫侯、田頌堯、刘斌(以上三人統称邓田刘)很快地又結成了一个反二軍的联合战綫,公推刘成勛为四川总司令。刘湘自一九二一年底川鄂議和之后,已将第二軍軍长交予楊森,鉴于形势不佳,又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四日自动辞

卸四川总司令，避免当冲，仍然在幕后协助楊森調动第二軍部队备战：将楊森的第九师从瀘州調到重庆，永宁駐軍移填瀘州。把夔府、巫山的唐式遵师、李树勛混成旅集中开江，袁彬旅集中涪陵。把魏虎臣第六混成旅派參謀长王陵基接收整頓集中垫江。

楊森认为：第一軍軍师旅长多非軍事学校出身，对于軍事是外行。第三軍軍师旅长是前清武备学堂出身，也不能打仗。他认为只有邓錫侯、田頌堯等从保定軍官学堂毕业的和二軍系从陸軍速成学校出身的才算正式軍人，堪称敌手。因此只要拉住邓錫侯等保定系，他就可以把一、三两軍打得垮。于是楊森派秘书长聶丕承和旅长曾子唯为代表，去到成都，藏在邓錫侯的家里，送了邓錫侯銀元四十万元和子弹二十万粒，請邓中立，而于打垮一、三两軍之后推邓为省长。这些邓錫侯都秘密地接受了。他們签定了“惠康密約”（楊森号子惠，邓錫侯号晋康）。楊森接到了聶丕承和曾子唯报告已經“完成任务”的密电，认为胜利在他的一方，立即下令攻击一軍。令李树勛由开县攻击忠州一軍喻培棣师，唐式遵由开江攻击万县軍余际唐师和张冲旅。楊森本人于七月八日自率第九师王兆奎旅和宪兵大队楊天华等由重庆东下会攻万县。七月五日一軍喻培棣已放棄忠州，率队渡过下江，退至万县与余际唐师会合。楊森八日行抵长寿时，又得悉一軍喻培棣、余际唐、张冲等又放棄万县退守梁山。因此楊森率队从长寿舍舟登陆，改道直趋梁山，拟和唐式遵、李树勛两路进兵在梁山歼灭喻、余、张三部一軍的主力。八月九日下午进逼梁山西郊，遭遇了一軍激烈抵抗，二軍宪兵大队梅区队长陣亡。傍晚楊森入城，城内并无一軍队伍，原来喻、余、张主力已經撤离梁山，而在西郊抵抗的只是掩护退却的后卫部队，在激战两三小时之后也就繞城迅速地撤走。

八月十日一軍分两路撤退：一路向綏定方面撤退，一路向合川方面撤退。二軍由万县追来的唐式遵不及来到梁山城，改向綏定方面追击而去。十日下午李树勛赶到梁山，和楊森匆匆数語，立即上馬率队向合川方面撤退的一軍追去。楊森加派所带第九师的王兆奎旅和李树勛分两路向合川追击。虽然第二軍兵精将勇，从忠州起，已追得精疲力尽，还没有得和第一軍正式打过一战。当时二軍將領誰也想不到

中了第一軍的“誘敵之計”。王兆奎旅这一路追兵，首先在佛耳岩遇到埋伏。素以勇敢著称的王子久团长率队仰攻上山，在佛耳岩半山之中全团几尽消灭。其次李树勋一路追到杜家岩遇到埋伏，全师复没，李树勋一人仅以身免。第二軍两路失败之后，在成都方面，刘成勋就了四川总司令之职，邓錫侯任北路司令，賴心輝任东路司令，石青阳襲取了涪陵担任南路司令，三路合攻重庆。七月十一日刘成勋、邓錫侯、賴心輝、石青阳等发出討楊的通电。在这样形势剧变之下，楊森只得留唐式遵在后断后率领第九师余部急急从梁山回到重庆。那时賴心輝部队已經到达永川，前鋒已抵老关口。

七月十四日楊森亲赴白市驛布防。七月十五日老关口攻守激战，楊森将白市驛司令部所余兵力和卫兵扫数調到防綫增援，不防邓錫侯从北路赶到永川青木关，于七月十六清晨亲率一团生力軍从青木关直取白市驛楊森的毫无武装的司令部。二軍的參謀长馬嗣良、秘书长熊煜和密电主任楊裕昆等于邓部打进大营門时仓皇地从后营門逃走。这样楊森的防綫和重庆中間就被邓錫侯切断。幸而重庆的刘湘飞令王陵基急馳来援，又将邓錫侯打退，才接应了楊森从老关口防綫退下来。原来石青阳襲取涪州，威胁重庆东南路，刘湘令參謀长王陵基率第六混成旅馳援，才将涪州克复又得急电調渝，跑步赶到白市驛的。

楊森退到重庆西郊十五里的浮屠关防守，勉强支持几日，料难抵御，派人去洛阳向吳佩孚搬兵求救。八月六日浮屠关被賴心輝突破，楊森仓皇退下穿城而走，无暇下退却命令，率少数部队上輪船向下川东逃窜。因此二軍所有各处部队失却联络，多被繳械。刘湘于乱軍之中，从重庆城内逃到南岸又新絲厂躲避。八月七日賴心輝、邓錫侯进入重庆。

楊森到达万县时，万县城防司令牛希鑑已經棄城逃走。楊森只得沿江东下。幸而吳佩孚已令北洋陆軍第十八师盧金山率队进驻夔府，因此楊森才在夔府駐足。可是盧金山正在設宴与楊森洗尘之际，城后山上枪声忽起，一軍部队业已追到。楊森未能終席，急率卫兵出城。到达江边并无船只。后面追兵已到，參謀长郭昌明登时被俘。

楊森和卫兵二人避入一只囤船，奋力将囤船撑入江中。誰知囤船并无槳无舵，漂到夔門，水急船翻。楊森泅水至灩澦堆附近，攀住岩石，沒有淹死。正在危急之际，恰遇安宁輪船載着二軍官兵駛过，把楊森救起，載往宜昌。楊森既逃，盧金山亦立即从夔府撤退，仍回宜昌。第二軍在夔府的队伍，由李树勋、袁彬等率領由南岸退入鄂西的利川、建始两县。一軍于八月廿六日进入夔府后入于休战状态。

楊森于八月二十日由安宁輪船到达宜昌上岸之时，除衣兜內尚存一顆“楊森之印”的牙章外，一无所有。他住在日清公司买办魏宗漣的魏家花园。除李树勋、袁彬等带到鄂西建始、利川的残部約万余人外，其余二軍大部如潘文华、唐式遵两师，白駒、傅常两旅尚在四川。湯子模、关弼两旅业已投降一軍。可謂大势已去。刘湘由刘文輝、刘成勋保护送回大邑县原籍。四川战事自此暂时停止半年。按照軍閥割据循环战争的規律，至一九二三年(民十二)二月战事又起，直至一九二四年(民十三)二月底才得停止。这十三个月的战争就是吳佩孚經營四川的时期。

### 北洋要人私产之大略統計

#### 編者按：

本文选自 1926 年 10 月 10 日成都《民視日报五週紀念彙刊》。統計數目不見得精確，但可以由此知道一个大概的情况。

吾国軍閥、政客、官僚，财产之特殊雄厚，不但为国民富力所望尘莫及，抑且为世界絕无仅有之現象；故統計之必要，由来已久。茲由洞悉京外官場情形之某某君，及銀行界之某君，所制三种表冊，合核參觀，就其确凿可信者，录之于左。此外有无遺漏，及最近财产与人名有无增加，尚待再查。至财产在一百五十万以下者，举凡未出任民国之前清王公巨卿及西南人物，尚未列入。又本表所填銀額，系据其财产之大概估計，难免稍有出入，閱者諒之。

(下接31頁)



# 《1920—22年的四川軍閥混战》补充

吳晉航

范崇实先生写的《1920—22年的四川軍閥混战》一文，大体尚符合当日情况。范崇实先生即文中所提到参加自治运动的范复誠。因为自治运动的关系，他与刘湘的代表张再相識，經张再向刘湘推荐，后来做过刘湘的駐洛阳代表。駐洛阳較久，与吳佩孚极熟，关于吳佩孚与四川軍閥的关系，可能知得較多。关于文中的叙述，可以分別来談：

## 一、川滇之战

1920年滇黔軍在四川作战时，范先生正在北京大学讀書，凡所叙述，应是得自傳聞。我記得冷寅生先生写过一篇《滇黔軍在川始末記》，半皆亲身經歷，比較詳实，足資参考。

## 二、四川自治

关于自治前期运动，范先生确属亲与其事，叙述較为真实。不但当时在京的共和党进步党的国会議員在想借題活动，就是远在四川的軍閥，也想乘机拉攏，青年有干劲，正好供它們政治斗争的利用。文中說到四川在滇黔軍退走后，熊克武的代表刘光烈、刘湘的代表张再和刘存厚的代表吳蓮炬，都在北京明爭暗斗。由于刘存厚历史关系不同，北洋政府的当局仍坚留刘存厚作督軍，而以省长护軍使两席敷衍熊克武、刘湘。正說明北方当局不了解四川的真实行情，安排不当，激使刘光烈、张再一怒出京。九鎮守使的发表，在四川軍閥清楚看出是在分化它們所部，帮助刘存厚巩固地位，爭夺四川地盘，大为輿情所不滿。所以随几道新命由四川发出的通电，对北方不少責难。以前纵有接洽的师、旅长，虽各膺新的头衔，在形格勢禁之下，我的回忆，只万县鎮守使邱荣玉有电致其代表曾昭祺，有所表示，其余都借

口实行自治,表现团结。不过人民苦于兵祸希望的自治,与军阀为了权位利用的自治,根本是迥然不同的。无怪在本省高唱自治,对邻省又大量出兵,就用它们自己的通电来解释,也是大有矛盾。现就我能回忆有关四川自治的几件事,分述如下,作为补充。

1.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日刘湘在重庆通电就四川总司令兼省长,发表自治宣言。同年八月四川一二两军共同出兵,以援助湖北自治为名,进攻宜昌,为直系吴佩孚亲督所部击败,退回川省。

2. 一九二一年川省因系自治省区,司法部分即不应再隶属于北方司法部。遂决定先在四川省署内设立司法筹备处,以郑可经任处长,主管全川司法行政,代替司法部职权。同时改各道高等分庭悉为分厅,同城添设地方审检厅,处理诉讼案件。遂准备在次年春另召开司法会议,商定法官任用条例,送请省署决定施行。

3. 一九二二年刘成勋继任四川总司令,关于省宪曾新设两个委员会:一是四川省宪委员会;一是四川省制宪起草委员会。省宪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委员为刘成勋、邓锡侯、向楚、但懋辛、曾宝森五人,刘成勋以省长兼主任委员。制宪起草委员会由十三人组成,委员为戴季陶、杨伯谦、吴玉章、杨庶堪、董鸿诗、谢升庵、张铮、饶炎、谭其霖、黄润余、伍非白、程瑩度、郑可经十三人,戴季陶为主任委员,杨伯谦为副主任委员。同时并通令各县,每县推定一人,作四川制宪审查员。

4. 戴季陶经人推荐,被刘成勋礼聘回川制宪。行至中途,投江自杀,当时舆论颇以为怪。我觉得也值得补叙,借以了解戴季陶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一九二二年戴在上海与向传义、陈万仞、颜宜之等过着极腐化的生活,日嫖夜赌。床头金尽,遭人白眼。戴最喜赌,交易所赔累甚巨。家有三妇,不断勒索,更使其生活常陷入苦痛。当时南方既不稳定,川内亦非乐土,杨庶堪、廖仲愷在川均曾受到排挤,遂感到政治上少出路,随时都露出消极有悲观情绪。一日忽得刘成勋来电,邀其回川参加制宪。戴初尚游移,向、陈、颜极力慫恿,并由向转请张静江代戴负交易所债务责任。张不满戴素行,初有难色,强而后可。戴、向、陈、颜结伴同行,虽郁郁不自得,但其政治上个人野心仍

大。在船上常談到省憲湖南早有藍本，能够写出什么东西。在快利輪船上，四人同伙一个房間。船过九江，戴所带挂表忽然失去，即大嚷大鬧，謂表有来历，并附有辛亥开国币太重要，大有身死不惜情景。同伴虽多方解释，戴不肯休，卒由輪船茶房上岸，經青紅帮协助，原表送回。同伴頗感其精神失常。船到宜下貨，翌日黎明，陈万仞起床較早，发现戴不在鋪上，遍視船中亦无人，大家感到駭异，才由靠近木船說微明时似有人落水。向、陈、顏相对太息。商量結果，由向留宜設法覓人撈尸，陈、顏則先回重庆筹費济向，或如何商討其家事安排及应否追悼。殊戴投江以后，飄流宜都附近，巧遇小船撈救不死。还到宜昌，由向陪其回川，被推为制宪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員。省宪未成，而四川自治只因內战而告終，无复有人再弹此調矣。

### 三、川軍援鄂与四川一二两軍之战

所写1921年川軍援鄂宜昌之战，和1922年四川一、二两軍之战，大体尚符合当日情况。本人是时正担任所謂大邑系（刘湘、刘成勛、陈洪范三部）第八师陈洪范私人代表駐重庆，因此也知道一些，現就自己所能回忆的作些补充：

1. 川軍出兵援鄂，是利用一个招牌，各有各的打算。追溯它們历史渊源，分析它們的本身利害，就看出来內战一定会打。1921年川省主客之战，滇黔退出去时候，刘存厚是北洋軍閥任命的督軍，熊克武是南方政府任命的督軍，刘湘是以偏裨新起的地方实力派，历史是不南不北，也是可南可北的一个人物。不过川省連年的战禍，大家都感觉到是南北两方操纵与爭夺的結果。刘存厚与熊克武的僵持，必然繼續演变成为內战。怎样打开僵局，借用自治作号召，正是迎合多数心理，既可滿足个人慾望，同时也解除历史束縛，刘湘就是这样矛盾中出主川政的。各軍間的根本矛盾是沒有解决，無論出兵胜败，內战終归无法避免。

刘湘当时力小而任重，是不能使各方折服，更无术滿足各方要求，达到安定。所以援鄂失敗不久，川內裂痕就越来越大，被迫下野，那是毫不足怪的一件事。

熊克武、赵恒惕、陈炯明，一般传说都参加过欧事研究会。该会为政学系前身，当时有人指责他们为政学系的实力派。中山先生的北伐，赵恒惕借口中立不许假道；陈炯明在广东公然背叛，中山先生曾被追离开广州。熊克武取得四川政权，中山先生发表杨庶堪为四川省长。因此，熊对中山先生任命的督军，迟迟未就职。后虽逼于内外形势，不能不就，军民两长的磨擦与斗争，不能说毫无取瑟而歌之意。熊所部第五师师长吕超称兵，进逼成都，自然是唐继尧的唆使，同时中山先生亦有所授意。熊的去职，势非得已。联省自治既创始于湖南。熊、赵历史的关系不同，争取大好机会，共同出兵援鄂，打开另一局面，和缓内争，不能看为完全坏事。虽未事先商定刘湘，但是从当时川省形势作估计，刘有不能不被迫赞同隐衷。一、二两军部队均在川东，谁能得到湘鄂的支持，谁即处于有利形势。熊亲去湖南，所商内幕如何，在刘湘部内业已不少怀疑推论。湖北的王占元在自治高潮风头上，亦曾一度表示愿意附和。熊克武道出武汉，曾得王占元异常欢迎和优渥的招待，见于报章。如果政治上对联省自治是共同目的，即不应因人而分畛域，联湘援鄂，显然是向邻省挑衅，刘湘是不能无顾虑。后来考虑到二军出兵太迟，将来熊、赵勾结更深，封锁长江下游，于所部生存和发展，受制甚大，又不如出兵为得计。就当时军事来说，确嫌后时，给吴佩孚各个击破机会。此即其实所说，起初不肯出兵，后来争到出兵的原因。正说明熊克武与刘湘的各有各的打算，同床异梦。

援鄂失败，刘湘与孙传芳签定了吴佩孚授意的“川鄂联防协定”。刘湘所派代表为张梓芳，孙传芳所派代表为陈席珍，刘、孙联防而交往逾密，当然引起熊克武方面的猜忌。逐步的发展，促成一、二两军大战的爆发。刘湘当时是川政的负责人，由于措施不尽恰当，形势的演变，于二军是不利的。就所回忆，简述于下。

1. 刘湘出任总司令兼省长，四川的防区制已逐渐巩固，军民两署的命令已成具文。九月因援鄂需款，总司令部提出发军事公债三百万元向各市县摊收，得到的既不多，各防区驻军感到不满。

2. 十一月因为驻军的把持，全省政费无着。刘湘系兼任省长，

逼不得已，乃由总司令部召集各軍师旅代表會議，商討政費应由各軍防內划撥。当时四川全省总收入每年約二千四、五百萬元，但是各軍軍費常額已達二千一百萬元。当时司法界已經因欠薪而怠工，教育界因无款而罢課，各軍可以不問，省长又不能不管。這場會議中，爭論頗烈，有主張划定四分之一，亦有主張只划五分之一作为政費。有人向刘湘建議，必須得到輿論支持，會議应在各軍代表外，再約省議會及紳商各界参加。主要目的：（1）使社会上明了川省历年财政狀況；（2）在現阶段應該怎样来共同維持；（3）来年預算又該怎样来决定。但是最后決議，还只承认五分之一。事实上地方财政各軍視為禁臠，在各防区内能否按数照撥，还是問題，各軍对此反感极大。

3. 川省盐稅，总司令部如果与盐务稽核所能相互勾結，相处尚好，是可以用估提方式提用。北洋政府曾任命謝建麒为四川盐运使，刘湘以川省系自治省分，为敷衍刘成勛，早以武备生龔达任盐运使。謝到川甚久，不能到职。盐务稽核所西人借口盐务另有系統提出质問，不同意地方所委用运使。刘湘加以拒絕，发生爭執。

4. 熊克武此时既感到一、二兩軍内外已无共同出路，省内矛盾更日益加深，同时也看出各軍对刘湘有不滿情緒，勢孤为絀。十一月即携眷去成都，对其亲近表示，不再返渝，說明兩軍已瀕于破裂。刘成勛的代表蒲泽东，賴心輝的代表肖伯豪，邓錫侯、田頌堯、刘斌的代表田伯施，在成都已常聚款洽喻华伟宅，正在商討如何共同对付第二軍。

5. 四川省議会在熊克武任总司令时，即經改选，議長李肇甫、副議長熊焯，皆屬一軍系。刘湘出任省长，系在战后由各軍推定，省議會当时曾自动撤回选举省长案。刘湘在政治方面缺少經驗，对于議會以往重視不够。在十二月十三日省議會发出代电指責，大意謂报載刘总司令着手筹制宪。查各省制宪成規，必先制定一种制宪程序，本会此次召集开会，专为制省宪組織法。既出此布告，不免淆乱觀听。倘必一意孤行，蔑視本会所商討組織法案，勢必牵动民政根本問題，各走极端，必非川福。如系捏造，請即查禁。否則希望立予取銷。在十五日省議會即选举四川省宪筹备处筹备員，刘成勛、邓錫侯、但

懋辛、向楚、石青阳、曾宝森、肖德明等七人当选，又票选楊森、李树勋、唐宗堯、顏雍詞、顏德基、賴心輝、陈洪范七人为候补筹备員。在这些当选人員中，二軍方面只楊森、李树勋得候补，應該說已是改組川政的一种暗示，同时也是分化大邑系进一步的作法。

6. 一九二二年三月，一二兩軍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川局日趋紧张。陈洪范电召本人回嘉定。我去向刘湘辞行，自然希望他有所指示。刘湘太息的说，川省的问题，确实太复杂，几不知从何说起。一方面应责备自己手艺潮；另一方面本人早下定决心，断不因个人地位，为川省带来战祸，不做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希望转告福五（指陈洪范），他抱定他向来的保境息民的作法是很对的。也希望能婉劝禹九（刘成勋），勿轻听别人的话。后来他的秘书长杜少裳告诉我，甫公（刘湘）所说别人，即指的是熊克武。就当时四川整个形势而论，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于二軍确是不利的。刘湘懂得这篇眼，所谓大邑系陈洪范不能出兵，刘成勋也无法劝阻，第二軍不应此时打仗，都是真话；不愿做官是应有问号。

7. 四月中旬，楊森九师王兆奎旅在成都，与刘成勋所属部队相互放步哨警戒，謠言繁兴。刘湘尚有电辟謠，賴心輝尚居閤調停。五月上旬邓錫侯所部一旅，突然进驻成都，王兆奎旅即移驻城外。十五日刘湘通电自请下野，要求各軍在十月内另选总司令。廿五日刘湘再通电去职，总部委参谋长王陵基代行拆，省署交政务厅向楚代行拆。七月成都召开軍事会议，刘成勋被推为总司令。是时一、二兩軍在下川东已发动战事。刘成勋就四川各軍总司令后，即发表邓錫侯、賴心輝为总副指挥，分道增援一軍。

8. 刘湘任总司令后，二軍軍长即委楊森。刘湘虽无意用兵，楊森则坚欲一战，命令下达，始告刘湘，事已无法挽救。二軍将领血气甚盛，狃于驱逐客軍一役，认为战可必胜。同时还认为直系孙传芳既有联防密约，不但外援可恃，还可利用北方关系，企图刘存厚所属邓、田各部观望不动，作了错误估计。二軍在川东北佛耳岩、杜家岩、静边寺等处先后被一軍诱入反击，遭到惨败。同时邓錫侯、賴心輝各路，均逼抵重庆附近老关口、青木关一带，楊森虽欲背城一战，势已无可能。

刘文輝率全旅到重庆,是为了支持刘湘,正与賴心輝对抗于老关口。邓錫侯赶到,囑黃鰲通过火綫,要求停战协商,提出保定同学团結。刘文輝既深知刘湘对这次战役是无力制止,自己亦乐得順风轉舵,回防整頓,提出保障刘湘安全,各軍完全同意。

9. 楊森見事无可为,其残部向下东潰走。刘湘經刘成勛、刘文輝从各軍方面疏解,各軍相对态度轉向緩和。二軍退走不及的潘文华师,刘湘即飭交刘文輝去叙府整編。刘湘手枪营仍由刘树成带随刘湘去大邑县安仁鎮原籍,餉糈月由刘文輝部內划拨。取道水路回大邑,刘成勛并通令各軍力予保护。战事結束以后,賴心輝曾偕同刘文輝去安仁鎮謁刘湘,可以說是已为二、三、边、八、九結合和刘湘的东山再起,播下了一粒新的种子。

10. 其实所写第二部分一二两軍之战,原稿內有两处与事实不符,有一处与我所聞有出入。特补述备参考。

第一所謂“惠康密約”,楊森和邓錫侯是签定这样一个密約,但是不在一二两軍这次战役时候,是在一九二四年楊森任四川督理、邓錫侯任四川省长,楊森借口統一川政,发动內战,各軍联合倒楊,楊森想分化各軍,拉紧邓部,签定一个所謂“惠康密約”。但是随着形势的轉变,邓終与刘湘、袁祖銘等一致倒楊,刘湘兼任督理,賴心輝任省长,邓轉任清乡督办。这次战役,本人亲身奔走其間,所知道較为清楚。

第二所指楊森派秘书长聶丕成和旅长曾子唯为代表到成都,送邓錫侯銀元四十万元,換得“惠康密約”。当时我所了解,第二軍根本就不可能有此财力。我曾函成都邓汉祥先生,便中向邓錫侯先生了解。据邓錫侯說:一、二两軍在下東之战,当时他駐軍保宁,双方都沒有去联络他,更无聶丕成、曾子唯携款四十万元去拉攏他的事。就我所聞,邓部所以支持一軍,完全是由于刘成勛派洪幼三等去保宁,願意让与数县防地,俾邓部暂时給养有着。飢軍就食,先向川西移动,邓自乐为刘成勛用。何况他們还各有历史渊源,是有可以結合綫索的。

第三所写楊森泅水攀登岩石,遇輪船經過,将楊救走。据事理而論,几无可能。軍队在仓皇退走之际,两岸岩石偶然有一、二人要搭

船，滩险水恶，无法停輪，同时也无法看出要搭船便是本軍长官。就我所聞，楊森退至奉节，北軍已到，設宴招待客軍，大雨如注，少数一軍追击部队乘机突襲，城内秩序大乱，主客軍均潰走。楊森本人奔至河岸，覓得木筏渡江，至戴溪后始搭上二軍原停該处小火輪去宜乞援。此种經過情况，小有出入，并不如前两事关系的重要。我所知道仅限于此，特追述用作参考。

一九六一年二月廿四日

(上接23頁)

徐世昌一千万元  
徐世光六百万元  
徐世刚五百万元  
靳云鹏二千万元  
梁上諭三千万元  
周自齐一千万元  
曹銳一千二百万元  
楊以德五百万元  
吳光新二百万元  
徐树錚八百万元  
张作霖五千万元  
张志潭二百万元  
孟恩远一百五十万元  
鮑貴卿二百万元  
倪嗣冲二千五百万元  
陈 威一百五十万元  
高凌霨二百五十万元  
张弧口百万元

黎元洪百万元  
徐世章一千二百万元  
徐世襄五百万元  
潘復一千万元  
朱启鈴一千万元  
曹錕五千万元  
曹鏞六百万元  
王占元三千万元  
段芝貴二百万元  
曾毓雋三百万元  
张景惠三百万元  
閻錫山三千万元  
赵尔巽三百万元  
馮耿光三百万元  
倪道煊八百万元  
齐耀珊四百万元  
张寿齡三百万元  
熊希齡三百万元

(下接47頁)



## 四川軍閥混战的文电

編者按：本篇所輯文电，均系致北京政府者。第一部分为1919年11月，刘存厚在汉中兼併鍾体道的情况。第二部分为1920年夏秋間，四川各派混战情况。第三部分为1920年冬，川滇战争情况。

### 刘存厚兼併鍾体道<sup>①</sup>

敖盛周呈文

敬稟者：汉南事变以来，已逾半月。茲接西安高等审判厅厅长賈晋来电，陈述大概情形：“一，二十二师师长钟体道刻尚淹滞途中，被刘督<sup>②</sup>所派军队监视，已失自由。二，刘督将师部参谋长罗緯、参谋袁福安、鮮特生、团长韓祖武、营长黄驥派兵看管。三，钟、赵两营士兵群将刘督所派安撫員祈副官击斃，并有一部引归川境，王、黄两营誓死不服。四，钟部为刘督所利誘者，仅团长潘文华、李宇杭、退职团长陈廷傑三数人，其部下咸相反对”等語。揆此次刘督伏兵枪击钟师长，以暴力劫夺解职，兼併国軍二十二师，事出国法情理之外。川軍追随钟师长有年，必致积憤莫遏，万一与刘督发生冲突，致使地方糜烂，即或潰裂引归，亦必搖动川陝边境。目前钟师长尚为刘兵所羈，一时莫由收輯。懇請垂念久战官兵，願全地方大局，电令陝西督軍陈树藩妥为召集撫綏。所有二十二师官兵概行暫归节制。事定之后，归还建制。既可免生意外之冲突，亦可保全地方之安宁，复可收

① 1919年，刘存厚、钟体道等在四川失敗，逃至陝西汉中。十一月刘存厚又兼併钟体道的第二十二师。本文与以下四通文电，均为钟体道一方的文电，叙述刘存厚兼併的經過。

② 北京政府任刘存厚为四川督軍。

該师之潰散,以为将来国家之用。一举三善,用敢貢其芻蕘。是否有当,俯祈鈞核施行。謹呈參陸办公处。

陸軍第二十二师駐京办事員敖盛周謹呈。

附呈陝西审判厅厅长原电一件并钟师长来电一封

### 钟体道呈文<sup>①</sup>

呈为奉职无状,恳請免职惩处,并瀝陈南郑事变暨本师历年經過情形,仰祈鈞鉴事:

窃职待罪陸軍二十二师师长,突生事变,迭經刘督严电參劾,乃蒙俯予矜全,不遽置之斧鉞,迭催来京商詢善后,无任感激。謹将此次事变之远因近因,为我鈞座撮要陈之:

溯职师自反对帝制成立以来,即以拥护中央,保卫地方为帜志。六年,迭奉明令,討伐侵川滇軍。自是由川北防区,轉战川东南,恢复資阳、內江、自流井、富順、瀘县等处,中更大小数十百战,盪决二千余里,經歷十有余月。七年,孤守汉南,被敌包围,拚死撐拒,久而后解。总計三年来 职师旅长四人,李进城督战陣亡,陈經两足伤废,张鵬舞、吳震积劳致病,歿于防守;官兵死伤者,前后近四千余人。其間救死扶伤流离飢冻,极人世不堪之苦,忍人生难言之痛,官兵相依,卒无引去。乃于去岁十一月十一日和平无事之时,突有南郑之变者,則以刘督存厚积嫌原因之所致也。

刘督前在川軍第二师师长任內,当周督道刚在渝告急时,拥兵抗令,不救重庆。职师舍瀘救渝,刘軍又不接瀘防,遂致渝瀘相继失守,貽誤川局。及任川督,全以餉械自私,对于前敌軍队,勒肯不发。致令职师在內江、隆昌、安岳、乐至等处鏖战,旋得旋失,死亡众多。駐汉而后。职师与刘部分編国軍。乃刘督于汉南由道署每月借拨之款十一万五千元,仅分給职师四万五千元。前年中央前后发餉四十四万元,仅分給职师十四万元;所发枪弹二百数十万粒,仅分給职师数十万粒;炮弹二千数百发,仅分給职师数百发。职以同处患难,委曲含

<sup>①</sup> 本文与以下张瀾电文三通,均为敖盛周呈文附件。

忍。而職部以同屬國軍，乃分厚薄，相形之下，未免缺望。職不得已，乃與劉督相商，以後中央所發餉械，由兩師劃撥分領。乃去年財政部所發之京鈔四十萬元，劉督仍堅持獨領，不予平均。於是職師益形失望，頗有謫言。劉督不思設法消弭，反暗與職師免職之團長陳廷傑、記過之團長李宇杭、覬覦旅長未遂之團長潘文華暗相勾結，誘之以名，許之以利，有劉督見官升級文件可以憑証。突於十一月十一日，乘職師衛隊全部野外演操之時，乃邀職出城飲讌，設伏截擊。倘非十五旅旅長王鴻恩及團長劉惠心竭力救護，已不免為其所戕。

綜計此次事變。其始也，劉督既以剋扣餉項，俾職賈軍士之怨。其繼也，復以名利誘惑，以間我部下之心。其終也，乃不顧法紀，悍然以詐術兵力相逼奪。而劉督謄電中央，反誣職以剋扣軍餉，任用私人。查職所部兵額與劉相等，職所領軍餉比劉倍少。而職部每月發餉八成，較劉所發每月七成，孰扣孰非，不辯自明。至用人一層，非屬循資按格，即為衡勞論功。大小職員，自問家族親戚，无一位置。將來如蒙中央查辦，是非曲直，自當有歸。

至職所以不容已于言者。原職前在川時，與劉督分長二、三師，比肩并立，无所系屬。及劉督招羅、戴之禍，滇黔所指目而欲得甘心者，只劉督一人。故戰事初起，各師群懷觀望。惟職師以近得川局，遠關統一，毅然先行加入。以致苦戰經年，喪失精銳。比劉督去川時，久已大失軍心，即其直屬部下，亦復強半留川。獨職師以其為中央任命長官，患難因依；流離漢南，孤危共命。今幸南北議和，無須血戰；復有餉械，遂欲置職于死地。同仇相煎，一至于此，此職所以椎心飲恨，自疚不置者也。

惟有懇請鈞座，先行免去陸軍二十二師師長一職，將劉督誣劾各項，秉公查辦。雖獲重譴，亦所甘心。第職所部官兵，多屬百戰余生，屢歷艱險，其傾向中央之忱，始終不渝。即對職個人事變，无一兵反抗。事後則相向哭鬧，趙鍾諸營憤擊劉督所派運動副官，是其明証。誠不能以陳廷傑、李宇杭、潘文華三人之被誘，致累全師之名譽。尤不能以職個人之去就，致沒頻年之勤勞。俛願鈞座迅賜維持，力籌善後，免致如趙鍾兩營忠勇之官兵，相率潰歸。使四年教練蓄養之實

力，鑒于一旦。庶慰死者地下之心，借作軍人报国之气。所有陈述南郑事变，暨恳請免职等緣由，理合恭呈大总统核賜准行。

奉批交院处。

### 张 瀾 效 电

飞急，西乡唐旅长昌九、潘团长仲三，分轉李竞枝、韓子純、李子俊、陈疇九、罗艺三、鮮特生、李汉臣、庄堯阶，向时俊、甘树嘉、何告成、赵錫之、李珪如、钟和光、王元輔、黃瑾怀、叶良一、譚鴻勛、林仲虞、楊觉民、陶舜欽、陈竹溪諸君鉴：

据刘督元电称，迺庵<sup>①</sup>統馭无方，二十二师兵官文电紛呈，請归其統馭，声称与迺庵脱离关系；刘已令迺庵解职赴京等語。至深駭异。諸君与迺庵始兴义师，继同患难，轉战頻年，流离相依，誼气英风，情逾骨肉。迺庵性情长厚，待人以誠，图謀举措，咸与諸君共之。須因政局不定，餉項稽迟，迺庵公电私函，声嘶泪竭。諸君設身处地，自可諒其苦衷。何至以偶尔纖介之微，遽忘数年袍泽之誼。此举若实，其害有四：

迺庵若去，則本师对于中央旧有之关系，必因而断絕。現当裁兵之际，必至失去二十二师之单位。害一。

假使諸君別有拥戴，去故即新，則一切利害情感，必不相习；諸君所有势力，必将尽为其所兼併；不独未来之希望不可得，即現有之位置亦不可保。害二。

迺庵功高資深，与中央素通声气，若为諸君所不容，則中央必相猜疑，餉弹軍械难望接济。害三。

川省現編七师，已苦无餉可給。非借中央后援，回川必难安置。进失中央之信任，退无后路之可归。害四。

諸君若能取消前項文电，調解同事，挽留迺庵，表示服从；迺庵素性明达，断不以此介怀。瀾对于諸君之将来，不独可保其无他。即諸君別有隱曲，亦請尽情披露，瀾当力負責任，务尽情理之平，必使彼此

① 钟体道字迺庵，又作迺安。

了解，必不至于缺望。瀾与諸君共事有年，因前力筹餉械，确已办妥，誠不能不为二十二师惜。为諸君下一苦口，轉危为安，机在毫髮。深希熟权利害，力图补救。凡举事勿为他人利用，勿为仇者所快。张瀾，效。

### 张瀾漾电

飞急，西乡潘仲三团长，分轉李竞枝、李子俊、陈疇九、赵錫之、李珪如、钟和光、李汉臣、向时俊、甘树嘉、黄瑾怀、王元輔、何告成、林仲虞、陈竹溪、叶良一、庄堯阶、陶舜欽、譚鴻勛、楊覺民諸君鉴：

效电計达。茲将此次事变之利害，再为諸君詳陈之：

查擅逐迺安，明系刘督所为。而彼呈报中央，則称据諸君之文电。是将一切罪过，純卸于諸君之身。若不赶紧自白，中央必視諸君为叛逆。以諸君数年来忠勛卓著，迭受褒荣，何苦将最高之人格，最美之名誉，最有希望之前途，毀于一旦。欲以图成，而反速其败，害一。

刘督素行，全失中央信用。今又以卑劣兼并之手段，擅逐中央任命之师长。中央已洞悉其险詐，又深恶其破損政府之威信。不日派員查办，必将有所归獄。乃彼电中央称諸君全体拥戴，不知确否。夫以时局而論，和局朝成，刘必夕去。以此事变論，刘又显干法紀。而諸君乃欲倚此将頽之冰山为长城，恃此阴賊险狠之人图安全，为中央所不容，为識者所唾罵。是以彼一人之不义，影响諸君之全体也。害二。

川軍無論迟早，終必归蜀。然刘督为熊錦帆极端反对，誓不两立之人。諸君寄其部下，是自断其归路。害三。

今为諸君保存实力与名位計，惟有速电中央，声明一向分防在外，迫逐长官之举，純系刘督所为；其用諸君之名义，全出矫窃，事前实不預聞；恳請中央飭令钟师长回职。如此做去，既能削除叛乱之罪名，亦可保存全师之实力，又可达将来之希望。瀾与諸君情誼甚篤，休戚相关。諸君之利害，即瀾之利害，不得不披瀝痛陈，禍福惟希自择。张瀾，漾。

## 张瀾敬电

[上款与前电同,略]两电計达。今更撮要為諸君尽最后之忠言:

一,钟与本师存亡有連带关系。以流离式微之軍隊,又值中央主张裁兵之时,钟去則本师断难存在。

二,刘之逐钟,系用諸君全体名义电呈中央,中央已认諸君为叛逆,以后餉械絲毫无望。

三,刘对中央素少信用,和局朝成,刘即夕去。此时戴刘,无异自杀。

四,刘与熊克武势不两立。奉钟可借中央之力以回川,逐钟奉刘既为中央所不容,又絕回川之希望。

五,本师系国軍非川軍,刘以諸君名义逐钟,而普与升迁,坏法乱紀,中央断所不許。不惟升官无效,反将失去原职。

六,本师历年血战,忠勇勤劳,为中央所褒許。今受人愚弄,迫逐长官,徒使以前名誉劳績及将来莫大之希望,完全送葬,万分不值。

七,补救之法,惟有速电中央,声明各团营分防在远,此次事变,系刘所为,諸君事后始悉。恳請中央飭钟回任,方可洗污名而保实力。

以上各节,瀾所以不憚屡陈者,非深有爱于钟,特从中央情势观察,不得不借钟以存本师之单位。回忆瀾与本师起义成立以来,諸君利害,无时不在瀾心目之中。此次为諸君計慮,亦但求有益于諸君,絕非偏重于一人。尙望諒察,自求多福也。张瀾,敬。

刘存厚密电<sup>①</sup>

三月五日密电

北京国务总理鈞鉴,參謀部陸軍部參陸办公处鉴:

治密。本日奉到宥电,遵即轉飭所部,加意严防。頃又据前綫及川中各确报称:“一,旧历腊月二十七日,熊克武由成都派兵取消邓錫

<sup>①</sup> 刘存厚于1920年致北京政府密电七通,均系报告四川省川軍与滇軍战争情况者。

侯所部独立旅，双方业在仁寿开战。正月元日，已有伤兵抬回省城。二，盧、黄、呂<sup>①</sup>前图倒熊。偵知各該軍恐邓旅取消，將續邓后，倒熊趋势愈紧。三，石、顏<sup>②</sup>两軍因爭防地，业在营山大起冲突。又顏属团长喻海淮襲击南江石属易溪初旅部，伤斃易軍八十余人，擄去械弹銀物。易部罗营退駐果河口，又被顏属郑启和派兵截击。刻下石、顏駐防桂門关沙壩前綫一带軍隊，均經撤回。又青阳正派大队，恐不日将有剧战发生”云云。据此情形，川中难端已发，厚部地当前綫，不能不未雨綢繆。前电請領餉械，伏望早行筹济，以期有备无虞。毋任企禱，并祈示复。刘存厚叩，歌印。

### 五月二十八日密电

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鈞鉴，参謀部、陆軍部鉴：

統密。有电馳陈川敌倒熊，战端暴发各情，計蒙垂鉴。茲据派赴重庆、遂宁等地探称：“一，重庆鎮守使余际唐被黄复生武力迫胁，已于真日潜逃。二，駐渝黔軍已与熊部江防軍，于文日在江北县属之寸滩及悅来場等处开战。三，曇山方面，滇軍与熊部陈軍尙在激战中。四，討熊軍总司令部設在遂宁。呂、石、盧、黄及伪省长楊庶堪，滇黔代表均在該处。五，双方主力軍均趋集于赵家渡。”

又据住鎮巴团长向成杰报称：“巴中靖軍顏属旅长郑启和，已經唐继堯任为川軍第七师长。駐万源之顏属王团长已被所部看管，并枪斃营长楊继宗，实行推倒顏德基。聞唐继堯令叶荃、盧占魁回紮南江，对我軍相击攻守”各等情。謹电飞陈，伏乞核示。刘存厚叩，勘印。

### 六月十一日密电

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鈞鉴，参謀部、陆軍部鉴：

治密。豪、阳两电，縷陈川战情况，計蒙垂鉴。茲据川中各处探称：“一，滇軍自簡阳却退后，因防綫太远，已将資阳让出，扼守資中。二，五月敬日，滇軍与熊部陈师在荣县、威远激战，陈师败退，荣、威係

① 即卢师諱、黄复生、呂超。

② 即石青阳、顏德基。

被滇軍占領。三，黔軍由长寿、邻水追击余际唐所部之江防軍，連破广安、岳池等县。刘湘派兵追躡黔軍之后，复将各县克复。四，刘湘分兵攻取重庆，在悅来場、鴛鴦桥一带，被滇軍田中毅旅邀擊，迭受大創。五，石青阳因刘湘分兵四出，合川空虛，派所部湯旅同黔軍由岳池回击，于本月江日攻破合川，刘湘司令部退駐安居塘。六，黎天才、王天纵聞已由夔、万上援重庆。七，顏德基之旅长郑启和，刻已通电討顏。八，川中将領，因滇黔頑强，战禍日深，渴望駐陝川軍速返川东，共御外侮，以免川局久遭靡烂”各等情。謹呈鉴核。刘存厚叩，眞印。

#### 六月十七日密电

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鈞鉴，参謀部、陸軍部鉴：

治密。豪阳眞电陈川战情况，既蒙垂鉴。茲据川中各处探称：“一，本月冬日，刘湘于悅来場与黔軍激战。适滇軍田中毅由梁山方面前进夹攻，呂、石、盧諸軍复从側面襲击，各方死伤极众，刘湘敗走大河坝。其攻在河瀘部校〔字句疑誤〕相继失利，退駐潼南。二，滇軍任廖謙为师长，收容刘湘潰兵。璧山、大足、荣昌、隆昌、永川等县已为滇黔軍占領。三、刘湘团长邱华玉攻克广安、岳池后，联合石軍之钟团，在烈面溪地方遂截黔軍大炮二門。黔軍反攻，广安复陷。四，滇軍团长□參□刘湘复由安岳进占遂宁，呂超所部暨石、盧諸軍退駐太鎮、蓬溪一带。庚日，石青阳由順庆移駐合川，順防更湯子模接管。五，滇軍顧品珍率部让出資中、內江、自貢，向叙瀘府退却。并通电与唐继堯断絕关系。聞系緩兵之計。六，滇軍集中叙、瀘、永川，黔軍集中重庆、合塘。俟援兵大集，再行反攻。七，唐继堯带兵一师入川，在渝組織临时政府。黔軍亦增兵一师赴渝，均准备倒熊后分兵□犯。八，聞孙文已由安南入滇赴渝。九，叶荃所部移駐昭厂，窺伺汉防”各等情。謹陈鉴核。刘存厚叩，籀印。

#### 六月二十六日密电

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鈞鉴，参謀部、陸軍部鉴：



統密。迭電縷陳川戰情況，計邀睿察，茲據川中各處探稱：“一，唐繼堯親率援兵入川，擬俟駐湘粵之滇軍到川後，以黔軍暨黎王各部，由渝撲滅劉湘。以叶荃聯合呂、石、盧、黃等軍，由川北直搗成都。二，劉顯世又派兵一旅，增援重慶。三，劉湘所部陳能芳旅攻渝，進至距渝三十里之鴛鴦橋引退。人謂陳退系因與唐繼堯新任之川軍師長廖謙勾結所致。劉遂恨陳旅團長彭君浦及營長陳能芳之弟某。因此，軍心搖動，石青陽乘勢復克復劉湘所占領之遂寧、蓬溪，劉甚狼狽。四，熊克武命鄧旅由安岳進援，劉湘并以一團兩師之一部攻隆昌，四、八兩師之一部攻富順。五，熊雖任呂超為北防總司令，暗仍防之。六，熊因主力悉集東南，復因叶盧等軍之逼，已組行署于簡陽。將藉名督戰，以作退計。七，熊提鹽款六百餘萬以充戰費。另在成都估籌現金三百萬元。兼以勒收房捐，沸騰民怨，渴望我軍回川平亂”各等情。謹陳鑒核。劉存厚叩，宥。

#### 七月一日密電

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參謀部、陸軍部、西安陳督軍鑒：

統密。迭報川中戰況，計邀睿察。茲據川中各處探稱：“一，熊克武免呂超第五師長之職，以該師團長王維綱代呂。現呂已加入討熊軍，對成都方面作戰。二，陰曆四月勘日，劉湘部隊在太和鎮擊破呂超所部第十七團。同時熊部向師之一部進駐德陽，呂部退守羅江。三，叶荃率滇軍到川，得呂超之歡迎，經江岫中壩趨梓潼，向遂寧開拔，宣言將赴瀘渝與滇黔軍合隊。四，叙瀘一帶之滇軍現因援兵將到，已預備反攻”各等情。謹陳鑒核。劉存厚叩，東印。

#### 八月六日密電

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參謀部、陸軍部鑒：

統密。川中戰況，節經電陳，計蒙垂察。近頃以來，戰事日急，呼號載路，靡爛不堪。迭據前川邊鎮守使熊克武暨川軍師長劉湘、但懋辛、向傳義、劉成勛、陳洪范，旅長何疇、鄧錫侯、陳國棟、邱華玉、廖謙等先後遣派代表來漢請援。正擬飛電請示，復據廣元、昭化等縣紳民

以兵去官逃，土匪蜂起等情，紛紛奔叩行營，請兵拯救，痛哭涕泣，驅之不归。自維边防待罪，數載于茲，屢電請辭，未邀俞允。救焚拯溺，責有難辭。加以所部官兵關情桑梓，觀斯慘狀，憤不欲生，環請出師，洶洶聲勢，遏制無從。迫不得已，曲徇眾請，編制靖川軍，由存厚兼任總司令，飭由旅長田頌堯兼任第一路司令，暫代第二十二師師長唐廷牧兼任第二路司令，江防軍司令官張邦本兼任第三路司令，旅長賴心輝兼任川北边防司令，率隊返川。但期川疆早定，上紓中央西顧之忱，俯遂生平報國之忠。庶幾涓埃獲效，藉補愆尤。除入川後詳情隨時續報外，肅電馳陳，伏乞訓示。劉存厚叩，魚印。

### 劉湘等驅逐滇黔軍文電<sup>①</sup>

#### 楊森致唐繼堯馬電<sup>②</sup>

雲南唐督軍鈞鑒：

戊午<sup>③</sup>別後，時念英儀。男兒報國，各行其志。今歲森駐戎馬，一悲中夏之糾紛，一痛桑梓之淪亡，故毅然決然，義無反顧。曩者夙公<sup>④</sup>來電，願讓敘瀘，以固唇齒而睦鄰疆。森當具復，披瀝肝胆。乃未踐言，徘徊歧路。森不得已，督師在途，私情公義，交戰胸中。克復瀘城，夙公輿尸，目不忍觀，雖已優厚殮殮，下懷究百餘哀。誰實為之？責在我公欲執三省之牛耳，而犧牲川、滇、黔數十萬之健兒；圖據不人事腹地，而自壞鄉邦萬里之長城。我三省之同胞苦矣，我三省之財力盡矣。民治之義維何。聯軍之旨固在於川，因種鉅禍於滇，抑獨何利，清夜捫心，公當奚如。森刻振旅瀘水，奉令南來。惟念國家之多難，實欲委曲以善鄰。倘盡如公所為，豈不變本加厲，虐無罪之生靈，自造成為豪傑，公志公行，森敢為耶！現在向北謀和新潮尤沖動；

① 楊森、劉湘等致北京政府電文五通，報告 1920 年十月至十一月四川省川滇兩軍戰爭情況。

② 本電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日發出，同時電告全國。本文據致北京政府原電報紙刊印。錯字很多，無從校訂。

③ 1918 年。

④ 趙又新字夙喈。

討北復自外于南，廢督又自稱聯帥。以公所言，按公所欲，即今之因，推后之果，匪特掩耳以盜鈴，抑且南轅而北轍。公之于滇，功德何如！今茲之彼，情勢顯然，財力消磨于外，反逆滋生于內，民意所在，公豈不知。森此人也，酷好和平。公戢一人之野心，顧三省之大局，以一人統三省，無以三省徇一人。急公棄私，惟有速卸督軍于顧公筱齋，卸省長于黃公裴章，庶幾高蹈，內外協和，川滇始可休息，放手共濟時艱。森願立停進攻，居間調解，則弗舍雞肋，恐貽平西之憾。森雖相愛，其如國命何！今竭誠相告，伏維亮察。楊森叩，馬。

### 劉湘等敬電<sup>①</sup>

急。大總統、國務總理、各部長，廣東軍政府各總裁、部長，各省督軍、省長、各巡閱使、各護軍使、鎮守使、都統，上海孫、唐、伍總裁，章太炎先生，北京傅沅叔、蒲伯英、張表方、涂子厚、王叔鈞、胡文瀾、周吉珊、鍾乃安、劉玉書、羅椿士、陳學鈞各同鄉先生，劉總司令、熊督軍、賴師長，成都劉衛戍總司令、劉心泉、李蔚如、胡春田三參謀長，陳鎮守使、陳師長、唐師長、顏師長均鑒：

渝城克復，肅清在川滇、黔敵兵，謹將東南各路軍事詳情陳明概要：

竊自瀘叙既下，滇軍大股退據永寧，朱培德所率滇軍魯、楊兩旅踞守永川，彼此犄角，意圖反攻。黔軍主力拒截北道。我軍乃分前敵各軍為三大部：南路追擊永寧，以楊師長森任之，并撥第三混成旅唐式遵、二師王旅長麗中、八師劉文輝歸其指揮。北道友軍但軍長懋辛率所部余師長際唐，何光烈、喻培棣二旅長之劉團，及第二軍之袁旅長彬，歸其指揮。分向合川、銅梁以攻渝北。湘自任東道，居中指揮，分兵為二：一鄧師長錫侯、田師長頌堯、劉司令斌沿江北進，以攻渝南。二師陳能芳之張旅秉升，七師師長陳國志，自陸路東進，以攻渝西。三面合圍，形勢大見。

湘不忍極我兵力，先期致電黔督劉顯世、駐渝總司令王文華，限

<sup>①</sup> 原電為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發。

于寒日令黔軍退出渝城，重修邻好。乃刘王不悟，反以黔軍抗战我北道，川滇軍李培德之各旅，由永川西进。我軍以敌来犯，遂行分道进攻北路。余师袁旅出嘉陵江左岸，喻、何、张三旅出嘉陵江右岸，会攻合川。合川既下，进克銅梁、璧山，占領渝北要隘之青木关。东路陈师张旅进克永川，占領渝西要隘之老关口白师驛。南路邓、田、刘各师旅扫盪合江敌人，进克江津，以扼渝南之退路。我軍长围已合，敌乃退向渝城。滇軍一旅扼据距渝十五里之浮图关，收容各方退軍。我喻、何、张三旅跟踵追击，击破浮图关滇黔軍之收容队。敌势潰散，紛紛向大江南岸退走。我喻、何二旅、张旅之刘团遂于卅日午前克复渝城。同时永川潰回之敌被陈师及张旅猛追，退渝不得，南走江津方面，又被邓、田、刘师旅截击，敌乃紛紛向綦江窜走。余师袁旅已将嘉陵江左岸一带呂、盧、石、黃諸軍驅逐，进抵江北，呂等不得归渝，东窜涪陵。

自渝退出之滇黔軍，扼据渝之真武山，时以巨炮射城中。嗣經居留外人交涉，准其于四十八点钟內退尽，限內不行追击。敌人逾約发炮射击，斃美人一名。各国領事大憤，英兵船开至向敌轟击，敌乃稍向后引我。巧日約滿，湘乃命陈师国栋、喻旅培棣率兵由渝渡河，向綦江正道追击。邓师錫侯、田师頌堯及刘司令斌，由江津向綦江側面截敌后路。双方压迫，敌势不支，且战且退。我軍奋击，夺获大炮一尊，步枪数百枝，斃敌数百人，截获輜重行李甚夥。綦江遂于箇日完全克复。敌人大部均向貴州松坎退却。我軍严扼川界，分兵搜索江津、南川、綦江一带潰散残敌。此克复重庆追击黔軍出境之大概也。

当渝城克复之先，我楊师王旅續緒、第三混成旅唐式遵及八师刘文輝旅，扫江安、江門一带之敌，跟踵追击。敌軍无暇集中整頓，穷追直搗，攻克永宁附近鄢家关、天池、馬岭各要隘。敌尙頑强抵抗于永宁城，激战竟日。諫日拂晓，我軍猛攻，酌战直至午后三时，将敌击潰，向鎮雄、毕节方面退却，我軍遂完全克复永宁。是役敌我死伤数百人，夺获枪枝輜重甚众。分头尾追，严扼川境。一面搜索雪山关、长官司少数残敌。此克复永宁追逐滇軍之大概情形也。

渝城既下，呂超、石青陽、盧師諦、黃復生等部眾分竄東下，踞守瀘陵。當派余師長際唐、袁旅長彬由長壽進攻其後；邱旅西扼忠、萬截擊其前。度此孤軍殘部，不難一鼓盪平。此追擊東竄川寇，布置之大概情形也。

查滇黔禍川，五載于茲。此次恢復名城數十，驅除全軍出境，轉戰彌月，遽告成功。此固官兵協力一心，致死效命。亦緣受苦太深，人自為戰。故能所向克捷，掃盪積寇。此後甚盼我川人懲前毖後，力求力振，以期地方發達，對於國家有所供獻。尤望諸公念外侮之日迫，哀民生之多艱，開誠布公，俾南北問題速行解決。庶有以副川人望治之忱，而團結全國對外之氣。川軍前敵各軍總司令劉湘，第一軍軍長但懋辛，師長楊森、鄧錫侯、田頌堯、陳能芳、陳國棟、余際唐，旅長唐式遵、何光烈、喻培棣、袁彬、張沖、劉文輝、王纘緒、王麗中、張秉升、劉斌、邱華玉叩，敬。

### 劉湘等東電<sup>①</sup>

竊唐氏禍川，于茲五稔。兵力壓迫，陰謀煽動，事實文電，歷歷可征。乃閱唐繼堯、劉顯世通電，捏稱滇黔軍撤退之後，川軍搜戮滇黔在川商民，在渝國會議員亦多遭殺害等語。湘等此役，本川省七千萬人共同心理，力圖自衛。成都喋血，龍泉攻堅，資中、合川、叙府、瀘州、重慶之役大小數十百，戰綫延二三千裡。攻瀘、攻渝，皆先期函電顧、趙、劉、王，勸其剋期撤兵，圖修鄰好。乃顧、趙、劉、王置諸不答，反攻愈力，自取潰敗。在湘等以同種相殘，大背人道。滇、黔唇齒，終須和好。誠不欲極我兵力肆行窮追。唐繼堯乃以撤退自飾，欺罔天下，以自愚其人民。復誣川軍搜戮滇、黔在川商人，殺害在渝國會議員，以挑撥滇、黔人民之惡感，冀以搖惑天下之觀聽。無論川圖自保，對於國會議員無關，克渝出示保護，眾目共覩。即如唐電在川滇黔商人，在渝國會議員被殺者何人，受害者有幾，姓名數目能否實証。以湘等所見，顧、趙包圍成都，炮彈專擊四聖祠教堂，擊斃英人兒

<sup>①</sup> 本電為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發。上款與《劉湘等敬電》略同。

童一名；退出重庆，违約放炮，击斃英商一名；酿成交涉，有案可証。此外括搜商款、盐款貳百余万；焚烧大麪舖、龙泉驛，石洞鎮；杀害川人，不計其数；不独川人飲憾甚深，外人客籍亦代为抱不平。湘等以川人屢年受制束縛于滇、黔暴力之下，受痛如山，积怨成海，誠不能悉数縷举，告哀同胞。今乃斷斷及此者，非与唐继堯較匹夫匹妇之詬誶，实借此引端，举川人所受冤苦之万一，以白全国，而求諸公为公道之主持者也。至于滇黔軍隊之禍川，实出唐继堯个人割据、并吞之野心。三省人民原属一家，即黔刘督亦被威迫。湘等以唐继堯一日不去，則川滇黔一日不安。深冀滇、黔明达人士，爱国健儿，共鋤奸凶，为三省真誠之携手，以共卫国家。岂特川人之幸，实亦中国前途之麻。川軍前敌各軍总司令刘湘，軍长但懋辛、刘成勛，师长陈洪范、楊森、邓錫侯、陈能芳、田頌堯、陈国栋、賴心輝、唐廷牧，混成旅长唐式遵、喻培棣、张冲、何光烈、袁彬、刘文輝、张成孝、蓝世鈺，司令刘斌同叩，東。

### 刘湘等支电<sup>①</sup>

火急。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軍、省长、省議會、成都靖川軍总司令刘、省議會、各法团、各报館、重庆督軍熊均鉴：

窃以唐继堯挟持滇黔，侵略四川。当年赵又新等率領滇黔两軍，侵占我川东南疆圉，如重庆、瀘、叙、涪、万、荣、隆、内、資阳、簡、富、荣、兴一带精华財賦之区，概为盘踞。破坏四川之統一，即以破坏中华民国之統一。湘等暨各軍將領疾首痛心，非一致将在川之滇黔軍驅逐出境，不足以安川，即不足以統一中华。激战数月，流血千里，幸仗德威，一月之間，将叙、瀘、渝各要地次第克复。滇黔敗潰，赵又新陣斃。楊庶堪、呂超、石青阳、黄复生、盧师諦等一律东窜，刻正穷蹙于夔、万之間，已派队分別办理。湘等对于川局幸已告一度之結束。但历年川不統一，中华不統一之害，我同胞父老子弟流离轉徙，死亡枕藉之苦状，罄紙难书。为目前計，湘等非促进川政統一，国家統一，万难解

<sup>①</sup> 原电十一月四日发出。

同胞之倒悬，救生民于涂炭，而挽中国之危亡。要知此役战征，牺牲无算头顛，非系权利之私争，实伸统一之正义。湘等认促进统一，为救国不二法門。自今以后，凡关于促进中华及川政统一进行諸端，湘等惟有披肝瀝胆，竭誠輔助，矢守不二。掬忱布忆，伏乞垂察。川軍前敌各軍总司令刘湘，軍长但懋辛、刘成勋，师长楊森、郑錫侯、陈洪范、田頌堯、陈能芳、賴心輝、唐廷牧、陈国栋、余际唐，混成旅长唐式遵、何光烈、喻培棣、袁彬、张冲、张成孝、蓝世鉦，司令张邦本、刘斌叩，支。

### 刘湘等复顾品珍麻电<sup>①</sup>

筱齋軍长伟鉴：

两电奉悉，具佩佼佼卓見，迥异庸流。滇川誼关唇齿，迭次共和义声，护国、护法尤征其开口擎衅斗争之情，不尽关于主客之見。前年渝城會議，川滇当局未常无所协商。而莫廣所提条件，竟使渝、瀘、叙、資全归滇黔所放鎮守使之囊括；存川督之虛名，割地方之大半。謂无併川之野心，割据之阴謀，虽三尺童子，尙不可欺，而謂川人受公愚弄乎。熊督抗不画押，冀唐翻然自覺。乃莫廣不悟，謀蜀愈急，欲借联帅之公名，为垄断川省盐款共同之实利。蔑視川省之人格，强迫令其认承。一面复嗾川中之呂、石、盧、黃，煽动內訌；餌呂超以副司令之头衔，助其叛上作乱。此皆执事所亲見，而为今日兵禍之张本者也。即以川人对于执事而論，未常以莫廣私人相待。故当熊督欲靖川乱之时，首向南方政府，請委执事为滇督。一以合川滇之好，一救云南之民。乃軍政府方电商同意，而执事已合兵反攻，竟抵成都。及我軍分道恢复，进尅成都，方拟遣使交涉，以求正当解决。乃执事阳电之口血未干，而成都之长围已合。使尽执事自卫之力，川人尙有立足地乎。及諸执事良知，当亦哑然自笑其矛盾者也。嗟乎！往事已矣，今犹可追。川人力争省格，尤尊重他省之省格。对于滇中勇战之将士，未常不为国家惜；对于被征之人民，未常不为人道悲。苟如

<sup>①</sup> 原电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发，七日又轉电全国。

阳全两电所云,或率师出境,退出瀘永,或辞职自洁,以明其心。則对于川滇将来,未常无从商量之余地。若以前事为未已,而复以飾詞为緩兵之計,則不独損毀执事个人之名誉,且破渝川滇之怨讎。机不容髮,决在今日。軍中恢复。即頌公安。川軍前敌各軍总司令軍长刘湘,师长田頌堯、郑錫侯、楊森、陈能芳,混成旅长唐式遵、陈国栋同叩,麻。

上接31頁

鈕传善一百五十万元

袁乃寬三千万元

陈光远一千二百万元

赵杰五百万元

曹汝霖一千四百万元

王怀庆四百万元

江朝宗三百万元

郭則澐一百五十万元

周学熙二千万

张調辰六百万元

唐少侯二百五十万元

傅良佐三百万元

姜桂題六百万元

李厚基一千万

张文生三百万元

朱家宝二百万元

张广建三千万元

共七十一人合有私产六万三千一百万元

张怀芝五百万元

丁士源二百万元

赵倜一千五百万元

陆宗輿八百万元

吴炳湘二百万元

张勛一千万

田中玉一千五百万元

李思浩六百万元

段祺瑞一百五十万元

王邛隆四百五十万元

张敬堯五百万元

孫振家二百万元

卢永祥七百万

齐燮元六百万元

馬联甲二百万元

叶恭綽二百万元

张鎮芳一千六百万

(完)



# 四川动乱概观

田尻撰 楊凡譯

編者按：本文为日本駐汉口总領事館武官田尻的秘密报告，文中报导 1932 年四川二刘混战的情况，可为参考。

## 序 言

本报告是以这次乘軍艦“热海”往返重庆之便，陸軍少佐长勇氏在重庆协助“热海”舰长調查所得的情报为基础，并参考中国报纸的記載而苦心編写的。

自去年 10 月日侨撤退以来，这是了解一时真象不明的四川情况的貴重資料，征得該氏同意，特此轉載。

## 第一、四川情况概观

因三峽之險所阻隔的四川，仍然是另一天地，不受中原大勢的影响，超然地彼此不相关联。如果从其治乱的踪跡看来，仿佛是中国縮影，目前仍不断爭霸內訌。刘文輝、刘湘、田頌堯、邓錫侯、楊森、刘存厚、李家鈺、罗泽洲等大小軍閥，各自分地而治，虎視眈眈，培植爪牙，利害所在联橫合纵，在同床异梦的小天地里勇于私斗。过去刘文輝蟠据成都，虽想統治四川，但政令依然行不通，徒拥有省长虛名，而中央政府的政令，象所謂解决川事、統一川省的声援，只恨鞭长莫及一片空文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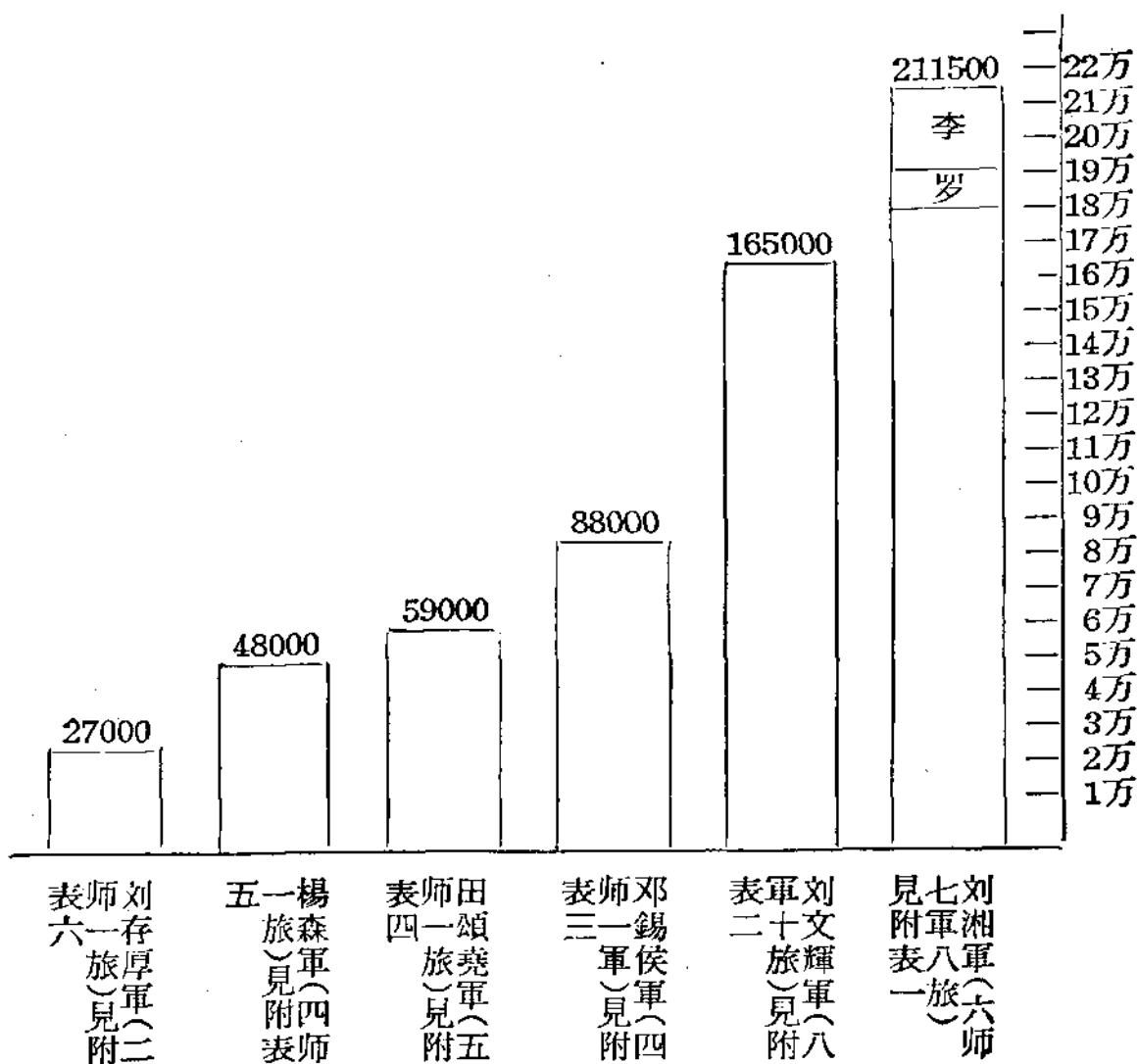
現在中国正在把滿洲問題提到日內瓦的国联会場，和我帝国对抗，他們为了使形势有利，极力強調安定国情是重要的。但是不久前有福建、山东之乱，且在急于扫蕩到处跳梁的紅軍时，四川再次发生大乱。古語說：“蜀乱天下大乱”。現在中央政府的焦急达于极点，使尽各种手段，企图解决四川，但是仍然不可能，四川群雄表示仍要对

抗,发展下去,将在白日之下曝露着中国政情的黑暗面。

以下是有关这次四川动乱的記述。

## 第二、战乱爆发前四川各派軍閥的兵力

各軍兵力大致如下图, 詳細情况見附表一至附表六。



## 第三、动乱的起因

### (一) 远 因

(1) 四川失意軍閥对两刘的反感和自己的防区扩张慾

刘文輝統治着得天独厚的六十多县的防地,拥兵不下 16 万, 贏得了省长的职位。

刘湘是刘文輝的侄子，統治着 36 县的防地，重庆、万县、宜昌等长江要地全在其手中，因为扼住省內外的主要交通綫的长江，独占貿易上的利益，同时制武器輸入的死命，直系部队拥有 18 万精兵，拉攏李家钰(其相)、罗泽洲两小軍閥为旁系部队，总数不下 21 万人。

两刘有叔侄关系，当然压倒其他軍閥，因此，邓、田、楊等失意軍閥，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积极离間两刘，在其对抗中坐收漁人之利，向来热中于各种秘密活动。

### (2) 蔣介石对西南反蔣势力的交鋒

广东派企图把四川、貴州、云南、两广打成一片，形成西南五省的反蔣联盟，支持四川的刘文輝，相反地，蔣介石則拉攏刘湘与之对抗。因此，两派角逐的結果，即是四川天地两刘离間的一个远因。

### (3) 两刘的角逐

两刘虽有叔侄的血緣关系，但是刘文輝原来不过是刘湘的一个旅长，現在因风云际会荣任省长职，使刘湘不得不站在他的政治下风，这是爱面子的中国人到底不能忍受的。而且刘文輝的防地有 60 多县，都是得天独厚的，其巨万财富，是刘湘所羡慕的，特別对自流井的盐，是他一向垂涎的。

刘文輝虽有巨万之富，但因刘湘扼住长江要津，对其輸入武器感到很多不便，而且貿易上的利益受其垄断，因此，一向企图把重庆这个港口掌握在他的手中。

最近刘湘防地內的魚洞溪(在重庆西南約 50 华里)出产大量石油，給殼牌和亚細亚两石油公司在长江上游莫大影响，这个事实对貪婪无厌的刘文輝不能不垂涎。

因上述这些利害，两雄不能并立，总得决一勝負，只是時間問題吧了，这是四川大小軍閥所希望的。

## (二) 近 因

二月初旬，因西藏軍进犯，刘文輝把其一部分有力部队将西藏軍击退，推进至金沙江畔，因而感到对东面刘湘的兵力失去平衡，必須迅速充实兵力，購買武器弹药。但是当武器弹药在 9 月下旬由长江

运至万县时，被刘湘部将王陵基(第三师长)扣留了。

这次扣留武器弹药问题，使两刘的感情极度恶化，刘文辉作为报复手段的，是把过去由长江下运的物资，改经云南向法属印度支那方面输出，对刘湘加以经济上的压迫。

于是邓、田、杨等失意军阀，认为时机到了，煽动刘文辉，假装和他合作，巧妙地煽起战争热潮。

一方面受刘湘拉拢的李家钰和罗泽洲两部，也企图乘机扩大防地，10月1日，对驻防在顺庆的刘文辉军谢德戡旅(第十旅)挑战，10月9日，刘湘对两个旁系军分别给予如下的军费和武器弹药，第二天的10月10日，果然开始进攻顺庆城，于是四川动乱的导火线便点燃了。

由刘湘给李家钰的：现银18万元，迫击炮四门，步枪1千枝，弹药60万发。

由刘湘给罗泽洲的：现银10万元，迫击炮十多门，弹药30万发。

## 第四、战争经过概要

### (一) 两刘军作战方针大纲

刘文辉军：

刘文辉对西藏军的西面战场，在藏军后退的同时保持小康。突然在9月下旬，因武器在万县被扣留的事件爆发，对刘湘备战，对西面战线保留一部分兵力于金沙江畔防守，把其主力东调。10月1日，和李、罗两军(刘湘的旁系军)在顺庆发生冲突以来，大致以如下的作战方针实行战备：

主力集中在江津、永川、大足一线，以重庆为作战目标，采取集中一点的攻势作战，企图一举推翻刘湘的大本营。因此，联系邓、田、杨等，至低限度希望这些杂牌军保持善意中立，对主力作战掩护其左侧背，同时期待贵州军入川联合。

刘湘军：

刘湘自9月下旬在万县扣留武器以来，鉴于对刘文辉战争的不可避免，乘敌人战备尚未完成，采取攻势，企图消灭省军(刘文辉军)，

把其精銳部隊開始集中在重慶西面地區。其作戰方針大致如下：

把主力推進重慶、永川、榮昌、隆昌、富順、叙州道方面，向岷江一綫採攻勢作戰，以消滅省軍，因此，使已經拉過來的李、羅兩軍由北翼迫近敵人左側背，同時聯繫其他雜牌軍，使其沖殺成都方面省軍的側背。

## (二) 戰鬥經過

### (1) 緒戰(進攻順慶)

李家鈺(其相)的新編第六師(五旅二萬二千)及羅澤洲的新編第二十三師(三旅一萬二千)，對省軍(劉文輝軍)第五師第十旅(謝德戡)及川康第二師第四旅(黃錫宣)共約8千人，於10月10日開始了順慶攻城戰。

當戰鬥一開始，楊森和鄧錫侯宣稱武力調停，戰鬥被迫中止，因此，到10月13日，暫時出現休戰狀態，兩劉戰爭的火焰已經下降了。

10月14日早晨，李、羅兩師突然又開始進攻順慶城，至17日之間，積極進攻，當夜省軍終於向西南方敗退，以羅師第一旅(熊玉章)進駐順慶，其他劉湘旁系軍主力，即向遂寧追擊。劉湘軍在這次緒戰的勝利，對田、鄧、楊等雜牌軍，予以莫大影響，向來打算和劉文輝合作的态度便逐漸消失了。10月18日，楊森和劉湘軍聯合，其第二師第三旅楊漢城旅，加入了與李羅兩師一同向遂寧推進的追擊戰。

### (2) 重慶西面主力戰況(在10月下旬)

10月1日以來，劉文輝命令第一師集中江津，第四師的主力集中永川，川康第一師第二師集中大足，但是遲遲不前進。在此期間，因受順慶戰敗的影響，省軍第一師師長張致和與第四師第十五旅旅長彭韓，在全軍集中完成之前，獨斷地在10月24日，各從江津和永川向東面開始前進，遭遇到有優勢兵力的劉湘軍主力的迎擊，於是引起了劉文輝沒有想到的會戰，造成戰敗的重大因素。

劉湘軍也在重慶西面地區集中主力，突然遭到省軍攻擊，一時就心其首都重慶發生危險，但一知道省軍兵力薄弱，馬上予以迎擊，採取如下部署，實行攻勢作戰。

### 刘湘军的部署大要

李、罗、杨联合军(兵力约四万)在遂宁、安岳、资中道方面作战,迫省军主力左侧背,同时警戒全军的右翼。

北方支队:队长王缙绪(治易)。第二师(兵力1万8千人)。在潼南、安岳道方面作战,与联合军协同担任联系。进抵安岳后,根据敌情,指示其使用方面。

北路:总指挥唐式遵。第一师(欠第三旅),兵力约1万2千人。在大足、内江、自流井、叙州道方面作战。

东路:总指挥潘文华。教导师(欠第三旅)、模范师、炮兵团(8)、机关枪队(10),兵力约4万。在永川、荣昌、隆昌、富顺、叙州道方面。

南路:总指挥穆瀛洲。边防第二路军(二旅)、第一师第三旅、教导师第三旅,兵力约2万2千人。沿长江地区向叙州作战。

空军:司令蒋逵。战斗队(三架),侦察兼轰炸队(二队,各三架,共六架),由刘湘直接指挥,随时使用。随着战斗的推进,机场推进至永川、大足。

海军:司令蒋逵。计巴渝、长江、岷峨河用炮舰三艘。使长江溯江而上,协助南路军作战。

刘湘以上述部署在10月25日和省军在永川、江津东面地区发生遭遇战,并将其击退。第二天的26日,进抵永川、江津一线,加以占领,东路军以一旅追击败敌至泸州方面,主力则向荣昌方面前进。

#### (3) 北翼方面联合军的作战(至10月下旬)

在此以前,北方李、罗两部和杨森的联合军,急追败敌。10月24日,进攻省军第二师林云根(收容顺庆败退下来的二旅,计有3万5千人)据守的遂宁。

北方支队的王缙绪师也向合川出发,10月24日一经接触后即占领潼南。

#### (4) 以后的战况(至11月下旬)

以破竹之势接连胜利的刘湘军,与联合军共同击溃各地的省军西进,11月4日,进抵安岳、大足、荣昌、合江之线,刘湘马上骑马至永川鼓励全军。

反之，刘文輝埋头于对邓、田等杂牌軍的政略活动，置身于远离主力戰場偏北的成都，了解两軍士气的消长。

刘文輝忧心战况不利，邓、田两軍也为大势所趋有倒向刘湘方面的危險，于11月5日和各將領在成都召开會議，放棄簡阳、資阳、仁寿各县及成都，由邓、田接防，作为使他們发誓放棄与刘湘合作的代价。于是刘文輝摆脱了态度不明的北方的威胁，决心以全力在沱江一綫迎击刘湘軍，集中敗退下来的各軍，使其固守瀘州、富順、内江、資中、資阳。刘文輝也于11月1日从成都出发到自流井。

刘湘軍不放松急追之手，11月6日至7日，大致进抵沱江一綫。

在沱江綫各方面的战况大致如下：

#### 1. 資中方面：

以省軍夏仲实的第二师、第三师各主力为中樞的約3万2千人与李、罗、楊联合軍約4万人，从11月6日起，在資中附近展开会战，激战經11日，至11月18日加以占領，以后是对集中于北方乐至、資阳間的省軍川康第二(陈鴻文)、第三(陈书农)两师作战的准备，但是得到川康第二、第三师(都是旧二十八軍的)正在展开回到旧主第二十八軍长邓錫侯运动的情报，以后便暫停进攻。

#### 2. 内江方面：

刘湘的北路軍，11月12日在空軍全力协助下，会同北方支队(王纘緒的第二师)，共約3万人，与省軍第三师第四旅旅长李至指揮下的約1万人对敌，开始沿内江渡河进攻，战况未能如意进展，但在11月16日尾随省軍退却而加以占領，18日进抵自流井，占領該地后，准备向叙州追击。

#### 3. 富順方面：

为刘湘軍主力的东路軍，鉴于在富順的省軍第二师第五旅的张自芳約5千人和敗退下来的第四师的一部分只有防守力量，而南路軍方面攻击瀘州第一次失敗(11月8日)，把其一旅和炮兵团、机关枪团的主力，支援南路軍方面的进攻，以其他主力，从11月9日起，攻击富順，18日把它占領，并向叙州攻击中。

#### 4. 瀘州方面：

泸州是刘文辉鉴于情况不得已时，是通向叙州方面全军退却关键的重地，是沱江一线中防御最坚强的。这就是说，省军以张致和指挥的第一、第四两师的主力兵力约2万人，扼守泸州险要，因而不止一次推毁了刘湘军主力的攻击，省军为此而气焰万丈。

刘湘军南路总指挥穆瀛洲，以其部下四旅，于11月8、9两天，在海空两军协助下，向泸州坚决实行渡河作战，但是受到很大损失被击退了。同月12日，得到东路军从永川方面追击而来的部队和从隆昌增援的部队，计二旅、炮兵7个团、机关枪9个团的增援，兵力合计约4万（刘湘军的重点移至南路军），又再次着手进攻准备。14日，在海空两军协助下，分乘木船70艘，再次发动进攻，但是在登陆前，遇到省军果敢的逆袭，受到很大损失，于是再次失败。刘湘军主力在沱江畔的失败，对东路军投下一抹暗影，但是沱江畔的整个形势，由于北方战线的胜利，以11月18日为界，决定地对刘湘军有利展开，因此，省军也于19日放弃泸州西走。南路军有战败的余悸，在11月21日才陆续进入泸州，开始追击，24日占领南溪。沱江畔的战斗，实际上是两军主力绵延40里的决战。省军虽然扼住沱江要点，但是40里长的防守兵力不过6万5千人，与刘湘方面的联合军约13万比较，兵力上悬殊大多，同时省军川康第二、第三师，已各将其主力占领沱江左岸刘湘军右侧背，虽受其总帅刘文辉督促展开攻势，但他们失去斗志，为利害打算，反而演出一幕投降其旧主邓锡侯的丑态，使刘文辉一败涂地，饮恨沱江。

#### (5) 贵州军入川和战争的终结

刘湘军以其主力急追败敌于岷江一线，企图彻底消灭省军，但是反蒋派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为挽救参加西南五省联盟的刘文辉的危急，使其第一师何知重、第四师侯之担、第五师车鸣翼各部队入川，向叙州推进，威胁刘湘军的左侧背。其先锋第四师已陆续入川，11月中旬已经进入叙永，占领了该地以南的八个县，因此，刘湘打算消灭省军的作战，因其锐锋受到挫折，所属部队逐渐厌战，加上中央政府由于对国际联盟的政策关系，来电严命川事息争；同时川内杂牌军中，邓锡侯、田頌堯、刘存厚、杨森等感到站在认为刘文辉决定崩溃，



刘湘有唯我独尊的优越性的境地，急于进行停战調停，所以只得放棄进攻叙州，消灭省軍的企图，而致力于战后的整理了。

两軍战斗經過要图如附图一（略）

## 第五、战乱的結果

这次四川的战乱仅仅两个月，刘湘軍方面获得大胜，这就是蔣介石派的胜利，因此，使广东派为中樞的西南五省反蔣联盟的形成終成泡影了。

下面是記述战后川内各派軍閥的消长，但是不管怎样，战胜者方面的联合軍不用說，就是邓錫侯等杂牌軍也是坐享漁人之利的，为了追逐战后利益分配，对未决定的防地也表示动摇形势。中央政府急于装出四川的平靜状态的政策，近来报上也禁止发表，因此，战后的情况是模糊不清的。这里，小官把旬日調查所得和两刘言論及过去报上出現的消息綜合起来，其概要如下：

### （一）刘文輝軍

这次战争一败涂地的刘文輝軍，其士兵人数，大致减至战前三分之一。川康第二第三师，11月中旬以来，展开回到旧主邓錫侯麾下的运动，传说已予收編，同时向来得天独厚的岷江以东的广大防地，全部让給刘湘和其他杂牌軍，只喘縮于仁寿（不包括以南的岷江）以西的地区，昔日的威风扫地一空，只在西蜀一角，仅留残喘。

### （二）刘湘軍

战胜的結果，获得了以江津、永川、潼南、大足、内江、自流井、南溪、泸州、合江为界的广大的得天独厚的防地，长江的要港，上游的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尤其多年垂涎而不能染指的自流井的产盐地也拿到手，現在，他的势力在四川无人可比。

### （三）刘湘旁系軍（李家钰、罗泽洲部）

李家钰获得資中、安岳間的地区，罗泽洲获得順庆附近地区，并

作为刘湘的旁系軍受其指揮。

#### (四) 楊 森 軍

以遂宁为其防地。其次，也垂涎安岳、資中一带李家钰的新防地，以后的結果如何不明。

#### (五) 田 頌 尧 軍

获得了以資阳、簡阳、成都、仁寿为界的广大地区，在成都和資阳，好象与邓錫侯共同駐防。

#### (六) 邓 錫 侯 軍

获得了以乐至、資阳、成都为界的地区，其次，传说正在收編川康第二、第三师，兵力增大約 3 万。

#### (七) 貴州軍入川駐紮

因刘文輝战敗，企图入川挽救他的貴州軍侯之担的第四师，11月中旬已經进驻叙永以南地区八个县。但是当王家烈派其部队入川时，蔣在珍乘其空隙于11月26日起兵，把王逐出貴阳，打算接回前貴州省主席毛光翔，因此，入川貴州軍今后的行动虽不明了，但认为有可能回貴州。

## 第六、四川动乱杂观

### (一) 所謂中华民国，实际上不是国家， 而是变态社会

中央政府的威令，在四川完全行不通。这次四川爆发动乱时，中国中央政府忧心会在白日之下，在围绕滿洲問題的国联会場上暴露出国情紛乱不安的情况，用尽千方百計，屢次設法調停阻止，但終成一片空文。

(1) 10月6日，蔣介石和軍政部长何应欽連名发出对两刘的严

重的停战命令。

(2) 10月26日,中央政治會議为阻止四川动乱,叫戴天仇、石青阳决定解决方法,在下次中央政治會議中提出,結果叫张群参加計劃。但是张群也提不出妙計,不願入川,只是致电調停,以紙上空談維持面子。

(3) 中央政府于10月24日向全国征求解决川事的妙案,結果虽有如下的調停或中止劝告,却終成泡影。

1. 与四川有深切关系的吴佩孚,于10月29日,分电楊森、邓錫侯請求停战。

2. 青海將領馬麟、馬步芳、馬駿、馬彪、馬祿、喇平隔等,于10月6日分电要求停止川內战争。

3. 西康民众团体,于10月29日,分电两刘停战。

4. 在北平、天津、汉口、宜昌、广州、上海的四川同乡会,于10月29日通电停止川战。

5. 使小学生300名訪問刘湘要求停战。

10月26日,小学生300名,手持长旗至永川总司令部訪問刘湘,請求停战。旗上写着“槍头向外”、“即刻停战”、“注意联盟會議”等口号。

以上不过是其中一例,象这样軟硬兼施的停战調停或命令,都沒有收到任何效果。

## (二) 这次川战和过去川战完全不同

这次川战,可以看作蔣介石对西南五省反蔣联盟对抗的一种現象。开战初期,蔣介石由于对国际联盟的关系,9月6日严令停战,但当自己怀抱中的刘湘軍获得优势时,便支持他,企图扶植自己在四川的势力,有暗地予以支持的形迹。例如10月下旬,戴天仇、宋子文、张群等为調停川事来汉,向蔣质問其方針时,他声明不談川事,也不加任何处置。当刘湘軍更占优势时,西南五省反蔣联盟便叫一部分貴州軍入川援助刘文輝,以此防阻省軍的崩潰,这种例子,也是过去从未見过的四川內战的特点。

### (三) 刘湘军战胜的原因

(1) 与刘文辉的兵力分散比较,集中迅速,兵力常占优势。

刘湘军约有13万2千,占全军60%都参战了,反之,省军不过6万5千,占全军37%参战了,尤其川康第二、第三师不参战,而发起归回第二十八军建制运动,是重大的失败原因(参照附表七)。

(2) 因为直接感到其首都重庆有危险,主将开始即加强部队的斗志,使绪战获得胜利,结果使全军斗志轩昂。

(3) 统帅比省军确实,用兵大致良好,特别扩大绪战战果,实行迅速作战。

相反地,省军缺乏统制,尤其在重庆西面地区,象独断进攻是最严重的缺点。

(4) 装备良好。因输入武器方便,又有省军所没有的军舰、飞机、装甲车,特别是以飞机连日在泸州和內江实施轰炸,破坏情况象上海的閘北那样,因此,使刘湘军获得许多优越,斗志高涨。

(5) 政略手腕优越

1. 事先拉拢李家钰、罗泽洲两杂牌军为旁系军,尤其在开战前不失时机,供给他们现银、武器、弹药,把他们完全掌握,进而以王治易的第二师为监督,使其担任北方支队的主力军在北面作战,尤其在11月4日,联合军进攻安岳时,使其协同作战,这在联合作战的特点上,其统帅用兵的神妙是值得注意的。

2. 在顺庆会战获胜时,抓住时机使杨森加入联合军参战,可以称为不失政略战略机会的能手。

3. 刘湘部下的名将唐式遵的暗中活跃,除了省军,联合四川全省将领百余人,于10月13日联名发出通电,主张治川纲要十六条,其要点如下:

- (一) 打破防区制
- (二) 省财政公开
- (三) 裁兵
- (四) 废除厘金

### (五) 外交的統一

### (六) 打破群雄割据

这种策动,增加了对刘文輝的反感,同时是拉攏其他杂牌軍对刘湘方面保持好感的好方法。因此,上述的全川将領又于10月21日联名向中央請求把刘文輝免职惩戒,同时除两刘軍外的杂牌軍全体将領約九十名,通过下列通电,于是刘湘在政略上获得了优越的地位,創造了战胜的重大因素。

(一) 推选刘湘为川康綏靖总司令,田頌堯为副司令。

(二) 推选邓錫侯、楊森、孙震、刘肇乾等,分別为正副总指揮。

(三) 解决第二十四軍,实施治川綱要。

結果,使刘文輝对态度不明的北方杂牌軍不断感到威胁,因此,使省軍主将长期滞留成都,忙于政略活动,而把主战場的統率附之等閑,給省軍作战重大影响。

同时虽沒有使田頌堯、邓錫侯积极地站起来,站在刘湘方面参战,但成都的田軍和省軍发生小冲突,終于在11月5日,促成了刘文輝、田頌堯、邓錫侯的成都会議,因此,在政略上,使省軍退出成都。

### (四) 居民尝尽涂炭之苦

(1) 重庆自战争开始以来即停电,形成黑暗世界,向居民打听,他們說:“軍閥向电力公司勒索巨款,公司无法支付工人工資,工人罢工。”

(2) 毫不掩飾地暴露了无政府状态,苛捐杂稅,有的县份从1932年至1958年,豫征26年的稅金,甚至有的征至2031年,以武力强制預征99年的稅金。

重庆自战争爆发以来,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三种杂牌稅券,强迫人民使用,拒絕使用的人,处于枪斃极刑(11月7日,曾在嘉陵碼頭看見实行枪斃人犯)。

同时内乱发生后,为防止現銀外流,明令禁止現銀出境,大商人得携銀百元,小商人十五元,一般民众二元,超过此限的現銀沒收,检查旅客非常严重,某中国輪船的一个士官,企图走私一千元現銀而被

枪斃。

結果，四川金銀業大受限制，貿易非常不振。

(3) 省軍敗退前，在自流井籌36萬元，鄧、田、省軍在使部隊移駐成都城外時，也對市民籌集巨款，這些都是利用企圖避免戰禍的居民的心理狀態的，是向來軍閥採用的中國式的壞手段。

(4) 婦女買賣的慘狀

過去在四川，有把婦女在市場買賣的惡習，在戰亂之餘，人民生活窮困，有把從十二三歲至二十四五歲的婦女，以30元至300元買賣的，人肉市場，現在公開在四川實行了。

(5) 吸食鴉片更加流行

重慶一地就有700家鴉片煙館，准許公開吸煙，征課重稅，因此，街頭居民的一般臉色都是蒼白的，有的面無血色一股鴉片煙味。

總之，四川和中國其他地方同出一轍，完全不是法治的，而是有勢力的橫行的世界。因此，居民無法安生，被迫輾轉於人類最壞的地獄生活，是不勝同情的。

## 附 表 一

第二十一軍劉湘(直系軍)六師七軍,兵力179,500人

師 及 區 分	師 長	旅長及團數	兵 力	步 槍	其 他 武 器
模 范 師	劉甫澄	三 旅	18,000	13,500	MG36,迫炮72
教 導 師	潘文華	1/B 廖海濤 2/B 范子英 3/B 郭 勛	18,000	13,500	MG36,迫炮72
第 一 師	唐式遵 (子晉)	1/B 饒國華 2/B 劉光瑜 3/B 許紹宗	18,000	13,500	MG36,迫炮72
第 二 師	王纘緒 (治易)	4/B 周紹軒 5/B 孟浩然 6/B 楊國楨	18,000	13,500	MG36,迫炮72

(續)

师及区分	师长	旅长及团数	兵力	步枪	其他武器
第三师	王陵基	7/B 吳錦堂 8/B 徐 某 9/B 张邦本	24,000	13,500	MG36, 迫炮72
第四师	范紹增	10/B 何純武 11/B 廖 泽 12/B 范兰軒	18,000	13,500	MG33, 迫炮72
独立警备軍	李根固	五个团	10,000	7,500	
边防一路軍	陈兰亭	六个团	12,000	9,000	
边防二路軍	穆瀛洲	五个团	10,000	7,500	
施鹤清乡一路軍	张海云	三个团	6,000	4,500	
施鹤清乡二路軍	罗启疆	四个团	8,000	6,000	
忠鄧石清乡軍	周化成	二个团	4,000	3,000	
秀默彭清乡軍	魏虎臣	二个团	4,000	3,000	
炮兵团	蓝田玉	八个团	4,800	240	山炮96
机关枪队	刘佛澄	十个团	6,000	300	MG240
特科大队	不明	一营			
鉄甲車队	不明	一营	200	50	装甲車10
航空队	蔣 達	三队	500	100	练习机7, 战斗机3, 偵察机6
合 計		99团	179,500	122,290	MG216, 迫炮432, 山炮96, 装甲車10

備考：一、炮艦队(巴渝、长江、嵯峨)有三艘河用炮艦, 司令蔣達

二、飞机場在广元坝, 其次永川、大足有設備

刘湘(旁系軍)八旅 34,000 人

新編第六师	李其相 (家钰)	第十一旅(3)	李清廷	6,000	4,500	迫炮4, MG8
		第十二旅(2)	敖向荣	4,000	3,000	MG8, 迫炮16
		教导旅(3)	李忠曦	4,000	3,000	MG8, 迫炮8
		独立旅(2)	陈紹堂	4,000	3,000	MG8, 迫炮16
		警卫旅(2)	李注东	4,000	3,000	MG8
	小 計			22,000	16,500	MG40, 迫炮44

(續)

新編第二十三師	羅澤洲	第一旅(2)	能玉章	4,000	3,000	MG8,迫炮4
		第二旅(2)	吳盛卿	4,000	3,000	同上
		第三旅(2)	澤某	4,000	3,000	同上
	小計	三旅		12,000	9,000	MG24,迫炮12
	合計	八旅		34,000	25,000	MG64,迫炮56

劉湘軍直系和旁系共計六師七軍八旅，兵力211,500人，步槍147,690枝。

## 附表二

第二十四軍劉文輝八師十旅兵力165,400人

師及區分	師長	旅長及團數	兵力	步槍	其他武器
第一師	張致和	2B 徐挺秀(3) 6B 商育琛(3) 11B 田濟眾(3)	18,000	13,500	MG36,迫炮72
第二師	林云根 (澤伯)	1B 林海波(3) 5B 張自芳(3) 9B 陳鳴謙(3)			
第三師	夏仲實 (首勛)	3B 楊尙周(3) 4B 李至(3) 9B 余烈(3)	18,000	13,500	MG36,迫炮72
第四師	唐英 (永暉)	14B 田貫五(2) 15B 彭韓(2) 10B 謝德戡(2)			
第五師	向傳義	11B 羊仁安(2) 12B 蘇萃周(2) 13B 王治人(2)	16,000	12,000	MG32,迫炮64
川康第一師	冷董南 (宣東)	1B 余松林(2) 2B 馬叔駟(2) 3B 程資民(2) 4B 黃錫宣(2)			



(續)

师及区分	师 长	旅长及团数	兵 力	步 枪	其他武器
川康第二师	陈鸿文	5B 楊宗礼(2) 1GB 王元虎(2) 2GB 陈能劳(2)	20,000	15,000	MG40,迫炮80
川康第三师	陈书农	三 旅(2)	12,000	9,000	MG24,迫炮48
机关枪旅	賴牧夫	二 团	1,200	100	MG52
炮兵旅	康秋帆	三 团	1,800	120	山炮36
川康独立旅	董 鰲	三 团	6,000	4,500	MG4,迫炮4
叙南清乡旅	刘文彩	三 团	6,000	4,500	MG12
永源清乡旅	邓 和	三 团	6,000	4,500	MG12
雷馬屏敏宁 屯 殖 旅	刘竹邨	三 团	6,000	4,500	
特 种 旅	刘万撫	三 团	6,000	4,500	
川康工兵旅	黄启賢	三 团	2,400	1,800	
川康屯垦旅	青飞如	三 团	6,000	4,500	
宪 兵 旅	寇澄清	三 团	6,000	4,500	
共 計		89团	165,400	122,020	MG316,迫炮 476,山炮36

附 表 三

第二十八軍邓錫侯四师一軍三团兵力 88,400 人

师	师 长	旅 长	兵員数	步 枪	其他武器
第 一 师	楊 秀 春	1B 楊秀春 2B 陈靜珊 3B 周世英 4B 刘乃鑄	24,000	9,600	手枪9,600 MG24 迫炮48
第 二 师	黄 隱	5B 謝新春 6B 龔渭清 7B 刘高怀	18,000	7,400	手枪7,400 MG24 迫炮48

(續)

师	师 长	旅 长	兵員数	步 枪	其 他 武 器
第 三 师	馬 毓 智	11B 游广居 12B 孙賢显 13B 王世俊	18,000	7,400	手枪7,400 MG18 迫炮36
教 导 师	饒 泽 韜	8B 刁文俊 9B 饒泽韜 10B 李树华	18,000	7,400	手枪7,400 MG18 迫炮36
汉 中 軍	楊 撫 权	一 旅	6,000	2,400	手枪2,400 MG8 迫炮36
警 卫 团	刘 耀 奎		3,000	1,200	手枪1,200 MG8 迫炮8
炮 兵 团			600	60	迫炮24 山炮12
騎 兵 团			400	300	手枪100
技 术 营			400	300	手枪100
共 計		45团	88,400	36,060	手枪35,600 MG90 迫炮204 山炮12

附 表 四

第二十九軍田頌堯五师一旅兵力 59,400 人

师	师 长	旅 数	兵 力	步 枪	其 他 武 器
第 一 师	董长安	三旅(二团)	10,800	7,200	MG24, 迫炮48
第 二 师	曾宪棟	同上	10,800	7,200	MG24, 迫炮48
第 三 师	罗迺琼	同上	10,800	7,200	MG24, 迫炮48
第 四 师	王銘章	同上	10,800	7,200	MG24, 迫炮48
第 五 师	黃正貴	同上	10,800	7,200	MG24, 迫炮48
独 立 旅	蔡玉龙	三 团	5,400	3,600	MG12, 迫炮24
航 空 队	現有 3 架, 成立航空学校, 予定购机16架。				
共 計		33团	59,400	39,600	MG132, 迫炮264

附表五

第二十軍楊森四师一旅兵力 47,800 人

师	师长	旅 长	兵 力	步 枪	其 他 武 器
第 一 师	喻孟群	1B 楊汉忠 2B 夏 炯	10,800	7,200	MG24, 迫炮48
第 二 师	包晓南	3B 楊汉城 4B 高德周	10,800	7,200	同上
第 三 师	雷鴻藻	5B 李朝信 6B 乔德寿	10,800	7,200	同上
第 四 师	何金鰲	7B 8B	10,800	7,200	同上
独 立 旅	叶 济		5,400	3,600	MG12, 迫炮24
共 計		27团	47,800	32,400	MG108, 迫炮216

附表六

川陝边防軍刘存厚二师一旅兵力 27,000 人

师	师长	旅 团	兵 力	步 枪	其 他 武 器
第 一 师 第 二 师 警 备 共 計	刘邦俊 魏邦文 张烈光	二旅六团	10,800	7,200	MG24, 迫炮48
		同上	10,800	7,200	同上
		三 团	5,400	3,600	MG12, 迫炮24
		5 旅	27,000	18,000	MG60, 迫炮120

附表七

两軍参战兵力比較表

两雄区分	总 兵 力	参战兵力	参战兵力对总兵力的比率	两軍参战兵力比
刘 湘	211,500	132,000	60%	2
刘 文 輝	165,400	65,000	37%	1

决論：刘湘以两倍的兵力对刘文輝交战。

# 二十年来之川閥战争

李白虹

編者按：本文原刊于《四川内战詳紀》。文中叙述辛亥革命以来，直至一九三二年秋，二十年間四川战争的概况，記述一九三二年时川軍各派力量的分布頗詳。至于作者的議論，系代表一种看法，讀者当然不会受其拘束。就文中所記事实來說，本文可为了解四川軍閥混战的提綱，今略删节其泛論，訂正其錯字，提供參考。

## 一

在这国难严重期中，所謂“战綫八百里，动員四十万”的川閥战争，又继魯战之后而大大的爆发了！川战之可痛可惊，在目前已达到了“非常”的程度。然而我們假使因此而回溯到二十年来的四川，几无岁不战争。二十年来的川战主角，没有一个不是軍閥，而且这些軍閥战争之残酷悲慘的程度，沒有一度不是如目前一样，或者可說較目前为甚。据最近报上的統計四川的战役，自民元以后，一直到現在（但这度的川战还除外），共有四百七十八次。用这个数目平均来算，每月應該有两战。以这平均每月两战的四川，对于目前的大战之开始，自然不算什么一回事，只觉得是一种照例文章罢了。因此，我們倒不应以川战之可惊而徒事悲觀，只是对于这些可惊的战跡，有追溯与研討之必要！

战争不是人們天性的好乱，而是为客觀的物质条件所决定。无疑的，四川的客觀环境，有造成多量軍閥战争的可能。从地理关系來說，四川是一个夔門深鎖，交通不便的地方；同时又是一个物质条件十分充裕，土地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天府之国”；对于一般軍閥們封建式割据，非常有利。从經濟和政治的关系來說，四川的生产技术非常落后，而在整个中国均受帝国主义經濟侵略之一般状态下，它是

无例外的被帝国主义商品輸入之影响，农业手工业的衰落，失业流亡的增加，灾旱飢荒的无救济，广大的工农城市貧民生活之极端恶劣化，使他們到了不能生存的地步，不得不“挺而走險”为匪为兵。这就是說农村經濟之急劇的破产，已造成了广大的軍閥战争之客观条件。兼以自辛亥革命以来，全中国的封建軍閥，未彻底推翻，割剧式的循环混战，到处皆是，四川的軍閥战争，也就因全国的軍閥大战之影响而更形加剧。战争的结果，苛捐杂稅的加重，更使农村經濟加紧破坏，而再生产了无数雇佣軍隊的成員，也就是在封建軍閥們底不断矛盾之中扩大而且深化了新的矛盾(即各軍閥为着扩充軍备，維持統治而互相爭取地盘的矛盾)。矛盾的尖銳化，又只有出于一战。因此我們可以說，川战的頻繁，是为客观条件所决定，是有它底必然性，而这必然性之发展，是混战的延长，成了循环式的，永远不能解决。

## 二

我們已明了了历年川战底原因，現在我們更进一步考察二十年来四川軍閥战争底史实。

四川軍閥底历史(在战争中发展和消灭的軍閥历史)，自民元一直到现在，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由民元至民国六年，可說是諸軍閥底形成时期；第二时期，由民六至民国十五年，可說是諸軍閥底发展时期；第三时期，由民十五到现在，可說是諸軍閥底沒落时期。以下我們就按照这个順序，作一个总的叙述：

### (一) 四川軍閥的形成时期

**民国元年：**滇軍即有一部入川，达叙府自流井等处，意图侵略，旋值四川保路同志軍所組織之政府顛覆，正副都督蒲殿俊、朱庆瀾皆被推倒，演成十月十八日省城之变。尹昌衡出而定乱，继任都督，是为辛亥后第一次之省内战役。同年川边方面，夷人作乱，尹又率兵西征。

**民国二年：**正值南北开战，即癸丑之役。熊克武反对都督胡文瀾，在渝(重庆)独立，而川軍第一师，即大举攻熊，战于隆昌、瀘县之

間，川战遂一天一天地展开了！

民国四年：袁世凱阴谋帝制，派陈宦率兵两旅入川，改編川軍，創設筹安会，一般川中軍人，备受压迫，漸謀反袁。旋于民国五年滇軍蔡鍔与唐继尧等共謀討袁，川軍二师刘存厚与之联络，刘为护国川軍总司令，援引滇軍入川。而同时袁世凱亦派曹錕、张敬尧、李长泰等师入川，合陈宦所領北軍及川軍周駿师等，与护国軍激战于叙府、瀘州、綦江等处，相持数月。迨袁氏帝国顛复，川、滇、黔护国联軍大胜，滇軍左翼总司令之罗佩金继任川督。这次的川战，是帝制派与反帝制派之斗争，自然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然而滇軍来川主政后，实又播下川、滇軍閥冲突之种子。如罗佩金以武力强編川軍各师，致酿成省城巷战，后北京政府将罗調京，以进步党人戴戡为省长兼督軍。而戴又恃所部黔軍，欲夺取全省行政权，会北京政府发生巨变，张勳复辟，驅黎元洪下野，戴遂借口刘存厚（一軍軍长）与复辟有关，謀逼刘解职，遂与二师（刘部）战于省垣；結果戴敗身死，北庭任周道刚为四川督軍（原为一师师长）。当川黔軍破裂之后，滇軍韓凤樓部由叙府、嘉定西上，与川軍第一軍部队激战于青神、眉州一带，同时滇軍田钟谷部亦由荣县、威远經仁寿与川軍战。同年秋季，滇、川二軍又战于荣、威、叙、瀘等地，滇軍仍失敗。

总观民元至民六这一段期間，正是一些封建残余軍閥和新起民軍参加辛亥革命战役者之軍事領袖，明爭暗斗，由帶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战争，漸轉变成分赃割据式的战争。民五的护国之役，本是很有价值的战争，而滇軍之入川者，竟一变而为占地盘握政权的勾当。至四川本省軍閥，亦于此时，大批招撫土匪流氓，筹款充实軍械，本着狹隘的地方观念为局部的战争，进行所謂驅北軍，排滇黔的运动。这样一来，一切軍事行动，都回复到旧封建政权的攘夺上面，而公然的“剝削民众，爭取地盘”无所顾忌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在这五、六年間，四川底軍閥制度已充分地形成了。

## (二) 四川軍閥之发展时期

民国七年：滇黔軍与川軍熊克武(第五师)部联盟反攻，刘存厚、周道刚出走，刘存厚虽被北洋政府任为督軍，而不久竟被熊軍击败，熊受南方政府命继任督軍。

民国八年：熊克武派呂超追击刘存厚，刘出走汉南，先退宁羌，继退南郑，迨汉中解围后，刘始得苟安陝南。而川、滇、黔軍隊遂分割四川，滇黔軍分駐資(州)、叙(府)、瀘(州)、渝(重庆)各地，川軍則分布川东、川北。

民国九年：滇軍与熊克武部破裂，川軍之呂超、石青阳等部队附滇，熊败退川北之保宁，委但懋辛为第一軍軍长，刘湘为第二軍軍长。日后所謂一軍系与二軍系，即起源于此。旋熊克武又派員往說困处陝西汉中之刘存厚部，捐棄前嫌，重新合作，共图排滇。于是川軍大团结，一致反攻客軍，在成都、瀘州等处大战，滇軍惨败，尽被驅出川境，这即所謂“靖川之役”。由是一、二兩軍遂称雄川境，二軍駐重庆、瀘州一带；一軍駐川东北夔州、万县、綏定、順庆一带。

靖川軍將滇軍驅逐未久，至民十而熊克武、刘湘旋又联合賴心輝部反对靖川軍总司令刘存厚，逼刘二次出走，逃往陝西宁羌州。而刘部之邓錫侯、田頌尧等亦与一、二軍苦战于新都、汉州一带，这即所謂“新汉之役”。

民国十一年：刘湘已被推为川軍总司令兼理民政，同时宣布四川自治。旋一、二兩軍(熊克武与刘湘)火併，二軍失败，刘湘宣布下野，刘成勛继任川軍总司令。二軍部队由楊森統率，退入鄂西，下东一带为一軍所占領。

民国十二年：川軍第三十师及二十一师，与熊克武、刘成勛对战，互有勝負，久持不决。楊森乘势率部回重庆，第一軍潰退；同时黔軍袁祖銘部，亦受北方政府曹、吳的命令，共图四川。时一軍(熊軍)联合第三軍边防軍賴心輝部，轉战于川西北成都、梓潼一带，战线延长数百里，相持数月，卒将熊克武部驅出川境，刘成勛被逼下野。这即所謂“統一之役”。这时刘湘旧部，重复欢迎刘氏出而主政，刘遂受北

京政府委为四川清乡督办，旋改为川滇督办。但此后原有二軍，遂成分化之局：潘文华、唐式遵、王陵基等属于刘湘，名曰旧二軍；王纘緒、王兆奎、郭汝栋等属于楊森，名曰新二軍。旋楊森被北廷任为四川軍务督办，所部二軍駐于附省各县；川滇督办刘湘与川黔督办袁祖銘合駐重庆及川东各地；七师陈国栋駐內江、隆昌一带，田頌尧（二十一师）駐資州、資阳县、簡州一带，邓錫侯（第三十师）駐重庆、永川一带，而三軍刘存厚則駐新津、双流及雅属一带，賴心輝駐瀘州一带，这是当时割据的大概形势。

民国十三年：楊森欲統一全川，先将刘成勛（第三軍）刘斌（第一师）部击败；次用兵川南，又击破嘉定陈（洪範）部（第八师）；继陷叙府、瀘州等处。同时又用兵东道，战敗賴心輝及黔軍王天培各部，大有直搗重庆之势。此时正值曹、吳当国，楊既以軍务督理而宰制一切，而邓錫侯亦被任为四川省长，田頌尧为軍务帮办，川省禍机，日益紧迫。

民国十四年：曹、吳失败，段祺瑞重起执政，又发布命令，任賴心輝为四川省长，刘文輝为帮办，楊森仍任督理。时楊既出兵于川东南一带，节节胜利，被楊逼迫来渝各軍，乃共結盟，联兵对楊，推袁祖銘为联军总司令，督师西上。結果楊軍大败，楊森本人只身逃汉口，所遣郭汝栋、范紹增、何金鰲、包晓南、吳行光、白駒等部均为川康軍务督办刘湘收編。是为“乙丑之役”。

民国十五年：袁祖銘于善后會議中，請由成都兵工厂拨济鎗械，未达目的，遂率部独占重庆，袁、刘发生冲突。刘軍唐式遵、潘文华、王陵基等放棄重庆，退往下东。而上东之楊森軍残部（郭、范、何、吳、包等）相与連絡，主张迎楊抗袁。新、旧二軍遂重新合作，逼袁出省。楊森乃二度返川，下东各县，复成新二軍之成区。

总觀由民六至民十五这一段时间，四川軍閥，既将外省軍閥之势力驅出境外，而他們在十几年的战斗之中，又造成了龐大而坚强的武力。他們为着軍队的給养問題，地盘的爭夺，愈形剧烈。在事实上如继川滇战争之后而起的一軍系和二軍系之火併，以及随后底新、旧二軍之連年混战，都表示了他們在軍事力量的增进中，同时加深了矛盾



和冲突。所以我們不能不承认这一段时间是諸軍閥底发展期了。

### (三) 四川軍閥沒落时期

民国十五年以后：楊森返川，时值吳佩孚在湖北再起，率兵与奉軍合攻馮玉祥所率之国民軍于南口。吳在长辛店时，曾发表命令，任楊森为四川省长，邓錫侯为四川軍务督办，田頌尧为軍务帮办，由是引起刘湘、刘文輝、賴心輝、刘成勛之不安。未几，革命軍由粵北伐，进占长岳，武汉震动，楊森乃率部順流东下，佯作声援。迨吳佩孚一败涂地，革命軍已达武汉，楊遂被任为国民革命軍二十軍軍长。当革命軍势力尚未达到长江流域以前，川中各軍閥，均陷于沉悶空气中。因他們欲从北，則北洋軍閥正在崩潰；欲附南，又恐南方未能必胜；欲效从前宣布自治，則各軍之分化日甚，不易团結。这真把他們难为了。直至武昌已下，刘湘、賴心輝、刘成勛、刘文輝四將領，乃通电討吳。嗣后国民政府逐次第发表他們为国民革命軍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各軍軍长。此时四川的战争，算是小告一段落。

民国十六年：二十四軍刘文輝出兵川南，与二十三軍刘成勛部队战于新津、大邑各县，苦斗月余，卒将刘成勛部完全解决。同时賴心輝所率二十二軍駐瀘之陈兰亭、袁品文两部，因当时与武汉政府暗有联络，遂在瀘州宣布离賴独立，并将同駐瀘之李章甫部解决。当时与陈、袁遥相应和者，尚有順庆之黄慕顏部，驅逐何光烈师，而直接受武汉政府节制。川中各軍，因感政治地位之动摇，极形不安。未几，值武汉政变发生，賴心輝乃約二十一軍、二十四軍等共攻瀘州，鏖兵月余，陈、袁部因粮絕棄城出走，分投黔軍及二十一軍。在另一方面，楊森复率部东下，越宜、沙，达仙桃鎮，武汉为之震撼。这又充分表现四川軍閥对革命之毫不信賴，只是利用名目，以为“投机手段”吧了。

民国十七年：楊森部退回原防下川东，因有包庇吳佩孚之嫌疑，被国民政府明令罢免楊軍长职，而以楊部师长郭汝栋升任二十軍軍长。郭遂与范紹增、賴心輝等部共同倒楊。楊敗退数百里，旋以二十八軍罗泽洲部之助战，始得反攻，克复涪陵，川东战局，始暫停頓。

民国十八年：楊森复率部攻重庆，兵抵江北，与刘湘部混战最

烈。后楊复失利，败退数百里，下东防地尽失，率残部逃至渠县，与二十八軍李家钰部借地合驻。

民国十九年：二刘(刘湘，刘文輝)欲瓜分全川，开瀘州會議，筹划一切。时刘湘已任編遣裁軍委員會委員長，刘文輝为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川中二层將領如李家钰、罗泽洲及失势之楊森、賴心輝等部，甚感压迫，亟謀孤注一战，以求出路，乃决然联軍攻二十四軍。賴心輝部在永川方面，楊、李、罗等在資、內方面同时发动。卒因指揮不統一，以李受刘文輝之重賂，遂告失敗。而二刘在川中之势力，日漸膨胀。

民国二十年：李家钰、罗泽洲部叛离二十八軍邓錫侯而独立。邓將陈鴻文、陈书农两师交二十四軍刘文輝指揮，与李部轉战于順庆、遂宁一带，时閱数月。后經楊森率部武装調停，始停战。此为第二度之北道战争。

民国二十一年(即今年)：因省刘(文輝)与田頌堯在省垣車站起衅，刘湘在渝又扣留二十四軍軍械，遂酿成刘(湘)、田(頌堯)、楊(森)等一致反省刘之战局。(这点以后当詳細剖晰)。

总观由民十五年至現在这一段时间，川中軍閥虽尽纵横捭闔之能事，而相互間之矛盾，不惟不能解决，反日加深。这种矛盾之深化，表现在事实上，一方面是速成系(刘湘、楊森等)和保定系(省方之邓、田、刘)之冲突；一方面又是各軍二层將領对各省首长之冲突，如二十八軍之李罗叛变，二十一軍之解决蓝文彬部是其明証。而目前則保定系之联合战綫已破，二刘之族情关系(叔姪)已不能維持，竟出于最后之全川大混战。这不是表示了川中軍閥他們的本身統治非常动摇，而踏上了崩潰之路嗎？

再有一点須得特別注意的，就是自民十五年以后，各軍兵变的頻繁，和民众暴动的兴起，实足給各軍閥以最大的威胁。例如民十六年之瀘州事变(陈、袁独立)和順庆事变，这是帶有革命性的兵变之第一声。民十七年楊森部队在涪、万一带被共党勾結，几至酿成下东大暴动，后虽破获暴动机关，暴动虽未成事实，而楊部已飽受虛惊。民十八、九年間，二十八軍陈靜刪部之广汉兵变，二十四軍张清平部之江

津兵变，叛兵竟不顾一切，高树赤帜，此实为川中破天荒之举动。再以民众暴动来说，各地因抗捐、抗税而起风潮，连年皆有，弥漫全川，如所谓“南溪暴动”，“宜宾暴动”，“涪陵暴动”，“万源暴动”，“荣县、威远农民暴动”，以及迭平之成都市潮，与抗捐运动中之大罢市，皆因一般民众，受军阀之连年混战，苛税重重，兼以荒灾饥馑，到处皆是，他们到了不能生存的地步，当然要挺而走险。至于几年来川南之长宁、宜宾一带，川东之南川、綦江、涪陵、夔巫、奉节一带，匪徒盘据与农民暴动汇为一流，成为赤军。这样一来，川中军阀，我们虽然不能说他们将在叛兵与农民暴乱之下立即消灭，但我们可断定诸军阀的统治，已渐由动摇而崩溃，不能长期稳定下去了。所以我们就可说由民十五到现在四川的军阀已走到了没落的时期了。

### 三

上面我们已将二十年来的川战，作一个总的叙述。在叙述中自然是限于比较大的与全川局势有关的战争，至其余各地局部战争，实难胜枚举，我们只好从略，而转到目前川战内容之解剖：

自民国十五年以后，川中的军阀，没落的很多，如二十二军赖心辉部自败退出川，复遭兵变，部队已完全瓦解。二十三军刘成勋部，被刘文辉解决后，遂一蹶不能复振。又新二十军军长郭汝栋出川后，其部队几至全体叛变。而现存在川之军阀，仅有邓锡侯（二十八军）、田頌堯（二十九军）、刘湘（二十一军）、刘文辉（二十四军）、杨森（二十军）、刘存厚（川陕边防军）六部，在这六部中杨森和刘存厚都是力量薄弱而渐趋衰落的，只有其余邓、田、刘、刘四部，在过去二、三年前，差算势均力敌，而保持着均衡的局面。

去年的“北道”战事，打破了川中均衡的局势。二十八军邓锡侯部，因为李家钰和罗泽洲部的叛变，和陈鸿文、陈书农部的归附刘文辉，使他损失人枪在三万以上；田頌堯亦早因王思忠部之叛变而损失甚大，邓、田的实力也突然衰落。而在川中足以对立争霸权者惟有二刘（刘文辉、刘湘）。刘湘驻军重庆及上、下川东一带，常常联络北道的刘存厚、杨森及前日邓部下之二层将领李家钰、罗泽洲等，以对

抗省方。而省垣之刘文輝則常常挾持邓、田以对付渝方。很显明的例，如去年的“北道”战事，刘文輝欲消灭李家钰、罗泽洲等部，而渝刘則暗中扶助李、罗。渝刘发起合川会议，以团结北道将领；而省刘則开成都会议，以拉拢邓、田；这都是二刘在过去就植下的矛盾根源呵！

很有些人把川中现存各軍閥，分成几系，就是（一）速成系——亦为二軍系刘湘和楊森是。（二）保定系——邓錫侯、田頌堯、刘文輝是。（三）軍官系——李家钰和罗泽洲等是。此外刘存厚为四川历史最久之“宿将”，邓、田曾隶其部下，他們可說有相当关系，而刘文輝和刘湘則同是大邑人，且为叔姪关系，故又称为大邑系。上面这种派系的区别，在某一场合似乎是对的，但我們从实际上考察起来，他們純然以利害关系（即以爭地盘和权位的共通利害）为前提，而造成相互的合作或敌对形势，并无所謂派系。更具体說，他們每一个軍閥相互間都是矛盾的。例如楊森和刘湘，虽同为速成系，而在过去新、旧二軍之分裂，以及民十七年下东的大战，他們的关系已撕得粉碎。刘文輝与邓、田本同为保定系，然而田頌堯因王思忠部之曾被刘文輝勾結叛变，邓錫侯部的陈鴻文等之被刘文輝的收編，又造成了他們底深刻的矛盾。

地盘的分配关系，是軍閥战争底测度器，而他們实力的对比又决定了发动战争底主从关系。在目前这度川战（二十一年下期）之前夜，川中軍閥底实力准备和地盘分配是怎样？我們看看下表就可以明了：

### 第一表：四川各軍实力調查表 一九三一年

（一）国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长刘湘 原有人枪八万五千余，現增至九万余，飞机二十架。所部：

（A）第一师师长唐式遵：（蓝文彬原为副师长現已取銷）第一旅旅长唐自兼，第二旅旅长蓝文彬兼（現取銷），第三旅旅长楊国楨。

（B）第二师师长王纘緒，副潘文华，第四旅旅长王泽濬，第五旅旅长潘自兼，第六旅旅长李楫。

(G) 第三师师长刘湘兼, 副师长王陵基, 第七旅旅长許紹宗, 第八旅旅长张邦本。

(D) 教导师师长张冉, 第一旅旅长袁如駿。

(E) 川鄂边防軍司令范紹增, 副罗君彤, 第一旅旅长賀森权, 第二旅旅长周紹軒, 第三旅旅长范楠軒, 第四旅旅长孟浩然。

(F) 独立第一旅旅长范世杰, 独立第二旅旅长郭勛, 机关鎗司令刘湘, 副郭炳勛, 警备司令廖海濤, 第一路何純武, 第二路馬云屏, 独立旅长潘佐一、楊勤安、何治九、川边游击司令魏楷、炮兵司令陈兰廷, 航空司令刘湘。

(G) 李其相, 罗泽洲。

(二) 国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軍长刘文輝 原有人枪八万六千余, 現增至十万左右。

(A) 第一师师长刘文輝兼(管轄步兵三旅)。

(B) 第二师师长向传义。

(C) 第三师师长夏首勛。

(D) 步兵第一旅旅长林云根, 步二旅旅长张清平, 步三旅旅长楊尙, 步四旅旅长李治, 步五旅旅长张志芳, 步六旅旅长高育琮, 步七旅旅长田济众, 步八旅旅长余烈, 步九旅旅长陈万仞。

(E) 川康边防第一师师长冷薰南, 第一旅旅长余松琳, 第二旅旅长馬驥。

(F) 二十四軍十一混成旅旅长羊仁安, 十二混成旅旅长苏华洲, 十三混成旅旅长帅国禎, 十四混成旅旅长田冠武。

(G) 宪兵司令徐廷秀, 特科司令黄鰲, 雷馬屏峨屯殖司令刘元璋, 川康边区屯垦司令青翰南, 二十四軍川南警备司令蔡玉龙, 永荣隆清乡司令彭誠孚。

(H) 二十四軍宪兵大队邓明樞, 护商大队刘文彩。

(I) 二十四軍独立第一团团长牟遂芳, 第二团团长石肇武。

(J) 軍部手枪营营长段克瑞, 手提机关枪連連长朱銀洲, 軍部护卫連。

(K) 川康边防第二师师长陈鴻文, 步兵第一旅旅长程資民, 第

二旅楊宗礼,第三旅黃紹犹。

(L) 川康边防第一混成旅旅长王元虎,第二混成旅旅长陈純分。此外尚有陈书农一师,因由邓錫侯拨予指揮,未給名义。共計有五师,六混成旅,六司令两大队,两独立团,一手枪营,一手提机关枪連,一护卫連。

(三) 国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軍长邓錫侯 原有人枪七万以上,現只四万余。(第一师第十一师均叛变)。

(A) 第三师师长张遂良,副李宗舫。

(B) 四川江防軍总司令黃隱,第一区司令牛錫光,第二区司令罗乃璠。

(C) 第六混成旅旅长邓国璋,第七混成旅旅长刘丹武,第八混成旅旅长刁文俊。

(D) 四川陸軍第三师师长陈鼎勛(即陈书农),第五旅旅长王学姜,第六旅旅长陈应华,独立旅旅长林翼如,第十二混成旅旅长游广居。

(E) 四川陸軍第七师师长馬德齋,第三混成旅旅长周紹芝,第四混成旅旅长刘乃鑄,第十一混成旅旅长陈光藻。

(F) 第一混成旅旅长楊尙荣,第二混成旅旅长陈离,第五混成旅旅长謝无圻,第六混成旅旅长张秉升,宪兵司令彭韓,警备司令王右邦,特科司令王树生。

(內陈书农师現虽交刘文輝,但与邓仍有密切关系)。

(四) 国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长田頌尧,副軍长孙德操 共有人枪約五万。

(A) 第一师师长董宋珩,第一旅旅长稅梯青,第二旅旅长楊哲远,第三旅旅长曾起戎。

(B) 第二师师长曾宪栋,副师长兼第四旅旅长胡开瑩,第五旅旅长廖刚,第六旅旅长陈宗进。

(C) 第三师师长罗迺琼,副师长兼第七旅旅长謝庶常,第八旅旅长秦联奎,第九旅旅长田泽孚。

(D) 第四师师长王銘章,第十旅旅长楊杰,第十一旅旅长钟光

普。

(E) 独立师师长黄正贵，副师长兼第十三旅旅长邢季卿，第十四旅旅长罗绍林，第十五旅旅长袁如骥。

(F) 第一路司令李焯如(统率第十六旅、第十七旅)。

(G) 第二路司令刘汉雄(率第十八、十九两旅)。

(H) 第三路司令何德隅(率第二十旅、第二十一旅)。

(I) 独立司令杨杰(率特务第一、二两团)。

此外尚有直属之特务团，宪兵司令，糾察队等；直属川西北屯殖司令(孙德操)之輜重营，快枪队，特科指挥部宪兵大队等。

(五) 国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长楊森 共有人枪約三万。

(A) 第一路司令楊自兼(原为何金鰲)，第一混成旅旅长楊汉城，第五混成旅旅长龙煥章。

(B) 第二路司令王文雋，第二混成旅旅长夏炯，第三混成旅旅长楊汉忠，第四混成旅旅长李彰倩。

(C) 警备司令乔得寿。

(D) 宪兵司令蔡慎猷。

(E) 手枪大队队长楊汉印。

(F) 独立旅旅长叶济时。

(六) 川陝边防督办刘存厚 共有人枪一万二千余。

(A) 第一师师长刘肇乾，第一旅旅长余光武，第二旅旅长罗雨帆。

(B) 第二师师长魏声华，第三旅旅长傅寿堂，第四旅旅长郝貢聿。

(C) 第一混成旅旅长申介屏、第二混成旅旅长郑西屏。

## 第二表：四川各軍駐地調查表

現川中駐軍共分六部，除屯駐全川一百四十七县外，并发展至西康、湖北、甘肅各省，每省占至十余县或数县不等。

(A) 国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成区：軍长楊森。

共为五县，属于川东者有渠县一县，属于川南者有广安、岳池、

营山、蓬安。

(B) 川陝边防軍戍区：总司令刘存厚。

共有綏定、宣汉、城口、万源四县。

(C) 二十八軍戍区：軍长邓錫侯。

軍部駐軍成都。戍区在川西者有温江、郫县、崇宁、新繁、灌县、彭县、广汉、新都、金堂、松潘、理番、茂功、茂州、汶川十四县。在甘肃者有文县、武都、西固。川、甘两省共計十七县。

(D) 二十九軍防区：軍长田頌堯。

軍部設潼川。戍区属于川西者有成都、什邡、德阳、罗江、綿竹、綿阳、江油、北川、平武、彰明、安县、梓潼十二县；属于川北者有潼川、射洪、盐亭、蓬溪、中江、閬中、蒼溪、南部、昭化、广元、劍閣、通江、南江、巴中、西充、仪隴等十六县。共計二十八县。

(E) 二十一軍防区：軍长刘湘。

軍部設重庆。戍区在川北者只有邻水；在川东者有江北、巴县、綦江、南川、长寿、涪陵、璧山、銅梁、合川、武胜、石柱、中州、酆都、梁山、墊江、开江、大竹、奉节、巫溪、巫山、云阳、开县、万县、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二十七县。在鄂西者有施南、利川、宣恩、鹤峰、建始、巴东、秭归、五峰、长阳、宜昌、宜都、枝江、公安、兴山、远安、当阳、荆州等十八县。（內有一县未詳）共計四十六县。

(F) 二十四軍防区：軍长刘文輝。

軍部設成都。戍区属于川西者有华阳、簡阳、崇庆、新津、双流五县，属于上川南者有邛州、蒲江、大邑、眉山、彭山、丹稜、青神、雅安、天全、名山、蘆山、荣經、汉源、宝兴、嘉定、夹江、洪雅、犍为、荣县、威远、峨眉、峨边、雷波、馬边、西昌、冕宁、越嶲、会理、盐源、盐边、昭觉二十一县；属于下川南者有宜宾、南溪、富順、隆昌、屏山、高县、洪县、庆符、长宁、兴文、筠連、古宋、古蔭、叙永、瀘州、納溪、合江、江安、資中、資阳、仁寿、井研，內江二十三县；属于川东者有江津、大足、永川、荣昌、潼南五县；属于川北者有遂宁、安岳、乐至、南充（即順庆）四县；属于西川者有康定、瀘定、丹巴、安良、雅江、理化、义敦、巴安、盐井、稻城、道孚、甘孜、瞻



化、鑑霍十四县。川、康两省共計八十一县。

从上面两表中，我們就可看到川中刘文輝、刘湘、田頌堯、邓錫侯、楊森、刘存厚他們底兵力之比約为九：九：五：四：三：二（刘文輝人槍本較刘湘为多，但刘湘部器械精良，并有飞机及舰队等，故刘文輝人虽在十万左右而作战能力只相当于刘湘之九万余人，故其兵力之比应为九：九）。其中刘文輝与刘湘可称势均力敌，邓、田合作之兵力，始能与二刘相等；至楊森、刘存厚的兵力合算起来，又足与田部相等。从这种关系來說，目前川战之爆发，其主战应为二刘，而邓、田、楊、刘（存厚）則須待二刘冲突后始能乘时参战，以求扩张自己实力。

再以地盘的分割來說，刘文輝所占的地盘約占全川土地的百分之五十，刘湘占百分之二十，而邓、田、楊、刘（存厚）等共計占百分之三十，（注意：此系将外省所占土地除外的比例）。在这中間，刘文輝割去了全川之半，可算占絕对的优势。以邓、田、楊、刘等所处的地位，既非共同解决刘文輝不足以图生存；而另一方面与刘文輝力量相等而地盘較小的刘湘，为爭四川霸权計，也非起来推倒刘文輝不可。

今日的川战，是二刘（刘文輝、刘湘）的矛盾和冲突之尖銳化的表現，但二刘冲突的因子，实又是民十八年前二刘合作时代植下的。当着民十七年瀘州陈、袁政变后，二刘共助賴心輝部攻陈、袁，迨瀘州攻下后，竟遭刘文輝部独占。又于民国十八年李（家钰）、罗（泽洲）、楊（森）、賴（心輝）联軍攻刘文輝，因得刘湘之助（二刘瀘州會議后的合作），联軍相继失敗。賴心輝部退出江津、永川，先由刘湘部接防，后被刘文輝部夺去。自此以后，二刘关系，逐渐恶化。刘湘因占有渝（重庆）、万（县）海关及下川东一带，对南京政府关系甚密，遂实行封鎖政策，所有刘文輝由省外购运入川之軍械，概行扣留。去年北道战争期中，刘文輝因赴渝索械，竟被渝刘（湘）軟禁数月。另一方面渝刘（湘）又收編北道之李（家钰）、罗（泽洲）等部，以造成北道战事之僵局。由此二刘之矛盾，已日深刻莫解。

邓（錫侯）、田（頌堯）、楊（森）等在民十八年二刘合作时代，与二刘均处于敌对地位，旋因刘（文輝）、邓、田等均感受渝刘（湘）軍械封鎖政策之压迫（如田曾在德国购飞机由粤桂方面飞川，亦被刘湘电

蔣轉令將飛機扣留)，而鄧猶以李家鈺等之叛變依渝劉（湘）引為大憾。故省方三軍長（鄧、田、劉）乃以保定系關係相號召，而暫時合作以對渝劉。

但是，鄧、田、劉（存厚）、楊（森）等，始終處於二劉挾持之下，左右難處，尤以對於省劉（文輝）啣恨，最感痛切。楊森在民十八年曾被二劉擊敗，困處渠縣，當然亟思卷土重來，以圖發展。而田部在過去因劉文輝勾結王思忠兵工廠叛變一役，及鄧部李、羅叛變時劉文輝之乘勢收編鄧部，侵占順慶、遂寧一帶，又均使鄧、田感着“實偏處此”的危機，而非推倒省劉不可。至綏劉（存厚）自民十二再起後，地狹力薄，亦當思乘川戰爆發以收漁利。所有這些關係，隨時都有造成共同反劉（文輝）戰爭的可能。在去年北道開衅，省劉滯渝的時候，田頌堯即暗中得北道二層將領之擁護，而謀乘勢襲擊劉文輝部，但以當時劉湘無切實反對劉文輝之表示，竟不敢輕動。直至今年二劉之衝突，既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而田、鄧等又因劉文輝之把持成都一切稅收，至二十八、九兩軍，在財政上又受了很大的打擊，於是提議請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將財政實行統籌統支（即是要劉將利益均分），但劉不惟不允，反嗾使財政處長辭職，以資抵制。由這些矛盾的累積，終於以田、劉之爭成簡車站問題，而作了此次全川大混戰之導火綫。總括一句話說，這次的川戰，是渝劉（湘）和省劉（文輝）的霸權戰爭，同時又是川中第二等軍閥（鄧、田、楊、劉）找尋出路（爭取地盤，發展實力）的最后底爭鬥。

川戰的主要衝突既是二劉，而此次渝劉利用了省方的鄧、田和北道楊（森）、劉（存厚）之共同利害關係，而造成了進攻省劉的聯合戰綫，在力量的對比上，在戰略的運用上，無疑的渝劉是占了比較的优势。

渝劉把握了渝萬的海關，稅收比較充實，而同時在處在經濟比較發達的下川東各地，有了無數買辦階級、商業資本家、銀行家的擁護（自然是因他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可以多多發行公債，以及他對省外的政治關係之优势，可以得着種種接濟，使他的軍費比較有着。至省劉則因僻處川西南，既乏外省接濟，戰款又十分有限，除了向防區內

的农民加重剝削之外，沒有別的办法。在战争开始以来，他已下令在成区内征收二千万的国防捐，但很多地方都不能收得。而最近又損失了六、七县的地方，在财政的来源上，省刘可說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更有失败的危机呵！

事实底証明，在目前省刘已节节败退，失去了順庆、遂宁、潼南、大足及江津、永川諸地，而刘湘、楊森、田頌堯諸軍，方乘势进攻了。十六項治川綱要，要求打破防区制，統一财政了。刘文輝已迭电中央，表示让步并請制止川战而不可能了。

#### 四

川战給与民众底最大苦痛，首先就是苛捐杂稅。四川各軍閥雇佣軍隊共有四十万以上，每年共需軍費总数約为 86,000,000 元，单独对于这些軍隊底給养，已使民众們难以負担，何况在战争时期的临时軍費，更增加至数倍以上。他們——軍閥——对于民众严重剝削，可說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了！

四川軍閥們底最大收入为粮稅預征及其附加，而各軍在最近几年来預征的次数，和附加之重，实为仅見。如在廿一年度：廿一軍的防区内即預征至五十一年，在廿四軍防区内于二十年度即征至三十五年，廿九軍則征至四十八年，廿軍征至四十三年，而二十八軍亦每年預征三次。总之平均起来，各軍防区預征粮稅每年在四次以上。至于粮稅附加，尤无定額：如在廿四軍防区内每月正稅附加洋十一元；而廿九軍防区内华阳一县每年八万六千四百元（正稅反为十万二千九百二十七元四角）；农民每亩产谷上等附加五升，中等三升，下等两升；又如順庆一县一年附加竟达三十余万元之鉅。

在战时的借垫軍費，如临时費、軍米、开拔費、軍需公債等，更是沒有限制的：例如廿九軍在廿年度令其十余县防区筹临时費一百余万元，并按县区之大小加派月捐。即最貧瘠之区如蒼溪、罗江、梓潼等，亦加派鉅額月捐，临时費三万五千元，射洪一县为十六万三千元，而綿阳、成都等县，又两倍于此。二十一軍于二十年度在重庆发行公債一百二十万元，梁山一县派临时費三十万元，万县亦发行公債三十

万元；又在戍区各县(三十余县)，筹派垫款一百四十万元。二十八軍于二十一年在彭县、崇庆、郫县、灌县等四处筹开拔費二次，每次三十万元。而川陝边防軍亦在其戍区四县內筹开拔費五十万元(宣汉一县竟攤至二十九万元)。至于二十四軍在目前的川战中，令戍区各县筹国防捐二千万元(如瀘县一县即攤二百万元)，其他各軍的临时派款，尤难列举。

烟捐亦为川中軍閥收入之大宗，他們强迫农民种烟，而課以重稅，烟苗每株至少征洋三、四分以上。甚至不依照种烟的額数来征捐，而是平空每县派烟捐若干万元，听劣紳土豪們去加派农民。如二十年度大竹一县抽烟捐至十二万五千余元，大足县征一万七千元(但种烟的面积，仅数千挑[?] )；內江征一万元(但农民毫未种烟)；涪陵征三十万元，这不过略举数例。还有一些地方人民未种烟，即征收“懶捐”，唉！这是多么痛心的荒謬之举！

至于其他苛捐杂稅，名目之多，数目之巨，实无从計算，茲列举一些名目如下：

統捐、烟酒稅、关税附加、中資捐、学务捐、护商費、押租稅、典当捐、矿区稅、烟窩捐、租穩捐、冬防費、枪弹費、月捐、戶口捐、年猪捐、牙捐、斗捐、酒桶捐、驗契稅、馬路捐、癮民捐、紅灯捐、席筵捐、清乡費、警捐、糖捐、紙稅、米稅、盐稅附加、船捐、免役費、票捐、煤鉄稅、盐戶灶捐、捲烟稅、煤油特稅、印花稅、北伐費、市政費、灯油捐、門牌捐、落地捐、毛血捐、秤捐、磅头捐、百貨捐……

在上列这些苛捐杂稅中，一部分是直接征自中、小貧农手工业者，一部分是征自工商业者及地主，而轉嫁于农民及劳苦群众。如关于普遍一切生活必需品(煤、油、盐、米、糖、布等)，因关卡林立，苛稅重重，运售各地者，多至超过成本。例如运药材由碧口至重庆关卡有八十三处；运糖由資中至重庆，关卡有二十一处；海带由重庆至瀘县，——約四百里——关卡有一百三十四处。以致市場肖条，物价高涨，工商业之破产，伴着农民生活底貧苦化，日益加剧。

至于軍閥們在作战期中，对于民众剝削和压迫，尤为难堪了。軍米的掠夺，夫徭的拉派，农作物底蹂躪，及一切财产生命之損失，在每

一度战役中,不知道有几千百万。所謂“閭里肖条,炊烟断絕,流离蕩析,十室九空”。这不是一种过甚的形容,而是普遍的事实。

此外因为战争的延长,农村生产力的破坏,使农民們連简单的再生产,都不能維持,再加以連年的天灾(干旱、水灾、虫灾)更无法預防,惟有束手待斃。如民十七年普遍全川的旱灾,农村生产平均减少至百分之六十;而郭(汝栋)、范(紹增)、賴(心輝)等与楊(森)部方在上下川东一带进行剧战。民国二十年全川的大水灾,据統計第一等灾区为十四县,二等灾区为三十七县,三等灾区为十九县,成千累万的灾民,正流离失所;而刘文輝与李(家钰)、罗(泽洲)等部竟在北道激战数月。这样一来,所謂“天灾人禍,紛至沓来”,一般被压迫民众們,宛轉呼号于飢饉灾荒、兵燹浩劫之下,还有生存的希望嗎?

四川的軍閥战争,已延长到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中給予民众們的痛苦,是重重的剝削和掠夺,是无数的死伤与流离。这种苦痛流离的結果,当然造成了无数的失业流民,除了为兵为匪和不絕地暴乱之外,再也沒有出路。我們看近来全川各地(尤其川东南的边境),匪徒的嘯聚,真是日盛一日,在民国十六年的时候,数目即在十万以上,在目前不知又增加了許多倍。无疑的兵士的餉款无着,兵变也日增多(如在二十年度二十一軍負債已达六百九十余万,二十四軍亦达七百余万,再加以軍閥的尅扣軍餉,士兵生活絕端恶化,使他們迫着譁变),軍閥的統治权已岌岌不可維持。至于乡村农民之抗捐抗稅,工人、城市民众的罢工罢市,更时有所聞,不胜枚举,这表示了什么呢?这表示了軍閥們的循环混战,一天一天的促进自身的崩潰与动搖,而在战争中忍受牺牲的广大民众,养成巨大的力量,将和軍閥統治者作最后的决斗。

21、11、1、写于川战声中。

# 蔣匪禍川記

米庆云

**編者按：**本文作者曾在蔣政权下任四川的区长、县长等职。根据亲身經歷，記述蔣匪帮残害四川人民的罪行。原稿系每事自成一篇，体裁各异，今因其内容性质相同，为閱讀方便，汇集在一起，由編者加一总标题。《四川的两次县政改革》，第一次系記述蔣介石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內战，于1933年即改革行政机构。在四川的改革，是全国改革的一部分，只因蔣帮实力伸入四川后逐渐进行的，所以在四川是1935年才开始，但仍然遭到四川地方势力的抵制。第二次是蔣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反动措施，那时四川处在蔣介石的控制之下，所以四川实行較早。

《罗江人反抗“剿赤”軍費》，虽系記述1933年罗江一地的情况，但可以反映出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四川各地剝削的情况，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与四川地方势力的矛盾，四川地方势力各派間互相的矛盾，地主阶级間各阶层的矛盾，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情况。

《綿阳民变》記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蔣政权以各种徭役来残害四川人民的罪行，以及人民被迫反抗的实况。

《川西边区禁烟史話》，系記述蔣政权种鴉片与販鴉片的罪行。說明以蔣介石为首，大小官僚直至地主豪紳，都以鴉片为財源之一，彼此又爭夺火併。

## 四川的兩次县政改革

从1934年蔣介石伪中央的势力侵入四川，直到1949年解放，四川省的县政制度——县各級机构的組織，有过两次改革：一次是随着蔣介石势力入川而立即于1935年开始根据所謂“剿匪”省份“县政府裁局併科”、“分区設署”和“編組保甲”的規定新組織的县以下各級机

构；另一次是1940年实行的所謂“新县制”。

1935年前一次县政改革的时候，我初在綿阳專員公署（專員鮮英）任科員兼办綿阳县府第一科的工作（專員兼县长）；綿阳开始分区設署，我是首任的第四区区长，亲自主持編組全区保甲，又連續做了五年的区长；而40年起实行所謂“新县制”，又适值我任靖化、理番等县的伪县长，又主持訓練过所謂“新县制”的各級負責人員。两次既都“躬逢其盛”，对于所謂“改革”的重要意义，也就認識較深，特将所知情况，作一概述。

## 一、1935年的县政改革

大家知道，所謂“剿匪”省份各級行政組織的整套改革办法，是出自反动政客政学系头子楊永泰之手，是根据蔣匪介石对付人民革命的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总方針制定的。这套改革办法的主要目的，是在（1）把原来分散独立的各項行政权力，尽力集中，便利各級行政首长統一领导，增强效率；（2）实行所謂“文武合一”，使各級行政机构軍事化，使文职人員一律受軍事訓練，具有軍事知識，用軍事方法处理行政事务，使普通人民都受軍事管束，都象士兵一样絕對服从反动政府的命令，从而达到严格控制人民，防止他們革命“赤化”的目的。

至于具体的作法，除了实行省政府各厅处合署办公，設置行政督察專員等一系列县以上的机构改革外，对于直接控制人民的县以下各級行政組織，蔣介石行营頒布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剿匪”省份县政府裁局併科、分区設署办法大綱》，一个是《編組保甲条例》。根据这两个文件，把原来属于所謂“自治”体系的县以下各級組織彻底废除了。这些改革对实现蔣政权的上述反动目的，意义尤为重要。特将它的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 县政府組織的改变：

1. 裁局併科 把原来各自独立、直接由省府主管厅处局垂直领导的县教育局、建設局、公安局、财务局等一律裁除，业务併入县府，

由第一科管民政，第二科管財政，第三科管教育、建設（有的大縣由第三科管教育，第四科管建設），在縣府內設警佐室，管公安。縣級的行政權力集中于縣政府，縣府的權力，又集中于縣長一個人身上，各科室不能單獨對外，各科室業務的方針計劃，都要取得縣長同意，由縣長發布命令推行。縣長是全县事務的總負責人，總獨裁者！

2. 全县武装力量由縣長統率 縣長除擁有保安隊警察隊的指揮權外，還兼任全县壯丁總隊的總隊長，另設總隊附協助他執行職務。于是縣長不但是一个縣的行政首領，而且是軍事領袖，這和縣以上專員兼區保安司令，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也都兼一省或一个專區壯丁隊的司令一樣，是“文武合一”原則的體現。行政事務用槍杆直接支持，行政機關和軍事機構合為一體，威懾老百姓的力量，自然就更大了。

3. 縣長還兼任蔣介石行營的軍法官，直接按軍法來審理一切有關治安的案件；縣長又兼任縣司法處的檢察官，對普通刑事案件也進行偵察審理，于是行政司法也混為一體，縣長可以直接任意關人殺人！

4. 縣長還照例是國民黨縣黨部的當然委員，有的并正式兼任書記長，于是黨政也就合一，全县人民從思想到行動，無不受縣長的控制管理。

此外，縣長兼任領導的職務還多，不及詳記。

只有經收田賦的征收局和經收營業印花等稅的稅務局沒有併入縣府，這是四川的一個特例。據說是因為四川田賦的數額巨大，它和營業稅同是省財政的主要收入，省府怕縣府的事務多，賦稅征收不能及時入庫，經呈報蔣介石行營核准，特予保留。

### 區級機構的改革：

1. 分区設署 每縣按區域大小，人口多少，分設3—6個區署，區署設主任區員一人，區員2—4人，巡官一人，書記和助理書記一人，錄事一人或二人，在區長指揮之下，主管全區的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和警衛等事務。區署和原來根據蔣政府內政部頒行的地方自治條



例所組織的區公所，性質根本不同，主要表現在下列幾點：

① 區公所是所謂自治機關，區長名義上由區民選舉，區署則是所謂行政機關，區長由縣府保薦，省府委任，他只向上級首長負責，人民無權取銷他。

② 區公所的區長和所內職員，都是本地人，而區署的區長，則全是外籍人，區員也多是外籍人。他們既是外來的統治者，對本地人民的痛癢，可以毫不關心。

③ 原來的區長名義上是義務職，每月只有幾元錢的辦公津貼；而區署的區長區員則都是按反動政府的考績叙官條例叙為委任幾級到若干級的正式官吏，按級支薪。（當時區長薪洋每月70—90元，主任區員50元，區員40元，書記35元，助理書記20元，錄事12元。）並規定區長任滿三年著有顯著成績的可以升縣長，區員可以升區長。物質優待和升官的誘引，都增強了他們反動的情緒。

可以想見，把原來是自治機關的區公所改為行政衙門的區署，既便於用強迫命令來推行政務——向人民要人要錢；區長區員不用本地人，不由選舉產生，他們的津貼優厚，又有升官的前途，這就從人事上和制度上都使區的統治效能強化了。

2. 區長兼全區壯丁隊的區隊長，這是縣長兼壯丁總隊長的同樣性質，是區署軍事化的形式，是區長穿軍服用指揮刀威嚇人民的法令依據。

3. 區長雖未兼有正式法官的名義，但因區署設有巡官管違警案件，又附設有區民調解委員會，一般區署，就不分性質，對一切民刑訴訟，都任意受理，區長區員都可以“坐堂問案”。

4. 區長對於區內的國民黨黨務具有推動的責任，區長和區員，一般都是區黨部的組成人員，縱然不負名義，也是其中具有決定影響的黨員。

### 保甲制度的改革：

所謂“剿匪”省份編組保甲條例規定的內容與原來的保甲制度比較，計有下列各點不同：

1. 新定戶的标准 改变过去一門一戶(即在同一个大門出入即算一戶)的原則,采用一烟一戶的原則。即不管是亲属或寄居,只要在同一只鍋內烧飯吃的人,即归为一戶,戶长(这个戶的实际管家人)即对这些人有監視管束的权利和义务。反之,虽是直系亲属,只要分爨別居,即另算一戶。这样改变的目的,是便于責成戶长管理監視这个戶的人口,和完尽这一戶交粮繳稅的义务。

2. 采用十进位制,把保甲編制整齐,象部勒軍隊一样。新条例規定十戶編一甲,十甲为一保;一个保只有一个甲可以超过十戶,一个联保只有一个保可以超过十甲。超过十数的甲叫“尾甲”,超过十甲的保叫“尾保”。这样改的目的,是在把保甲組織和壮丁队的班、排、連編制协同起来,既便于軍事动员,又便于派人派款,計算方便。

3. 訂立五戶連保連坐切結 这是新編保甲的中心环节。同在一甲的十戶人,不管原来是否互相信任,一概分为兩組訂立切結,如同訂切結的五戶人中有一戶犯了法(即有反抗反动政府的思想 and 行动),其余四戶未事先向上級报告,就与犯法的人受同样的懲罰。

4. 設置“監視戶” 对于不放心的居民,如无人与他訂連保連坐切結,即列为“監視戶”,由保內居民共負監視的責任。遇有一点可疑的情形,即先把这戶人中的戶长拘押,再行偵查懲处。

5. 保以上設联保办公处 联保主任初規定由保长中推选兼任,后来改为在保长以外遴委,这一方面是便于在本地罗致“名望”較大的豪紳(他們不願屈任保长)出任联保主任,同时也便于提高联保主任的地位,加强控制所属的保长,如果主任也同是保长,就不便管理指揮其他各保。

6. 联保主任兼壮丁队联队长,保长兼保队长,甲长兼班长,他們既是居民的行政首长,也是居民的軍事长官。他們的話,也就是命令,居民要絕對服从。协助他們执行軍事职务的联队附、保队附,是受过軍訓或原是軍人出身的純軍职人員。他們每天每夜都在对所属壮丁进行訓練,分配勤务,他們是主任、保长用来直接鞭打人民的大棍。

7. 联保主任有固定的薪給(当时月薪16—20元),保长也有津貼(每月1—2元),他們也和区长区員一样是行政人員。联保主任和

保长,除了初編保甲时,經過形式上的选举产生外,以后联保主任多由区长县长遴委,保长也多由联保主任指定,区长加委。他們都是高踞人民之上的官长,沒有半点“自治”人員或“人民公仆”的旧口头禪的气味了。

8. 每联保也設有“調解委员会”,联保主任凭借这个招牌,也都在联保办公处設堂問案,这是从他們的上司——区署学来的办法和继承下来的权力。

以上是这次县政改革的主要目的和内容特点。国民党政府为了使这套反动机器运用有效,除了注意机器本身的完善外,还要注意运用这套机器的人。于是他們在訓練人的方面花了很多工夫;而在四川的具体条件下,这又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与四川地方軍閥势力四川省主席刘湘鈎心斗角的一个部分。

1935年初四川省政府刚一成立,就在重庆开办县政人員訓練所,調集原任县长、县府科长并招考了一部分知識份子入所訓練,准备将来各县的县长、科长、区长都由这个所的毕业生充任。蒋介石行营伸手来抓这个訓練机关,派了一个政学系的政客王又庸来任教育长,还想把所內的重要領導职务都派蔣帮嫡系来充任。刘湘感到自己当省主席,如不抓住县长区长这一批基层班底,江山就不穩妥,于是叫秘书长邓汉祥代表他在县訓所多下工夫,使受訓學員都跟省府走,莫倒向伪中央。由于县长区长都应由省府委任,學員們乐于拥护直接的上司,邓汉祥的工作做得很順利,县訓生多半成了刘湘的爪牙。但蒋介石又要了一記花招,把所有县长和部分县府的科长又調到他亲自主持的“峨山訓練团”去再訓一次,总要使这些人喊“刘湘万岁”的同时,也要喊他姓蔣的万岁。

保甲人員的訓練也发生同样斗争。1935年下半年,各专員区已办成了“壮丁干部訓練班”,名义上由专員兼班主任,实际上是由蒋介石行营政訓处长康泽的别动隊員充任訓練班的副主任、教育长、軍訓大队长、中队长和区队长,这个机构完全掌握在蔣匪帮的嫡系手中。他們借訓練壮丁干部的名义,把县壮丁总队附、区长、联保主任和保甲长都調去受訓,因为这些人兼有壮丁队的职务,就都是“壮丁干

部”。四川省政府对于这个訓練班不放心，也采用了重行訓練的办法，在成都草堂寺办了“联保主任訓練班”調訓全省的联保主任。这些人毕业回县后，又协同县訓毕业生在各县县长领导下主办“保甲人員訓練所”，把各县的保甲长也重新調集訓練。至于县壮丁总队附，区壮丁队附，又由四川省政府調入“四川軍訓干部总队”受訓，各县的警佐、巡官也由省府調入“四川省警訓所”受了訓。在刘湘未死以前，他和蔣匪帮嫡系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过。

由于蔣政权对各級县以下各級組織机构作了这样重大的改革，县区保甲人員的反动干劲提高了。从我当伪区长五年的經驗，我知道当时四川除田賦一年征收四年外，又要征調人民自带口粮义务服役去修建公路、碉堡；还要每天早上集合壮丁下操，晚上集合守夜，耽誤人民生产时间，一年中約在半年以上。这种新的徭役制度，在1935年以前无法无天的防区制时代都是从来没有的，它給人民的痛苦折磨，比一年征四年田賦尤为凶狠；1937年以后还要月月征送壮丁，把貧苦农民一批一批地捆绑着赶送兵役机关。至于名目繁多的临时捐税和捐献，例如善后公債、救国公債、保甲捐、壮丁費、飞机捐等等，更是“前呼后拥”接踵而来，或同时并至，既重且繁。蔣政权对人民这种惨重的奴役剝削所以能够达到目的，就是这套“革新”了的統治机器发挥效用的明証。

人民在法西斯新統治方式之下，只有集体反抗，武装斗争，用各种方式来破坏蔣政权的“法网”。自1935年以后，全川各地反抗斗争一天比一天加多，綿阳四个区就有三个区叫做“匪区”，联保主任、地主被搶劫拉搥的事件，层出不穷；綿阳第三区的“教匪”也鬧得很凶，区署曾被紅灯教攻占，区长任俊被砍伤；金堂县长严光熙以杀“匪”最多（二百余人）升了专员，眉山、大竹等专区全是“区匪”；川陝成渝两公路的汽車，常被拦劫，全川各县“匪患”比防区制时代增加几倍。人民因抗捐抗粮而集体請願，武装暴动的事例，也在加多。到了1939年前后蔣政权也深悉照旧用这套彰明较著的法西斯旧組織机构无法再維持自己的血腥統治了，于是又掉了一套新花样，来进一步欺騙人民，达到更多更重地压榨人民的目的，那就是1940年进行的第二次

改革,实行所謂“新县制”。

## 二、1940年的所謂“新县制”

1939年蔣匪帮內政部頒布了一項新的《县各級組織綱要》，也就是当时蔣政权大吹大擂宣传的所謂“新县制”。据說，这套“新县制”是全国各地多年来对革新县政所作种种实验取得的最新成果，即是說，它是晏阳初一系人在河北定县和梁漱溟等人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各县实行的那套新制度，以及晏阳初一系人的陈开泗等在四川新都实验县所作的最新实验所取得的宝贵經驗的总结。但一經戳穿，它的原形也不过是更具欺騙性，略加了一层“民主”白粉的旧法西斯統治手法的繼續而已！

把“新县制”和当时存在的旧县制比較一下，发现所謂“新”的地方，不外下列几个方面：

1. 进一步扩大和充实了县政府的組織，使它具有更高度的統治效能。首先是把县政府內原来冠数字排列的第一、二、三、四科改名为按主管业务性质划分的民政、財政、教育、建設等科；其次是把事实上已經存在和后来按省政府新增业务又增設了的各种科室都正式列入县政府編制范围。例如：兵役科、地政科、社会科、禁烟科（有的县份是禁烟室，附設民政科內）、戶籍室、合作指导室等，再加上原有的秘书室、警佐室（有些大县扩为警察局）、會計室、軍法室等，一个大县（一、二等县）的县府竟多到八、九个科，七、八个室，三、四等县，也至少有五、六个科，四、五个室。全县府職員公差伏役合計，一等县的員額多达七、八十人，三、四等小县也达五十凡人，比原来县府的总人数平均約增三分之一。至于由县长兼任領導职位而人員編制不在县府以內的如象国民兵团、防护团、特种委员会等等，还不在此內。县府的人手越多，主管的事务越繁，县級行政权力更进一步集中，这是“新”的第一点。

2. 裁撤区署。《县各級組織綱要》規定县直轄乡鎮，保留区的划分，但一般不設区署，每区設区指导員一人，負責督导这个区各乡鎮的工作。区指导員是县府的職員，在县府办公和領取薪津。只有地

区特別广大的县,可以保留一个或至多两个区署,作为县府的“派出所”,代表县府管理那个地区。这样改革的目的,是要减少区这一級,使行政統系更加紧凑有力,代表上层統治的县府与代表地方势力的乡鎮公所直接联系,勾結更密,这是“新”的第二点。

3. 改联保为乡鎮,并扩大乡鎮公所的組織。联保主任一味向人民要人要錢,用专制独裁的方式办事,在人民当中已刻下十分凶恶的形象,招牌搞臭了,换上原来是所謂“自治”系統的旧名——乡鎮,并把乡鎮公所的組織扩大充实,把乡鎮长的权力地位提高,使他能代替原来属于区署和联保办公处的职能,用本地人統治本地人,这是这次新改县制的主要环节之一。原来的联保办公处除主任外,只有事务員一人,录事一人,現在的乡鎮公所除正副乡鎮长外,有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卫生、警卫等干事,加上书录人員,一个一等乡鎮人員編制多到十二人,二等乡鎮也有七、八人,不但比原来的联保和以前的区公所規模大,而且比区署的組織也要宏大些。“新县制”以乡鎮为基础,这是“新”的第三点。

4. 乡鎮长除兼乡鎮民兵队长外,还兼中心小学校长,这是所謂“管教养卫”合一精神的体现,使文教事业也由豪紳地主彻底控制,这是“新”的第四点。

5. 設立各級“民意”机关。县参議會、乡鎮民代表会、保民會議以及甲的戶长會議等,都設置起来。名义上县乡鎮保甲长要向同級的“民意”机关負責,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并且乡鎮保长要由同級的“民意”机关选举产生,甲长要由戶长會議产生,只有县长暂时还不实行由县議會选举的办法,仍由省政府委任。有了这一套“民意”机关,“民主”的招牌挂出来了。地方上有声望的豪紳地主現在不但有很多的議員代表的头衔可以分代(原来只主任保甲长等一二职位,僧多粥少,不敷分配),而且戴起这些头衔又可以和县长乡鎮保长品衡,可以和他们为难而从他們的职权上得到好处,因此地方豪紳的势力加强了,升高了,他們对整个县政的影响扩大了,这是“新”的第五点。

6. 乡鎮可以有自己的財政預算,可以經乡鎮民代表会的決議而向所屬居民征收捐稅,这是以前区署、联保办公处都沒有“依法”享受

到的大权,这是“新”的第六点。

7. 乡鎮长、乡鎮公所的职员都有固定的薪津,而且都有米貼。乡鎮长的月薪1940年初定为16—24元,干事12—16元,都較原来联保的待遇为高。每人每月四斗米則是新增的福利。保长月薪2元,也有米貼。这是“新”的第七点。

8. 保甲組織沒有变更,只是每保已不限于十甲,每甲已不限于十户,全視地区广狭、人戶稀密来定,这种变通,也是从便利控制人民的目的出发。这是“新”的第八点。

从以上八点不难看出“新县制”的主要目的,不外是要把县政府这个官僚統治机器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使它能承担更复杂沉重的压榨人民的新任务;同时把县以下原来层级太多的体系减少一級,使統治的力量更紧凑地貫徹到底层。其次是尽量利用本地豪紳地主的势力,把他們培植起来,联合他們,共同鎮压人民。“新县制”实施以后,各县恶霸势力一天比一天增长,各乡各保成为大小恶霸独立割据的大小王国,各县成为恶霸派系互爭雄长的逐鹿場所。又由于县参議員、乡鎮保长和乡鎮民代表等形式上都要通过“选举”手續,为了攫取选票,哥老組織要得到发展的机会。全川各县成了哥老統治的世界,人民所受的奴役苦难,更为惨重。但蔣政权却因安撫了、尽量利用了各县恶霸势力,使他們同享統治权力,分得統治利益的結果,得以完成每年向全川人民夺取田賦征收实物的黄谷两千余万石(征购附加一起)和在整个抗战期間和抗战以后共計强迫捆绑架走了約計五百万名壮丁,去补充蔣介石的反动軍隊,为蔣介石反人民的战争充当炮灰!此外蔣介石凭借四川这块地盘而向他方面——例如他的美国主子取得的利益,以及在四川刮取的种种无法估計的財物,尚不在計开之内。“新县制”給人民带来的苦难,給蔣政权带来的好处,可以一目了然了。

至于实行“新县制”的各級干部,本来是旧人連任的較多,他們都是拥护現政权的人,本无須再加改造。但1940年实施“新县制”时,代表四川地方軍閥势力的头子刘湘已死,省政府主席由蔣介石兼任,四川已完全中央化了。蔣介石认为正好以訓練“新县制”的行政人員

为借口，把原来刘湘訓練过的地方思想浓厚的县以下的广大干部，重行消一次毒，使他們以后思想上永远只有一个蔣介石，不再为其他四川軍閥拉过去。于是在1940年2月成立了四川省訓練团，由蔣介石兼主任，伪軍校教育长陈继承代理主任职务。主任以下設总务、教务、訓导三处和軍訓总队，除总务处长由刘湘原来的副官长梁泽民充任外，教育处长胡次威，系G.G.系要角，四川省的民政厅长，訓导处长任党五是三青团四川省負責人，軍訓总队长任德鎰是复兴社分子。这一次訓練机关的领导大权，已經沒有蔣匪帮嫡系和地方势力的斗争，但是蔣帮内部G.G.系与复兴社两系人又展开了剧烈的白刃战，两系都想独攬訓練大权，而蔣介石只准他們“平分秋色”，以便“分而治之”，他們爭宠打架的丑史，我們这里暂时从略。

四川省訓練团于1940年2月先开办“干部教育队”，訓練了二百四十多人，作为省訓团的骨干，毕业后分派到各专区去主持专区行政人員訓練班，調訓乡鎮长、区員、乡鎮公所干事、乡鎮民兵队附等；区訓班结束后，又派这批人到各县去主持县訓所，調訓保甲长和民兵队附等。至于省訓团本身，則分批調集各县府的科长、主任、技士、区长、区指导員和警佐、警官等入团受訓。所有全川县以下各級行政人員总算重新全部受过一次“洗礼”，从此四川不仅形式上由蔣匪直接統治，上下各阶层的官吏走卒，思想上也完全“中央化”了。

## 罗江人民反抗“剿赤”軍費

1932年底，国民党29軍田頌堯部队正在成都与国民党24軍刘文輝部队进行巷战的时候，工农紅軍由陝南进入四川，占領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和閬中、广元、蒼溪一部分地区，建立了紅色政权。田頌堯仓皇从成都抽調部队，到通、南、巴进攻紅軍，并在防区以內筹派大批“剿赤”軍費。罗江县是田的防区，原来每月向田部繳月攤軍款貳万元，現在加上“剿赤”軍費每月要繳納四万元。罗江全县田賦开征一次約收銀元六万元，原来要三个月开征一年田賦，才能繳足月攤



軍款，加了“剿赤”軍費之后，就要一个半月开征田賦一次，即每年要征粮八次。全县人民在田軍多年搜括之下，早已十室九空，不但中小农民当卖田产，卖儿鬻女，过不了日子，即地主阶级，除何、毛、高、杜四姓特大地主和充当公职有油水可揩，并可借权势把负担轉嫁給普通粮戶的人以外，一般中小地主也都喊收租不够納粮，对駐軍怨憤不滿，所以筹派“剿赤”軍費的命令下来以后，全县各阶层人民，群起反对，爆发了一次轟轟烈烈的抗粮运动。

这个运动，起初是由县城的紳士阶层即所謂机关法团的首領人物发动的，其中以青年知識分子县教育会主席米庆云、中小学校长教师赵凡欽、賴世平、謝曼秋、石兰、賈丹忱、謝俊夫和查學員邱子明等最为积极。在他們的倡率之下，县工会主席賈德三，农会主席赵敬之，商会主席謝植三以及老年紳士范襄廷、王祝封等都积极响应了这次运动。但这些人絕大多数都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人物，他們的行动，最初只不过是照以往的慣例，发起用文电向县府和駐軍呼吁，請求俯念人民疾苦，免除或减少“剿赤”軍費而已。这种例行的所謂“为民請命”的作法，就是駐軍的忠实爪牙——各乡区正保董也覺得并不是什么造反的举措，都曾在呼吁的文电上签名盖章。至于駐軍方面，則是把这等文电看慣了，照例不过作一些解释撫慰的回答，要大家“共体时艰”轉为开导全县人民“踊跃輸将”，彼此敷衍一番，走走过場，就算了事。不过这次由于领导中坚是县中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很多人有着对現况不滿的情緒，他們由仇恨本县的土豪劣紳大地主而更仇恨卵翼这批人的軍閥势力，因此，斗争的态度比較坚决，在文字請求无效之后，便倡議派出代表，去向駐軍面陈人民疾苦，一定要达到豁免“剿赤”軍費的目的。于是在各机关法团紳士的協議之下，选派米庆云、赵凡欽、謝植三和县中第一号大土豪駐軍的忠实爪牙、县公安局长李杜四人为代表，赴綿阳县城向田部副軍长兼 29 軍駐区警备司令孙震請願。

孙震当时因与田頌堯鬧意見，借医病为名，逗留在上海洋場里玩乐享福，他的“攤子”由亲信师长兼龙綿劍什昭广十四县的保安司令楊杰代为看守。米等到綿阳后，楊杰照例設盛筵招待，由他亲自出

面，警备司令部參謀长、副官长和綿阳的大土豪廖鈞廷等作陪，在綿阳县城“龙綿剑什昭广地方銀行”里請这四位代表吃飯。席間，楊极力述說“剿赤”的重大意义，請四代表返县后向人民解释，发揚“毀家紓难”的精神，协助軍隊。李杜不消說是替軍方打圓盘，把楊的話作一些闡释，当面頌揚孙楊平时的“恩德”，謝植三年老不会說話，只顾吃酒吃菜；只有赵凡欽和米庆云再三向楊訴說人民疾苦，务要楊减免“剿赤”軍費，才好返县复命。副官长屈元龙站在他上司立場，与米展开辯論。米說：依我想，軍隊既然是替发财人打共产党，这笔“剿赤”軍費，就叫发财人負担好了。司令官如实在不能减免这笔“剿赤”費，我建議就派“大戶捐”，規定占田一百亩以上的人才出这笔錢，不要用开征田賦的办法，使絕大部分的負担都落到田地很少而人数众多的农民身上。米之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他家只有三亩田，他的亲族也多占田不到十亩。但在座的人听了这話，都表示反对。代表当中除赵凡欽热烈贊成外，李杜和謝植三也說米不然。米不甘退让，在大声抗辯中用手掌在桌上一击，竟把几只酒杯，震落地下。楊杰憤然离席而去，大家无精打采地草草終席。以后楊就未再亲自接見四位代表，他們在綿阳住了七八天，沒有結果，只好回去。楊杰为了表示他的“大度”，除給四代表各送“程儀”大洋二十元外，并各送了一份駐区警备司令部參議的聘书，以示籠絡，但“剿赤”軍費，則絲毫未减。

继罗江請愿之后，德阳、什邡等县也向田、孙发出請减免軍款的文电，邻近通南巴的昭化、广元、閬中、蒼溪等县，因为县区已有一部或大部被紅軍占領，而月攤軍款不但不减少反而倍增，就鬧得更兇。于是由罗江发起，分別致函田防区各县选派代表到成都組成“川西北各县民众代表請願团”，共同直接向田頌堯呼吁。罗江的代表，改选了成都大学教授叶秉誠、原在成都当中学教員的邓虎章和米庆云三人。除邓因事离省，叶年老事繁未常参加請願团工作外，实际代表罗江在請願团积极活动的是米庆云一人。

这时，刘湘已在打败刘文輝之后进驻成都，由蔣介石委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指揮四川各軍进攻紅軍，刘的势力膨胀，已有統一全川軍政的野心。田防区各县住在成都的失意軍人政客，在刘湘屬下的川

西北人李劍鳴(三台人、劉的參謀長)、李御良(三台人、劉的參謀處長)、何北衡(羅江人、川江航務管理處長)、馮均逸(巴中人、巴縣知事、劉湘秘書)、鮮英(西充人、劉的參贊)等的勾結煽動之下,都出來反田擁劉,想在劉部立功任職。這些人遂都被推或自命為他們本縣民衆的代表參加“川西北各縣民衆代表請願團”活動,其中最賣力的是中江代表肖伯豪(原賴心輝部參謀長)、三台代表楊思亮(原賴心輝部團長)等。他們提出主張說:“剿赤”是全川的事情,“剿赤”軍費,應由全川負擔。田軍力弱,敵不過紅軍,而川西北地瘠民貧,也不能獨担“剿赤”軍費的重荷,請田把防區交由劉湘接管,由劉統籌“剿赤”。請願團既有劉湘暗中支持,於是發宣言,招待新聞記者,出攻訐田頌堯的小冊子,聲勢造的很大。同時又用請願團的集體名義函電田防區各縣地方首人,在請願未達到圓滿結果以前,一律不上糧納稅,如有與田軍當走狗擅自收款繳納,將來要他負責賠償。田頌堯在進攻紅軍的作戰上既連遭失敗,在轄區各縣派收軍款又極不順手,大感恐慌,於是就使出威脅利誘兩套手法,除放出消息,說要逮捕某些代表外,一面又與一些代表暗許金錢官職,使請願團內部分化。田又在成都山西館軍部行營大設筵宴,招待各縣代表,在席間力說軍方的財政困難和“剿赤”的重要,要各代表體諒支持他。並當場指定軍部經理處長常海清和副官長晉鴻圖代表軍方從次日起與請願團的代表磋商減少軍費的辦法。

常海清在成都春熙北路基督教青年會的寓所內接待請願團的代表肖伯豪、楊思亮、米慶雲等,把該軍的開支情況作了說明,允許把原定各縣“剿赤”軍費比原有月攤軍款增加一倍的數字減少二成,請願團代表不能同意,定要全免。以後又會見幾次,在劉湘的幕僚馮均逸、鮮英參加調停的談判之下,常再允減至三成,但請願團仍不接受,談判遂僵持停攔。就在這個時間,勇敢的羅江農民數千人於陰曆六月初三日涌進縣城,搗毀了征收局,包圍了偽縣府,毆打了偽縣長徐炳先,迫使縣長出了停征“剿赤”軍費的布告。不久,田防區其他各縣農民,也紛紛自發地以各種形式向田軍展開了劇烈的反抗鬥爭,其中綿陽、彰明、什邡等縣的農民集結在紅燈教的組織里攻取城鎮,綿竹

安縣農民砍殺了提款委員。於是這個由少數地主官僚分子為主、假借民意、圖取私人利益的上層反田活動，就變為真正被壓迫人民反抗軍閥的群眾運動，對田軍的統治和進攻紅軍的軍事行動給予了一定程度的打擊。

羅江事件的发生，是農民自發的行動，它雖是由米慶雲等請願所誘發，然絕不是米等事先策劃組織的行動，甚至它還不是這些地方豪紳和知識分子所預料和贊成的事情。

1933年農曆六月初三日，羅江縣長徐炳先、征收局長趙輝召集縣城機關法團首領和城內何、毛、高、杜四大家族巨紳以及各區區正在征收局開會，宣布開征糧稅，作為“剿赤”軍費。照例開征糧會議要用酒席招待出席會議的人，使這些人贊成協助，減少阻力。而這天是羅江縣城趕集的日子，四鄉農民到城趕場的人很多，東街征收局門口一帶，又是柴米雜糧市場，群眾特別擁擠。中午場齊的時候，農民看見一起一起的城里闊人和四鄉區正走入征收局，到門口張望，見大廳坐滿了衣冠華美的人物，擺設了十幾桌酒席，而糧票賬冊之類，也高高地列放在鋪有白布毯的會議長餐桌上。出席會議的紳士闊人，其中絕大多數人又可從征收糧款中得到分配巨額手續費的好處，他們對於今日之會都十分高興，大廳上煙霧繚繞，談笑風生。徐縣長趙局長則傲然倨坐會場中心，紳士的拱衛獻媚，洋洋得意。但局門口看熱鬧的群眾却越聚越多。突然有几句粗野的吼聲，傳到縣長的耳鼓：“媽的屁！天這麼干，田地沒有一點收成，你們却要開征了！”又有人吼說：“我們連草都沒吃的，你們却吃海參席，吃老百姓的肉！喝老百姓的血！”叫罵聲越來越多了，縣長的弁兵出來禁止：“裡面在開會，沒有你們的事，走開走開！”群眾不走，吼聲如雷：“我們要聽一下開啥子會！”

“不要我們出錢，我們就不聽。要征糧，我們就不贊成！”很多人同聲說。

弁兵少，群眾多，禁阻不了。有幾位紳士怕驚惱了縣長老爺，出到門口，伙同呼叱他們平時看不起的一些鄉巴佬：“你們趕場的趕場，這裡沒有你們的事。開會的情形，縣長要出布告通知，區正回鄉，會

传鑼通知你們，你們不要在这里乱吵乱鬧！”

“啥子叫乱吵乱鬧?! 你是做啥的?!”群众激起了更大的怒火，涌扑上来質問。这几位肥胖的紳士返身就跑，群众在怒罵中跟追，如潮水一样，涌入厅內。出席會議的人，紛紛逃躲，有的翻窗子跳出去，有的想从大門冲出，被群众抓住，扯破了衣服，挨了一些拳脚。徐县长赵局长則早已在弁兵掩护下从征收局后門逃出，跑回县府去了。

憤怒的群众，把已經摆好杯筷的桌子掀了，茶碗扔在地下，而长餐桌上的粮票粮册，更是群众仇恨的对象，有的抓来扯碎，有的乱抛乱擲，更有人为了彻底毁灭这些催命符，擦洋火把它們点燃，并有很多人去把档卷室里的历年粮票存根，版册文件一起拔出，投入烈火。接着有人打窗子，打桌子椅凳，发泄胸中的怨气，而厨房里的菜肴，也被一碗一盆地傾倒地上。在火光熊熊，人声鬧嚷当中，征收局頓時被这些“黄泥脚杆”搗毀了。

御营乡的范鴻藻(綽号范毛陀子)、金山乡的刘襄廷，是群众中有胆識的年青人，站在高凳上大声說：“我們今天是为了反抗开征‘剿赤’費，粮票虽然烧了，他們还会再印，問題沒有解决，大家看咋个办?”“他們又到县府开会去了，我們去找着他們說清楚，到底还开不开征!”于是群众又向县府涌来。

县府門口，已有公安局的武装队丁持枪守卫，不准群众进入，不久，县府門前大埧內就挤滿了黑压压的好几千人。当天赶場的人，从四乡后来进城的人以及城內居民都来到了。群众吼鬧要見县长，有的罵，有的扔石子瓦块，有的把刚从乡下背来的枯死秧苗玉麦苗向县府門前抛投。

徐炳先、赵輝和李杜等在县府內計議了好久，最后在李杜加派保安队保护之下，徐炳先大起胆子出来向群众說話。他登上高桌，刚要开口，群众中忽有人向他扔来几束秧苗，他吓得立即跳下桌子，站在桌前的范鴻藻怕他逃走，把他抓住，狠狠地打他几拳。他的弁兵上前抓范，与护范的群众撕扭一团。保安队丁想要开枪弹压，被如雷的群众吼声喝住。徐县长在李杜的拉劝和士兵的护卫中脫出，逃进县府。

不久，李杜从县府出来說：“徐县长已經答应你們的要求，停征

‘剿赤’軍費，請你們散了，各人回家罷！”

“不信不信！這是騙人的！”群眾答說。

“我是本縣人，我担保負責！”李杜拍起胸膛說。

“不行！我們要見到告示！”群眾依然在吵。

李杜見空言欺騙不了群眾，不得已又退轉縣府，經過十來分鐘，就急匆地拿出一張蓋了縣印的停征糧稅的簡單布告出來，向群眾朗讀一遍，人們才逐漸散去。

這天夜里，徐炳先、趙輝把出事經過用夸大的詞語電報田頌堯、孫震和楊杰，說是羅江莠民在共產黨指揮煽動下暴動，搗毀了征收局，包圍了縣府，毆打了縣長，胁迫他們出了停征糧稅的布告，請予從嚴究辦為首倡亂的米慶云、趙凡欽、賴世平、邱子明、劉襄廷、范鴻藻等。田楊復電，叫他拿捕嚴懲。但這時米慶云還在成都，聽見羅江出事情況，自知要被駐軍殘害，不敢回縣。徐以“首惡”尚難就捕，對在縣的趙、賴、邱等也暫未下手。直到農曆九月廿五日，米因隨28軍部隊出走，路過綿陽，卒被楊杰、屈元龍的密探發現，將米逮捕，次晨徐炳先也在羅江將趙凡欽、賴世平兩人逮捕，關了幾天，解往三台县田軍部究辦。劉范等躲了很久，在徐炳先去職以後，托人向新任縣長疏通，得免于難。米、趙、賴等在三台關了兩年，因有張表方、叶秉誠、范英士以及羅江旅外人士極力營救，未遭殺害，趙、賴于1934年秋獲釋，米慶云亦于1935年春田頌堯因“剿赤”戰敗，被蔣介石撤職後得張表方的再三說情，被田釋放。

## 綿陽民變

1934年冬，江西工农紅軍在長征途中經過四川，北上抗日，1935年春，原在通南巴地區的紅四方軍也于突破嘉陵江國民黨軍隊的防綫後從綿陽、彰明、江油一帶渡過涪江到松理茂懋與中央紅軍會師。蔣介石追擊紅軍的薛岳、吳奇偉等部進入川境，經川北綿陽、廣元到陝甘堵擊紅軍。這個時候，蔣介石為了對付紅軍，在四川實施了一系

列的勞民暴政，諸如修碉堡、修公路、架電綫、辦軍運和組織遠途運輸軍用物資的所謂“鐵肩隊”等，驅使人民從事無償的義務勞役，並在全川各縣普遍訓練壯丁，把18歲到45歲的壯年男子每天集中起來，從事早操、守夜、白晝巡邏守哨，把他們從事生產的時間大半占去。四川人民在蔣介石魔掌控制下，劉湘為四川省主席，不但仍要一年征四年田賦，苛捐雜稅比防區時代更重，而且由省府和蔣介石行營直接下命令以各種形式的徭役奴役人民，使人民的痛苦更增10倍100倍。這種徭役制度，在四川軍閥割據時代也是沒有和少有的。人民在災難深重的时候，就挺身反抗。綿陽縣民變，是我當時在那裡任偽區長時親見的人民反抗鬥爭的一例，特撮記之。

蔣介石為了追擊北上紅軍，便利軍運，於1935年8月下令修建川陝公路，限于雙十節以前通車。修路的辦法，橋梁涵洞雖由川陝公路工程局主持雇工經修，但所需材料，則向沿路各縣人民強迫征集；木工、石工、鐵工亦在各縣征調；至於土方工程，則完全責由公路經過各縣征調民工，自行完成。政府不給民工工資口糧，即工具醫藥等也完全不管，責令人民自行解決。

川陝公路在四川境內一段，成都到綿陽雖然原有公路，但久未修整，崩塌破濫，不能行車，修補需工不小；從綿陽到廣元以上川陝兩省交界處，全須新辟路基，剷山填河，工程極為浩大。而時限短迫，又值秋收季節，農民忙於收穫，征調民工，是一件違背農時、妨害人民生計的反常措施，人民極度不滿。

當時綿陽征工兩萬人，平均每四戶出一工。各區長聯保主任借口負擔公平，按保籌派了一大筆修路伙食費。有錢和有面子的人家出少許“代役金”即可不出人做工，把勞役責任完全轉壓在貧苦人民身上。被調修路的民工酌給口糧津貼，緩和他們的反抗。而極大部份的修路伙食費則為區保甲長分層吞沒。

綿陽全縣征調的兩萬民工，四個區按人口分攤，每區少者三千多人，多者六七千人，除調了約一千人到縣西50里的莫家溝一帶修復崩塌的原有公路外，其餘民工完全使用到從縣城北門起到魏城以東與梓潼交界地的約90里的地段上。民工在各保的小隊長、各聯保的大

隊長和區署縣府專署所派官吏的督率催迫之下，日夜趕工，風雨不停，經過四十几天的辛苦勞動，如期完工，却累死、病死和因工傷亡了四百餘人。到了雙十節那天，綿陽專員兼縣長鮮英和蔣行營所派督修川陝公路的田湘藩專員，公然坐起汽車，從綿陽到了魏城（橋梁涵洞工程未竣，架有臨時便橋使車輛通行）。於是各區民工都回家趕補久荒的田間工作。

殊不知民工回家不到半月，蔣行營最嚴厲的申斥命令由專署縣府層轉下來了！命令說，綿陽經修的從縣城到梓潼交界處的一段公路，完全不合標準，不但路面未鋪碎石，而且寬度許多不到九公尺，須立即征工重修。至於縣西由縣城到莫家溝一段，原來只有路基，也須新鋪碎石路面，原來路的寬度不夠，也須一律加寬至九公尺。估計起來，這次工程比前次要大一倍以上，而時間又限得很嚴，規定在1935年底以前定要全部完工，如敢違延，有責任的官吏保甲都要以“遺誤戎機”論罪。由於新的工程比上次大，時限短，需工多，而上次籌攤民工伙食費的辦法又受到蔣行營的嚴詞斥責，說是不符合“義務”征工的原則，重申要应征民工自帶口糧、義務服役的規定，於是在鮮英的指示下，把全縣擔任應修的公路里程按人口數字分與各區各聯保，各聯保再轉分與各保各甲，標籤打號，各自分段負責。並規定這次要動員全體人民，戶戶出工，应征民工要一律自帶口糧工具，前往工段，直至工完驗收，符合規格，民工才能返家。

少數富戶，可以請人代役，出錢了事。而絕大多數貧苦人民，終年勞動所入，食用尚且不夠，現要長期攔下生產，無償服役，口糧更無從出。他們除借債賣青，破產应征外，就只有餓起肚皮去做工了！1935年11月5日，各區長、各聯保主任和各保甲長，都親自趕着所屬人民，拿起鋤頭扁担，担起撮箕用品和炊爨器具，到指定的川陝公路的各段上，從事鋪運沙石，整修路面的工作。

第一區（綿陽西鄉）民工擔任縣西普明寺到莫家溝一段的工程，區長李元凱（黃埔軍校學生）駐新店子督工；第四區（南鄉）擔任從普明寺到縣東遊仙觀一段工程，區長米珍（又名米慶雲）駐夏家么店子督工；第二區（北鄉）擔任遊仙觀到新橋以東十里的一段工程，區長張



雨初(青年党)駐新桥街上督工；第三区(东乡)担任从新桥到魏城以东与梓潼交界的一段工程，区长任俊(又名任牧民，青年党)駐魏城督工。这些区长都手执打人的木棍、随带武装弁兵，整日在所属地段往来巡視，检查民工工作。哪里的石子少了，沙子薄了，厚薄不匀，坡度太大，宽度不够等等，都立即呵斥民工改正。专署督工員王元甫尤其驕橫残酷，把所有民工視同奴隶。他穿着軍装馬靴，腰插左輪手枪，跨騎大馬，随带保安队丁一班，每天揚威耀武地到各段巡視，发现哪里工作进度慢，质量差，就把民工綑綁吊打，动輒用枪斃威胁，每天被他处罰的人总有十起八起。保甲长触犯了她的威严，也要挨打受罵。民工到距工地很远的河下撈取沙石，天寒水凉，水深沒腰。挑沙运石的有很多妇女小孩，也有白发蒼蒼的老翁。他們捨死拼命的工作，本想早完成所任地段的工程，早点回家。殊不知估計十天的期限过了，半月又过了，公路工程段的监工人員还是說沒有一保的工程做到規定的标准。沙石的厚度加了又加，路面的宽度無論地勢如何險窄，都要达到九公尺，差一点也不行。拖到12月中旬，民工口粮絕大多数都已吃完，有的已由家中續送多次，也吃完了；有的已挨餓几天，不能工作；而更多的人則因寒夜无被，受冻感冒，打摆子，害冬瘟，每保多有半数人不能出工，每天都有病死的人抬走或拋擲野外。民工們又普遍耽心自己地里的紅苕未挖，花生未撿，烂在地里；而冬麦未下种，土地又未翻耕，明年小春无望，家人生路断絕。于是怨憤不滿的声音，終于由小而大，由个别到一般，由暗流汇成了澎湃的洪水，12月16日晚上，川陝公路綿阳段各个重点上就不約而同地爆发了民工要求回家的斗争。

那天夜晚，川陝公路工程局綿阳段的王段长正在夏家么店子召集第四区区长和所属联保主任开会，指示工作进行，因王段长規定要把碎石再度加厚，而出席會議的人則轉述了民工口粮吃完，要求回家的請求，王段长坚持不允，拍桌打掌地发脾气。围聚在外面探听开会消息的民工，遂愤怒地向房子上撒沙子碎石表示反抗。米庆云叫吳家填联保主任周潤生出去制止，周用电棒向黑暗中扫視了一下众多的民工，还未开腔，就被驟雨一般的沙石打退回来。接着房子上、牆

壁上沙石的响声越来越猛，王段长不敢继续主持会议，请各联保主任一齐出去制止民工的行动。塘坊联保主任张海东、玉皇观联保主任馬裕驥、石洞河联保主任王伯常，在沙石猛击中趁黑暗逃走；其余几个联保主任狼狈地退回屋内。群众有的大呼：“把王段长抓出来！”有的吼：“我们要回家！”和“拿饭来吃！”在几千民工愤怒包围、沙石击打之下，破朽的夏家么店子，快要垮下来了！这位刚才还在大抖威风，拿“委员长”来吓唬人的山东军人王段长，这时竟吓得站不起身子，坐在地下哀告各联保主任说：“我是远方人，没有带你们的过，我不过奉命办事，请你们出去解释一下。”

米庆云说：“只有答应他们回家，才能解危。”

王说：“时限抵赖了，未完的工程咋个办？”

米说：“现在管不了许多，横竖一次搞不完，二次再来。”

王段长还在迟疑，外面的吼声越来越兇，板壁已有几处被群众用大石轧破，守护门口的米庆云的弁兵，已威胁着要开枪射击冲近门口的群众。米庆云连声高呼：“不准开枪，王段长要出来说话！”

王段长哭丧着脸说：“我不去说话，你去说，就答应他们回家，责任我们共同担负。”

米庆云于是和在屋内的联保主任都出到门口大呼：“王段长已经答应你们明天就回家，请你们散了，回住处睡觉，明天一早好走！”

投掷沙石的声音一齐停息了，黑暗中翻涌着一片胜利的怒骂：“再不答应非把他抓出来揍死不可！”“他不答应我们明天也要走，看他把老子们做啥！”

在寒风飒飒中群众吆喝着向四周散去，一场暴风雨被躲过去了！

次日晨早，米庆云和王段长回绵阳县城向鲜英汇报昨夜出事的经过，才知道第一区地段昨夜也出了问题，区长李元凯在普明寺向民工讲话时被同样要求回家的群众殴打了一顿，而新桥、魏城昨夜和今晨有几次电话来报，说二区区长张雨初在民工轟鬧中逃走，不知下落，魏城的联保主任已被民工打死，新桥以东的公路便桥已全被民工破坏，军車停阻，不能通行，全体民工都“造反”了，修路工作根本无法继续进行了！

鮮英組織县城士紳分組赴四乡安撫人民，并一面令各区各联保查办民工肇乱首領，企图繼續征調民工修路。这时石板河的第三区署忽被紅灯教率領的农民队伍攻入，区长任俊在逃出时被追击的农民砍伤臀部，区員一人被杀；区内各場都有了紅灯教，联保主任紛紛逃入县城避难。第二区地面則紅灯教蜂起，区署所在地的白家埧也一再被紅灯教攻占，各联保办公处多被群众捣毀，区长张雨初再三請求辞职。第一区区署設在县城，所属西乡各場也大半被紅灯教占領，李元凱向专署报告說：“第一区除城廂鎮外，全区都成了匪区。联保主任大半通匪！”这时除第四区还比較安靜外，全县四分之三以上的地面都成了混乱状态。县境各地都发现“反对征工”、“反对操壮丁”和“反对苛捐杂稅”、“打倒蔣介石”的标語。

鮮英派保安团长李承魁亲率保安队一个大队赴三区平乱，先头两中队在向石板河开进的途中在小楊沟附近遭到漫山遍野的农民队伍襲击，保安队被冲垮，官兵都向县城回奔。追击的群众以排山倒海的声势冲到和县城只隔一水的北河对岸，李承魁怕群众冲进城来，下令把木椿索系的北河大桥斫断，放火焚烧，农民队伍才只在河对面向县城发枪轟击了一陣，对峙了两天之后，退散回家。

綿阳民变，引起了四川省府和蔣介石行营的严重注意，除加派了一团保安部队到綿阳协助守城平乱外，并派省府公務員資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員叶秉誠赴綿阳安撫。叶虽然被认为是綿阳地区有声望、有学識的老紳士、老政客，但他除写了很多私信向綿阳有关方面了解情况，进行疏解，并建議省府改变义务征工的办法，緩征綿阳东北两乡（即第二、三两区）所謂“赤匪窜扰过的区域”的田賦，企图緩和民憤外，他本人始終沒有敢到綿阳来。后来由綿阳专署把二、三两区区长更換，又利用原籍三区松埡子的綿阳第一号袍哥头子曾任綿阳公安局长的复兴社特务左舜欽，叫他和他的哥哥著名慣匪兼綿阳县袍哥总舵把子左汉章（綽号左长子）共同串通他們遍布全县的哥老弟兄，起来与人民为敌，破坏他們的反抗斗争。他們对农民队伍和紅灯教組織进行了挑拨分化，使他們互相对立仇杀。同时县府把各联保原由选举产生、反动声威还未树立起来的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大量撤換，委各

地有勢力的哥老头子继任；又准許各联保設立常备壮丁队，每联保多者七、八十人，少亦四、五十人，作为联保主任直接掌握、自由运用的反动武力。联保主任在所謂“公私两管”（即既是舵把子又当公事），武力财力和旧有号召力的充分运用之下，很快就在各乡建立起了对付农民反抗斗争的有力据点。他們对人民进行了多方的監視欺騙，利用亲族和哥老关系，使許多人退出了反抗活动。他們除在“格斃”的謊报下任意公开杀戮人民外，并随时把不听自己約束的所謂教匪土匪首領暗杀。新任第二区区长刘嗣高（仁寿人），赴任时即带去私人卫队三十余人，县府又派給他一个中队的保安队，由他自由使用。他到任后联合区内哥老势力，經常东征西討，攻打农民的反抗武装，被他用“格斃”的名义杀死的所謂“土匪”“教匪”共有五十余人。

这种利用本地人打本地人，利用哥老势力破坏农民反抗活动的反动办法，在全县境内逐渐取得成效，第一、二、三区已瀕于崩潰的反动基层統治，又于1936年、1937年内先后恢复起来。国民党反动政权，又繼續向人民群众进行各种搜括和奴役，不过徭役的形式，終也在綿阳人民和各地人民的反抗下有了一些改变，即以后征工也多少要給点口粮，不再強調所謂“义务”了。

## 川西边区禁烟史話

### 前 言

这篇文字記述1939—1946年間发生在四川西北边区有关禁烟的所謂重大事件。它是十个独立的小故事，但又是互相关联前后拉扯着的一段史料，所以按事件发生的先后，把它連成一篇。其中有些人和事因笔者掌握得不够全面，发掘不深，記述可能不够完全。笔者本身也是“个中人”，在故事涉及的八年中，有六个年头在那个区域任伪县长，文内事实都是根据亲身参加和亲見亲聞的場景写的。大概由于自己看不清自己臉上的骯污，笔者对自己也未免“笔下留情”。因为有这些缺点，而記叙上比一般史料又稍嫌“絮聒”，名曰“史話”，不知是否适当。

## 一、茂县县长販烟

解放以前，松潘、茂县、理番、汶川、懋功、靖化等六县属于四川省的第十六专区，是四川有名的两大产烟区域之一；而这个区种烟之广，事变之多，又远远超过它的姊妹烟区雷馬屏峨四县。

十六区在1937年以前，原不产烟；只因四川内地各县种烟受到官吏、保甲的层层敲詐勒索，无利可获，才由一些冒险家带头“跑山河”，到这块反动派上级政府不重视的地区来“拓殖”，这片山区，才变成产烟区。

产区烟价低，内地价高，运烟可以获取暴利，茂县伪县长楊特树，收买了一批自带枪支不要薪餉保鏢的好汉；这些人帮县长販烟，也自己販烟。楊县长还与伪专员譚毅武的儿子任区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謀的譚克孝合作。在軍政协同动作之下，茂县西路的烟土，就大挑大挑地涌入县衙，轉运綿竹、灌县等地出售。

风声鬧得大了，本来装痴作聋的譚毅武，也不能不清問一下。据說，他的少爷与楊县长合作干这勾当，他事前不曾知道，所以他一本正經地认为他寢室对面只隔三丈远的楊县长寢室就有大量的烟土进出儲藏，是伤了他的面子。派人检查，怕有包庇謊报，老专员决定亲自去看看。楊县长不会束手就縛，让他的“宝貨”被专员亲自收繳，这是可以想象的。但他却也过分性急了一点，竟不惜开了几枪来抗拒专员的检查；枪虽然是向着天打的，老专员却吓得失魂落魄地跑了！

笑話传开了，老专员气病了。楊县长还在对門天天高声罵“二話”：“要管，先把自己的儿子管一下；要烟，到枪口上来取！”老专员本来多病，在这位直属下僚武装抗命的打击之下，深感官威扫地；而事情又牵涉自己的亲生儿子，自己也撑不起腰杆說話，儿子躲了不同他見面，而呈請省府撤惩楊县长的公文又久无批示，楊又在繼續运烟，繼續叫罵，偶尔又繼續再放几枪吓他，老专员經不起这样沉重的刺激，不久就一命嗚呼！

死前数日，专员又写了亲笔控訴书，定要伪省府严惩楊特树；死后，他的女儿复在省府坐控不休，为父亲雪恨出气，伪省府只得密令

新任伪专员严光熙于到职时把楊捕送省府法办。

严光熙于1940年2月到茂县专署就职，怕楊特树聞风逃走和武力抗拒，完不成任务，把同行的新任茂县伪县长黄君穆伪装成专署的朱秘书，視事前，又先把区保安司令部的官兵集合讲话，用硬大洋獎賞一番，要他們听自己的話，而保安大队长朱百练更受到严光熙的特別重賞，他对严更表示要特別效忠。一切布置妥貼之后，严光熙才在楊特树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时，当众宣讀了省府捕楊的密令，严的亲兵當場把楊綁了，楊的卫队也被保安队解除武装。楊特树押送成都，后来又轉解重庆蔣介石行营，經過大約一年之久。由于成都有关方面，重重叠叠的敲詐索賄，楊的油水已被挤得差不多了，到行营这道关口时，索賄价更大，楊不肯出，于是这位爱烟好財的貪夫，就被用来做装点反动法律的材料，在堂皇的判决下，处以枪决。

## 二、懋功筹派烟土給蔣介石“献机祝嘏”

懋功是十六区偏南的一个边县，隔省城远，隔专署所在的茂县也远。由成都去，要翻九龙山和巴朗山，山大，匪多，人烟少。由茂县去，要通过多事的、交通經常断絕的东苏沟(藏民区)，还要翻一架险恶的虹桥山，更不好走。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懋功成为一个险僻的絕域，是种烟最安全的地带。1939年种烟更普遍。内地烟客象蚂蚁附腥气一样，涌入懋功。他們有的人租地种烟，开荒地种烟；有的人用枪弹、貨物放烟債，有的人用現金买“預貨”；沒有本錢的就去帮人种烟、割烟、掙烟工資。一时把一座漆黑的地獄，打扮成“繁荣”的胜地。

伪县长幸蜀峰深知伪中央和伪省府的“禁烟”行情，覺得上司衙門既然都是說一套，做一套，自己何不趁机发点洋財。当时懋功最大的恶霸头子是所謂“三馬”：即全县总舵把子兼美新鎮长馬春驢(外号馬海椒，官称馬連长——在某个濫队伍里干过这差事)；乃兄，县商会主席，多財善賈的馬麟书；乃弟，青年驃悍的馬鵬超。他弟兄既擘得动全县汉藏两族很大一部分枪杆，又控制了县境很大一部分烟土、枪弹、葯材和百貨的买卖，懋功人民的膏血差不多都成为他弟兄的养

料。幸县长委馬鵬超任自卫队长，出行就带他的人枪给自己保镖。馬海椒的烟灯前随时有县长的身影，馬麟书的“百貨公司”里有县长的大量經濟手續。幸县长既借“三馬”的簇拥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又借三馬的实力来吓唬一般老百姓。他自己很坦率地讲他曾借了一个黄埔軍校学生的毕业文凭考入南京的軍校的高级训练班，是蔣介石亲手栽培的学生。懋功的头面人物对这位“天子門生”另眼相看，觉得在“淘金”的事业上也有借重他的必要。官紳双方既然都看在鴉片的情分上，就勾結在一起了。

幸县长曾經呈报四川省政府，說懋功人民十室九空，生活万分困难。現在烟已种下，如果剷除，已过了改种粮食的季节，断絕人民的生計，定要激起叛乱，請省府暫緩禁烟一年，讓他們今年收烟算了，明年絕不再种。幸县长明知这只是走过油台，站个脚步，省府批准，固然懋功名正言順地收烟；如不批准，烟也不会剷掉，但自己却可借此表示有恩于民，又显得他不剷烟有理。

是年六月，他到成都开会，行前再向懋功大小首領說，此行一定向省主席王纘緒請求，达到不剷烟的目的，王如不准，他就亲赴重庆，向他的蔣校长报告，蔣的侍从室里有他很多的同学，可以帮忙。懋功的首領們虽然觉得他們种烟并不一定須要上級批准，但幸县长的热情合作，毕竟也有好处，在深深感动之下，答应在收烟之后，筹派一批烟土給蔣介石“獻机祝嘏”，表示懋功人民“爱戴領袖”的忠誠。

到成都后，他向王纘緒說，懋功汉夷杂处，情况复杂，办理禁政，万分困难。全县刁民有两万多支枪，如果剷烟，至少要开三团人进去；同时粮食給养困难，一切要从成都运，而交通万分不便，又非有几万运粮的民伕不可。王纘緒听見“禁烟”“三团人”这几个詞儿，不等幸把苦情訴完，就砍切地說：“現在前方抗战，兵力还不够用，哪有三团人到你那里剷烟，你还是相机行事，和平办理。烟能禁到啥程度算啥程度，总不要鬧出乱子就行”。

返县之后，除向地方人叙述他如何辛苦努力才得到省府不来剷烟的胜利結果之外，就积极催办“獻机祝嘏”的大事。通过三馬和地方重要首領密商之后，就由各路大小实力派照摊筹的数字收烟。全

县共派烟土一百担(十万两),各乡各保实收了多少,虽然无法考查,但繳到县里由馬麟书保管的却只有七十多担。經過协商,决定拿四十担捐献飞机給蔣介石祝寿,由馬鵬超运送灌县幸县长家中,出售后由幸代繳。其余三十多担,由地方大小首領瓜分,酬劳出力有功之人。其中三馬出力最大,当然所得的份額最多,而国民党懋功县党部書記长、县临参會議长、議員、省府視察員以及各乡鎮长、屯土首領、舵把子等都按实力大小,出力多寡,得到相应的一份。在分配的过程中,虽然发生过一些爭执,但在以实力地位为戡子的原則下,也很容易地“攔平”了(送到灌县的四十担烟土,究竟是由蔣介石亲自驗收或由他的門生幸县长代領,此事說法不一,只好“存疑待考”)。

### 三、內政部禁烟考查团在靖化的剷烟

靖化現名大金县,在懋功以西,由成都或茂县去靖化,比到懋功还要多翻一道横断山脉,要經過两天路程的无人地带。1939年冬,这里就种了很多冬烟,1940年春烟种得更多。老百姓胆小,起初本不敢种,后来看見县里头号首領杜鉄樵司令(他在1934年紅軍过境时任游击司令,率領地主哥老武装打过紅軍)。把他的牟千总屯上几份好地种了,又把他住宅前后的几十份地都种了,他的兄弟伙也种了,才紛紛响应他的行动,一齐动手种。別乡和两河守备(藏民首領)派人来問杜鉄樵:“烟种不种得?”他說:“懋功都种得,我們为啥不种?难道我們大金人要軟些,該受气?!”杜鉄樵深知:只有烟种得多,他的好处才多,大家也才会为了保卫种烟而更听他的話,增强他的地位。

伪县长游輔国,五十岁左右,在伪省府作过多年秘书和省督学之类的文官,是要笔杆的,不会耍枪。他的儿子游冀任县府秘书,女婿戴培荣任财政科长兼第一区区长,还有一些亲眷也在县府任职,他在这里“居官”和处家一样,本想过平靜岁月,不願多事,而且禁烟的事,他自知也管不了,县境种烟,只好装不知道。可是这年3月,伪中央內政部却派了一个禁烟考查团到十六区来,有一位叫游瀛的組长担任懋靖两县的查烟任务,同妻子一道于3月初間来到靖化。

游組长不惜跋山涉水,远来苦寒的边区,不是只为了公务,也还



有私事要办。他在懋功备受县长及地方首領的优礼相待，行囊中装满了那儿官紳的盛誼隆情，于是报告省府和伪中央說，懋功的禁政办得最好，請嘉獎那些出力人員。到靖化后，以为游县长也会懂得礼节，不薄待“欽差”，每天大醉大賭。殊不知游县长是个吝啬人，除酒食联欢外，总沒有提到游組长心坎里的事。游組长恼了。在3月12日举行植树节典礼的演說中，就严厉指責县府玩忽禁政，說如果不把县境的烟苗剷净，他定要报告“委員长”从严惩办有关人員。这一来，游县长不能不硬着头皮筹划一下剷烟的事了。他决定分三組下乡督导剷烟，自己亲自担任一組走两河守备所管的藏民区，女婿戴培荣区长带一組人走噶尔丹斯乡，国民兵团副团长夏熙丰和国民党县党部書記长钟鈺昭等担任一組走沙儿泥乡。

噶尔丹斯在大金河上游右岸，沙儿泥在上游左岸，两乡隔河相望，都是大金河水冲积起来的好沙土，农产丰富，人烟稠密，这是靖化全县的肥肉，也是杜鉄樵势力的基地。从民国以来，杜連續二十几年任团总、团练局长、綏靖屯員（靖化未設县以前分为綏靖、崇化两屯，屯員等于县长）等官职，他的領袖地位在居民中已經根深蒂固，等于“汉土司”，連藏族首領也不敢不听他的話。靖化的烟，算沙儿泥和噶尔丹斯种得最多，剷这两乡的烟，等于夺取杜鉄樵和他兄弟伙的家財，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何况自从1936年他把靖化首任設治局长於竹君捉来关起并赶走之后，四川省府竟敢出了一道通緝他的命令，这几年不給他官做，逼得他向西康省府要了一个“特种保安大队长”的名义，总是不过癮，他也得要拿点顏色給四川看看，使他們知道靖化沒有杜某就“攔不平”。

剷烟組准备几天动身下乡的时候，地方上大小首領在請示杜鉄樵和往来密商之后，已决定如何接待他們的办法。杜鉄樵本人，則因“特种保安大队长”是西康的官，他有时住在西康境內和靖化邻界的丹巴县，这时，既已布置就緒，就到丹巴去了。他知道靖化只駐有一个保安分队，总数十余人，枪坏子弹少，下乡剷烟的人等于赤手空拳，他本人不在县，兄弟伙滿对付得了，他避开，有好处。

剷烟組到各乡后第四天，事情发生了。戴培荣一組到噶尔丹斯

乡之后，在刘宝珊乡长家中住了三天，把平坝和半山的烟守着剷了一些，就到上河坝德士梯地区督剷，住赵保长家。第四天黎明，赵家女人刚开门出去提水，杜鉄樵的得力兄弟伙赵天圣就率领二、三十人持刀枪入室；把保安队士兵的五支濫枪提了，把戴培荣、国民兵团团附紀洪勸和保安队楊分队长三人从睡梦中捆起，拖到屋前沟边乱刀砍死。保安队士兵五人也被反剪双手，随后拖出。五人跪地哀求，說自己是当兵的，沒有带誰的过，請各位大哥饒命。众“好汉”觉得这几个平时連玉麦湯糲也难得吃飽的可憐虫，杀不杀不关紧要，已經把他們繩子解了，衣服剝光，打算叫他們从后山滾蛋，但从上面寨子請示杜鉄樵侄儿杜耕虞的人回来說：“斬草除根，一个不留，免得漏风。”于是这五个士兵又被密绳捆紮，背加大石，拖到大金河边，和戴培荣三人的尸体一起，拋入激流之中。

沙儿泥一組，已在头天黄昏时出事。杜鉄樵的儿子杜錫麟和杜鉄樵的“貼心豆办”沙儿泥乡小舵把子何良玉率领了几十个人把夏熙丰住的一家民房围了。夏的步枪先被房主人偷藏。但夏毕竟是个軍人，懂国术，他抓到一根木棒和手持刀矛的杜党拚斗，旋打旋跑，爬上房子屋頂，从后牆跃下，因跌伤腿部，又被杜党开枪击中，坐地呻吟，遂被乱刀乱石砍死。同組的国民党書記长钟鈺昭，政治宣传員周云釗因和杜鉄樵有关系，被释放了，杜党說：“他两个是好人！”

这两組出事时，游輔国正在河东守备胥仲臣官寨，胥也得到同时动手的通知，但他总觉得杀县长是一种非常的举动，不敢应命，将游輔国护送回城。

县府人員得到凶信后，怕杜党来洗劫，紛紛逃匿。直到游輔国返城，請城紳向杜党再三疏通，要求保全自己的生命，并委杜耕虞任国民兵团副团长，負責維持治安之后，局面才逐漸稳定下来。

#### 四、严光照到大小金川剷烟

游輔国将九人被杀事件报到伪省府时，蔣介石正兼任四川省伪主席，賀国光兼秘书长代理主席职务；四川禁烟督办也是蔣兼賀代。抗剷烟苗，杀官兵九人，那时既是边区創举，也大伤“委員长”的面

子,不能坐視不理。于是决定派禁烟督办公署的协办費东明到靖化查办。大概費协办本心不願担任这项苦差,或者不明边地实情,他拟了一个平乱計劃,要炮兵一团,步兵一团,軍費六十万元。賀嫌他喊价太高,认为不值得为禁烟花偌大力量,遂改派到任不久的十六区伪專員严光熙去。严到成都見賀要兵,賀只拨一个保安中队;严嫌少,再三要一个团,賀仍不允,严减少到要一营人,但要一个团长同去。照严光熙的說法:“只要有一个团长在一道,虽实际是一营人,‘蛮子’却认为是来了一团人,声威要壮些。”賀最后答应了严的請求,派保安第三团团长胡源率侯可澄大队随严去懋靖剷烟平乱。因为懋功連年种烟多,风声大,叫严順便也去走一下。行前賀再三囑严:“只要把政府威信顾到就行,不要操切行事,再出乱子。”严出发途經灌县,正遇伪国府主席林森到青城山遊覽避暑,也从灌县經過,严去謁見,他也諄諄囑严:“剷烟可发动紳粮去搞,你不要自己去。本地紳粮剷烟,当然不彻底,让他不彻底好了,切不可擅开边衅。”

严到懋功,叫地方首領負責把自己管轄地区的烟苗肃清,这些人滿口承諾。隔了几天,回报專員:“烟已完全剷了。”还派人措了几十筐烟苗到懋功县府請严驗看。严明知全县烟苗不只几十筐筐,但也就故意信以为真,对剷烟有功的人分別獎慰一番。于是在和地方首領們杯酒言欢,往来酬酢十多天,并把在丹稗守备、楊春圃土司的儿子收为干儿,結了两位干亲家,表示对“夷人”作了安撫工作之后,就轉赴靖化。

严恐怕到靖化后,杜鉄樵再开玩笑,先派懋功回族楊云生(曾到茂县專署行政干部訓練班受訓,算是严的学生)到崇化,向当地有实力的地方人說,專員在崇化不停留,一直到綏靖剷烟。如果杜鉄樵抗剷,請他們协助專員。“在崇化不停留”,意味着不剷崇化的烟,崇化人当然喜欢;杜鉄樵和崇化某些实力派本有仇怨,帮助專員打他,也是难得的机会,何况还不一定要实行。崇化的交涉,这就办好了。严又派靖化青年和杜鉄樵作对已久的尹見刚到两河守备处去做工作,叫他們服从專員,不帮助老杜。河西守备阿靖峰庸懦无能,只知吸烟醉酒,又与杜不合;河东守备胥仲臣手腕敏活,各方取好,当然都答应

了。于是，严光熙随带两个保安中队到了靖化县城，侯可澄全营随后跟进。

对九人被杀，严表示极为痛愤，但他除了叫地方筹款从优抚卹办理追悼而外，沒有提到緝办凶手的話；对于剷烟，仍然是发动地方紳士下乡宣导，沒有派兵督剷。这时已經八月下旬，平坝、阳山和大路一带的烟，业已收获完毕，高山深沟的烟虽多，但无人敢于深入查看。紳士們以“烟剷完了”回报，他也就大加獎慰，轉报省府，表示已和平完成任务。省府当然也嘉獎专員，沒有任何刁难。

杜鉄樵在九人被杀以后，就回沙儿泥收获烟土，表面上却說是专为协助政府安定地方秩序回来的。据說，他还把肇事的弟兄伙罵了一頓，不准他們以后再滋事哩！严专員随带兵力不多，在这距省遥远、山高水险、交通不便的边地，他料定严不敢多事。严在懋功和地方首領亲切合作的行径，他也清楚。到靖化后严的种种作法，也并不觉得可怕。于是他先托城紳向严表示願意协助剷烟和办理九人撫卹善后的工作，来試探严的态度。严本来怕杜搗乱，杜既表示要好，他当然十分欢迎，除表示对杜嘉獎外，并約杜見面，保証絕无恶意。几天后杜竟然亲自来会严专員了！

严設宴招待杜鉄樵和剷烟出力的全体官紳，杜也在沙儿泥家里設宴請严联欢。严在赴宴之前向团长胡源說：“今天是鴻門宴，要多帶点人去。”又說：“今天的酒喝不得，恐有毒。”席上敬他的酒，他都未喝，暗中吐在手巾內。

严光熙应邀到原屬靖化后归西康的綽斯甲土司官寨去住了十多天，老土司納旺勒耳烏借口“进洞”（喇嘛教規，进洞靜坐，即不見客），由小土司納旺勒兼贊款待他。从綽斯甲回来覺得諸事已經办妥，次日要走了，但还有些話要和杜鉄樵面談，就約他到城一行。杜答应說，一定来城給专員送行。当天河西守备阿靖峰才从綽斯甲回来，路过沙儿泥，杜留他酣飲，黄昏时两人一道进城。行至东門上坡处，路側忽有数人向杜开枪，但只聞扳动枪机，未听見枪响，杜翻身下馬，順岸滾到大金河边；此时坡上枪声大作，杜的从人和襲击者对战，杜趁昏黑逃上山寨，連夜集合队伍自卫。次日一早，严光熙率队匆匆离靖

化而去。前一日，他曾命人持旗帜經銀昌沟充前站，說他明日走这一路回茂县，在沿途准备烧茶的柴火和住宿处；临动身，才又宣布改走崇化、登春沟、两河口回茂，不走銀昌沟。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作法，据严說，是怕杜鉄樵在路上拦截或派人打他的“賊炮”。可見严始終是对杜鉄樵保持高度的警惕。

严专员一行，返回茂县，所謂“剷烟”、“平乱”，就这样“胜利”結束。是誰人狙击杜鉄樵呢？杜党說：“是严专员。”但严說，这是尹見刚搞的，事前他不知道，在离靖回茂途中尹才向他說。尹見刚刺杜他事先不知道也可能是真。尹見刚这个毛小伙子，他打杜沒有成功，而一年以后，杜却派人把他打死在巴朗山下，他的好友靖化县另一反杜青年晏月，也被杜杀死在大金河边，尸骨都沒人收。

### 五、保安团侯营与恶霸反对禁煙派

游輔国县长自九人被杀后辞职。继任伪县长米珍是一个由县长甄审考試及格年方29岁的青年。他功名心切，不願在边区久混，很想在禁烟中立点功劳，好託人向省主席說話，另調內地好县，一步一步地升官。此时保安团长胡源率侯可澄全营駐在靖化，米认为可以借支武力的掩护来捕杀杜鉄樵立威，把烟禁絕，显一显自己的“才干”。但1940年9月他到任时，杜又到丹巴去了。杜耕虞去成都，不知住处；赵天圣随杜在丹巴草地一带做生意，也少回靖化；杜党在县的亲信人物只有“活閻王”何良玉。不能“擒王”，暫先“射馬”。何良玉当时又率众到处搶人，霸占別人的妻子，不滿他的人很多，米估計杀他也不会引起麻煩。于是託何的密友县府张典獄官向何說，沙儿泥乡长孟文贊庸懦不会办事，打算委何任副乡长；何以为米初到任，素无仇气，自己又和侯营长相好，料米不敢做啥，遂到县府見米，米就叫卫士把他緝起报准綏靖公署枪决，又捕杀了何的羽党二人。当时靖化初駐“大軍”，杜鉄樵又不在县，“蛇无头不窜”，“活閻王”的鮮血，就把一些杜党鬼卒吓跑了。1940年靖化冬烟就偷种得不多。

1941年春，米又派便衣警士潜赴庆林山頂把杜党搶劫杀人外号豹子的石珍玉和他的兄弟伙二人击死，米的亲信崇化区长罗宝臣又

設計誘捕了崇化街上总舵把子聚众吃血酒密謀种烟抗剷的謝德龙；謝虽然賄通守卫警士逃走了，但謝的仇对馬耳邦彝族乡长楊开基弟兄却由此拥护米罗，把本乡的烟剷了，还邦剷了馬奈乡的烟苗，崇化其余各乡的烟也順利地剷除。

这一年靖化的禁烟派表面上好象取得一些成就，但黑邦势力，也在駐县保安团侯营长的勾結慫恿之下，展开了不断的反攻。

侯可澄夫妇多年販烟販枪。当米珍在禁烟的时候，侯营长却派連排长在各处买烟，大挑小挑地运赴成都灌县出售，米不敢过問。侯营部又是公开的买卖枪弹的大市場，县境很多哥老、土匪都从他那里取得武力的补充。侯营部养着一堂“围鼓”，营长悶来时也去打大鑼、唱須生作乐。“围鼓”上的吳打鼓卖烟，被伪县府抓来关起，侯营长很生气，立刻派副官来要人；米虽然放了人并又向侯营长申明是出于誤会，但侯仍然不高兴，认为扫了他的面子，第三天他的几位連长就借領粮的題目，把县府管粮的魏主任在大堂上飽打一頓。米珍多次商得胡源同意請侯派队下乡复查剷烟情况，和搜捕土匪，侯都推諉，說他的队伍要整訓，不能派；有时就干脆不答复。

侯公开說，他不贊成禁烟，因为邻县都在种烟，靖化单独禁烟，既招民怨，又无益处。侯是讲袍哥的，杜、謝和他是“仁义兄弟”，又有經濟往来，他們很快就勾結一起。侯不但保証对他們不使用武力，而且說自己十分恨米，不久就要請求省府把他的部队調离靖化。靖化的哥老武力，本来不太雄厚，但侯营长既然傾向他們，对付米珍，他們是滿有办法的。

1941年3月米珍从成都开会回靖化，途經銀昌沟时，杜党六、七人潜伏丛林中行刺。因为走在米珍前面的自卫分队长张斯本的馬儿嗅覺灵敏，到刺客隱匿处忽然不走，自卫中队长尹柱臣叫从人发枪搜索，杜党以为被发觉了，仓卒还枪，錯把张斯本打落馬下，而米珍却僥倖无事，杜司令打出的第一拳落了空。

是年6月，脫逃的謝德龙率領羽党把崇化区长罗宝臣枪杀，还打死了区署職員、米珍的亲信郭澍和米的族弟貞坤等。这三人是崇化禁烟最出力的人，被枪杀时，侯营长和十几位連排长都在座摆“围

鼓”，罗陪侯清唱，罗等三人被杀，侯和部属沒有一人受伤。凶手們是分清青紅皂白发枪的，而侯营长在这件事情上是否有心給謝党造成一个襲击的机会，那就只有“个中人”知道了。

但崇化謝党枪杀罗宝臣等还是突襲性质，杀了人，凶手就已逃走。第三天杜鉄樵在“綏靖起兵”，却是明目张胆地大干了。

杜首先派赵天圣率领人枪把协助米珍剷烟最力，由米委任的噶尔丹斯副乡长回族馬遵寿杀了，并把馬家財物洗劫一空，房子也放火烧了一大半。当夜又把队伍用皮船渡过大金河，預定会同沙儿泥集合的人一齐进城攻县府，杀米珍。只因搶劫馬家財物耽擱太久，皮船少，每船又只能載五、六人，“大軍”过河完毕，天已亮了。沙儿泥舵把子李銀山认为城里已有准备，米珍自己有几名新招的警察，又有杜的仇家尹柱臣和张斯本的十几支枪协助，不比游輔国可欺，劝杜不要冒进，暫住沙儿泥，把各乡各寨的人枪喊齐再行出动。

馬遵寿于黄昏时被杀的那天早上，米才得到罗宝臣等遇难的消息，早食后，他匆匆赶赴崇化，要去緝凶办善后，行至距县城 40 里的独松渡口，又聞馬遵寿被杀，只好折返县城，除要求胡源、侯可澄布防外，急調两河守备率藏族壮丁进城，协助平乱。当时杜鉄樵只聚集有一、二百人，各乡实力派还在观望，而县城有侯营四連人，米尹及两河壮丁約一百人，本可把杜党击败。但侯可澄坚决不主张出战，他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又說：这次“民变”是激成的，他不贊成用武力解决，誰要和杜打仗，他的队伍只好开走，不参加这场爭斗。米珍自罗宝臣馬遵寿等死后，痛哭多次，既悲死友，又顾虑自己和妻儿的安全，原有的一点勇气，已經銷退；杜党究有人枪多少，又无法探知，而謠传理番县属的卓克基土司和懋功哥老方面都将派人助杜，在疑惧动荡的情况下，也只好日夜督率自己可靠的人，防守县城。杜党人数不多，对县城只用远势包围，屯駐高山。白天崗哨偶尔鳴枪，晚来則四山篝火，“呵火”連天，虛声恐吓。他們不敢攻城，米珍不敢出击，成了相持局面。

过了一星期左右，侯可澄忽来向米珍說，他奉到省保安处命令要率领部队到懋功剷烟，催米速把乱事想法解决，否則他要走了，不等

了。米明知这是侯向保安处建議請求的結果，目的是要去懋功“取經”。因为懋功今年烟又丰收，侯可澄上月赴懋，大約已与当地首領有協議，他們將照往年成例，筹派烟土，酬敬軍政首长，不过，現在所謂“軍政首长”的行市跌了价，所筹烟土，本县哥老首領占的份額要多些，而酬客送礼不如以往大方而已。現在已是收烟季节，侯如不速去，恐連一份薄礼也不可得。何况懋功烟会熱鬧异常，保安官兵都想去搞点生意，不願再在靖化这块青石板上干熬。但侯部开走，米珍的困难危險就增大了：現在观望中立的各乡实力派将因米勢愈孤而明显地拥杜，两河屯兵可能撤走也可能附杜，米尹两支人馬，是敌不过杜鉄樵的。侯营长这一煞手鐮把米珍打得心慌意乱，毫无主見了，只有向营长請教求助。于是侯又佯装好人說：“听說县长已經連电省府辞职，如果县长真正不干了，我願以調人身份去劝杜鉄樵罢兵，把队伍解散。以县长的才干，哪里不可以做事，何必在这里长久糾纏。”米珍确曾电省府請病假赴省就医，并未辞职，为了稳定当时对付杜鉄樵的人心，也并未宣布，不知如何被侯知道，并說成“連电辞职”，显然侯是想以米珍去职为条件去向杜鉄樵求和。米虽然觉得这是可恥的下場，但也无第二条路可走，只好同意。

侯可澄約同和事老孟文堵所长、胥仲臣守备、李銀山副乡长(因阻止杜党那夜入城有功，米委他任此职，以示拉攏)等前去会杜，几天后回来侯向米說：“一切都談好了，杜已叫他的队伍解散。县长頂好同我一道經懋功赴省，我派人送你到灌县，途中安全，有我負責。”侯要把米一道弄走，是为实践对杜所提的条件，而保障米的途中安全，則是示好于米，掩盖过去一貫与米作对的痕跡，免米将来报复。这时，米又恰好得到駐省办事人賴世平的电报，說省主席张群因他在靖化不会搞，激起事变，已把他免职，委刘騰軒继任，叫他准备交代。这一下，米一切希望都破灭了！靖化他是不留恋的，但县长的底缺已經失去，內調好县和逐步上升的前途都“告吹”了，却使他有点伤心！他这时才知道不但侯可澄、杜鉄樵这批人在赶他走，省府也一样不要他。他只好承认把行市看反了。原来蔣王朝从上到下的大小統治者都是不贊成禁烟的！



米珍怀着憤懣的心情，在山上杜党的“礼炮”乱鳴中离开靖化，大金川微弱的禁烟派完全被摧毀了！

（按：米珍到懋功时接到賴世平續发的电报說，他免职事因省委吳景伯为力，已改成准假赴茂就医，府务交秘书代行。米到成都后，託吳繼續帮忙，虽然未調內地好县，但改任理番县长，他似乎学“聪明”了，在理番不再禁烟，又干了三年。）

## 六、懋功围城事件

1942年春，严光熙因給張群送了几箱大金雪梨，張在私邸宴外宾时开箱取梨餽客，因他曾先把这有名特产的优点向宾客大加贊揚，开梨箱时，众宾都来围观，殊不知箱內雪梨，竟有些变成了鴉片，众宾怪异。張的面子很不好受。登时大罵严光熙，說定要把他撤职重办。严是四川土軍人出身，与伪中央和張群都无深切关系，不久果然攔下来了。继任的伪专員是伪省府保安处副处长王元輝。

王是蔣介石黄埔軍校5期学生，复兴社特务头子康泽的亲信。蔣介石把他摆在保安处，原是想用他来搶夺地方軍閥刘湘的残存武力四川省九个保安团。因为刘湘的嫡系保安处长刘兆藜把这批枪杆抓得很紧，又有邓錫侯、潘文华、刘文輝这三位大土軍閥为刘撑腰，蔣介石“投鼠忌器”，一时沒有下手。王元輝在沒有实权的副处长这个冷板凳上坐了几年，厭了，想独自去主宰一个方面，給复兴社系统开辟一块新領地，就把十六专区搶到手中。

王借口禁烟需要大批武力，要把保安团分一部分由自己帶走，張群是蔣的心腹，为了实现“領袖”的意图，极力支持他的要求；刘兆藜为要把內部这个危险的敌人撵走，表面上也表示願拿自己的一部分“家当”来湊合他，拨了三个保安团随他到十六区。但刘却不是拿这三团人作为王的“嫁装”，王只能使用这笔财产，却不能成为财产的主人，所有这些部队的人事权、經濟权王都不能过問。而尤其重要的是：刘虽然面子上叫这三团官兵要服从王的指揮，却暗中支持、掩护那些抗拒王的命令的部下；至于贩烟贩枪，发了財又能够不忘处长的私恩，給处长也分送一些財礼的部下，刘处长更随时留心提拔，使他

們步步高升。刘处长的行径，給拨交王元輝指揮的官兵指出了一套作法，那就是在表面服从而在实际上反对王元輝，遇事拖王的眼皮；而大搞鴉片，他至少也不反对。刘处长这一套对付王元輝的方略，固然使王想借这支武力来削平各县的小割据者，树立自己的小中央集权統治的梦想落了空，而刘的“宝贝”部队，却也因官兵把好枪好弹都掉換了鴉片，又为了表示对刘处长的忠实，不願为王元輝出力打天下，以致后来在和十六区的“烟兵”对垒的时候，几乎就同鸡蛋一样，一軋就碎，随时整团整营地被袍哥大爷繳械，几年之后，刘处长的“家当”也崩敗得七零八落。这都是刘处长所沒有予想得到的。

王元輝統率了三个保安团到十六区走馬上任后，懋功恰巧发生了两連保安队在新桥沟被乡长喻香芹(綽号喻金剛钻)繳械，进而围攻懋功县城的案件，王专员就命令刘汉雄全团由灌县从臥龙关小路向懋功的达維开进，自己带謝字撑全团經理番县翻虹桥山“亲征”懋功。胡源一个团，則分駐威州、杂谷脑、两河口他所經過的路綫保护粮道和后路。

过理番县时，在县府駐了十几天，伪县长米珍很小心地侍奉这位新上司。上司善飲，大麵能喝三、四斤、健談，逢人就滔滔不絕地讲述平生得意之事，諸如他和蔣介石、康泽等的关系，在江西別动队中如何“剿共”等。酒酣耳热时，又向米珍吐露他对十六区的远景规划，是要把这个专区变成一个相等于省而直属行政院的特区，那时它就会建立起自己长远的基业，自己随意施为的小国家。他这个“伟大”的抱負，不只是口头說說，后来确曾亲拟計劃向蔣介石請求过多次；不过蔣介石认为张群既已坐稳了四川省主席的交椅，四川已成为蔣天下的直属部分，就用不着把它割裂，再建一个所謂特区，王和复兴社的幻想，因之沒有实现。但他拥众到十六区来不是为了禁烟，則他自己这段話就已經足够說明白了。

王元輝抱着建立“藩国”的雄心大志，乘着駿馬和暖轎，在一連卫队，一团保安队的簇拥之下，浩浩蕩蕩地杀奔懋功。懋功的地方实力派为了表示礼貌和探看新专员的虛实动向，派县参会回族議長馬荃青到两河口迎接。王元輝沒有把懋功袍哥大爷的实力放在意下，很

威严地接待了这位使者，用傲慢的态度向来使讲述自己对十六区的施政綱領，那就是所謂“三头”政策：好人抬头，坏人回头，不回头者杀头。他叫馬議長回报懋功的大小人物快把烟苗剷除，一株不留，否則，他就要武力剿办。王元輝虽然学会了他追随多年的蔣介石的虛縲派头，做起有威可畏的样子，但却騙不过号称“老狐”的馬荃青。馬看出專員是“色厉內荏”；自己这趟沒有受到專員很礼貌很尊重的款待，也有些不甘心。回懋功后向“三馬”等說：“王元輝火气太旺，須得先給他吃一付凉葯退退火，才好說話。”各路“大王”都以为然，就分別准备人馬伺候。

王元輝到懋功后，发现并沒有人照他的命令剷烟，十分冒火，就立派刘树芬营长带全营人先去前次把保安队繳械的新桥沟督剷烟苗，刘一去就打响了，全营人馬被馬海椒繳械，接着懋功县城也被层层包围。从卯家梁子上发射的机步枪弹直向王元輝所住的伪县府飞来，專員的一位副官屁股上挨了一弹，王專員只好深藏府內，不敢外出。但围城的人越来越多，子弹越来越密，县府在两山炮火射程以內，專員感到有些危險，只好在一个夜間杂在一群老百姓的行列中从县府移住到新街一座有厚墙掩护的民房中避难。不久守城的两营人又有一部分被繳械，烟兵看看要攻入县城，活捉專員了。王元輝急調达維的刘团来城增援。刘汉雄一到达維，他的官兵就以烟、枪的买卖上和当地的哥老势力联系得很好，此时懋功虽是全县一致对付王元輝的队伍，但刘团和达維一带的烟兵却只是武装对峙，有些零星枪声，沒有大規模的接触。刘团长又派人和哥老办交涉，如要枪，自己願意打起捆子送来，請哥弟們不消花費子弹。袍哥是讲“義气”的，也沒有急去逼他。但他却借口自己也被包围，到懋功县城，途中又有楊春圃土司的兵阻挡，回答專員，不能来城应援。

县城对外的交通断絕，米珍所派理番民伏从威州运到两河口的粮食不能到达懋功，而灌县到达維一綫的粮道，又为沿途的哥老、土匪截断，陷于停頓，保安部队沒有飯吃，作战更成問題。三馬知道王專員这种危迫状态，乘机再来給他开开玩笑，退完他的“余火”。馬麟书用碗大的黑字写了一封等于討王的檄文送来，文上說：“王元輝，

你敢动我們一窩烟苗，我們要剝你的皮，抽你的筋！”山大王們洋洋得意的驕态，加剧了專員的惶惧，只好用十万火急的文电向张群和蔣介石的“行轅”告急求救。张群虽然不滿王元輝給他惹下麻煩，但对王却不能象对游輔国和米珍那样随便，可以坐視不理。因为复兴社一帮人是蔣介石的得力打手，得罪凶了，自己有时也可能挨打；何况四川复兴社的势力特別大，张也要借重和拉攏这支力量来对付四川的土軍人。于是张又加派李树华团长带一个保安团从灌县推进日龙关，一方面希望打通达維一綫的粮道，一方面表示省府要大力援王，續派部队来了，威胁懋功人速解城围。

但懋功部队飢餓，不能空起肚皮，等交通恢复以后以遙远的地方运粮来了才吃飯，怎么办呢？在王元輝日夜恳求和蔣介石的允許下，张群商得成都区空軍司令，王元輝的黄埔同学王叔銘的同意，竟把一直躲在后方連打日本鬼子也吝惜不用的空軍飞机，派了三架几次飞懋功上空扫射示威并空投粮食。粮食虽然在乱山中落下时拾得不多，但懋功的袍哥大爷究竟看出这位新專員是蔣介石的嫡系，魄力够大，不但弄来人数空前众多的保安部队，而且还請来边地人民很少得見的“天神菩薩”，“退火”的目的已經达到，烟，是不会割了，一定要捉王元輝来剝皮抽筋，也并无必要。于是在王元輝宣称“和平解决”，派人再三疏通的情况下，給王让出了一条退走的出路，限令他三天以內从西康丹巴地界“滾”回茂县，以后不准再来。王專員也就遵照被指定的時間、路綫，匆匆地率領殘兵敗将离开懋功。

### 七、茂北烟民“造反”

王元輝在懋功被围的十天左右，他的老营专署所在地的茂县也发生了事情。这是他的主任秘书代理專員馮均璉和他的“老板”王專員演的对台戏。

馮也是复兴社特务組織里的有力份子，到专署以前是設在灌县的劳动营的秘书。他因为这个集中营里关押的革命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都是穷骨头，熬不出油水，才追随王元輝到边区来。为了要給自己的荷包不断装些东西，他不能放棄任何机会。王專員去懋功，专署

的大印掌在自己手里，正是为所欲为的时候。而茂县西北两路种烟很多，該地乡长舵把子等又不象懋功的袍哥懂礼，自动报效烟土，酬敬上司。于是他和区保安副司令叶嘉宾密商之后，决定要剷茂县北路的烟。至于茂西一带，因为藏族人多，外河烟邦多，又在岷江河西，交通不便，吃不下来，暂时不管。

剷茂县的烟，不叫茂县县府去搞，而且商議时沒有县长王良瞿在場，直接以代理专员名义下令茂北区长高钟灵和沟口乡长黄子材到专署来承受指示。馮秘书很严厉地面告高黄，要把烟苗剷尽，否則从严惩办。高黄回去之后，馮即派专署視察秦朝富率领区保安司令部的一个保安中队到茂北一带督剷。馮秘书給秦朝富秘密地“如此这般”面授机宜以后，秦和姜中队长高高兴兴地去了。

秦視察的秘密任务本来是能够完成的，但他喊价过高，只黄子材一个乡就要四十担，而黄只出十担，說是地土不好，烟收不了許多。正在反复磋商的时候，王元輝在懋功被围的消息传到茂北来了。黄子材和各保长及西路一带的实力派首領商議之后，决定用硬干的方式叫兄弟伙去拼命。秦姜带的一中队人馬，不过濫枪五十余支，“不在話下”，就是茂县城里，也不过只有三中队人，一战而胜，不但烟可保住，而且还可繳保安队的枪，搶老百姓的財物。王元輝兵困懋功，生死未料，馮均璉这个穿洋装的大少爷有什么可怕呢？

1942年6月13日夜秦視察和姜中队长在酣飲大醉入睡不久的时候，外面的枪声响了，而且越响越凶，二人醒来，手执大把长短枪的哥弟們已經蜂拥入室，把他們上綁。二人要求和黄乡长面談，黄不見面，众人大吼大罵把他倆推推攘攘地拖到門口乱刀砍死。保安中队的官兵，因为毫无准备，仓卒中还未及拿起武器，就被这些夜襲者开枪打死，活捉的很多，也被杀了，逃脫的人很少，逃回茂县的共总只有七个人！

高钟灵区长在秦朝富等被杀的第二天得到消息，打算到茂西轄区沙坝去安撫一下，劝西路人不要附和造乱。他只帶了两个卫士，在沟口下面約五里的一个溜索桥前坐上“溜壳子”橫渡岷江。用一股套在两岸巨石上的篾索子悬挂的这个只載一个人的小木架——“溜壳

子”划得不快，刚到河心上空，岸上有人向他开了两枪。高区长从“溜壳子”掉到急流中死了。他的卫士一人被杀，一人逃走。杀高区长的回族烟帮舵把子馬正卿，是和黄子材等商定一齐动手，特别赶来找高钟灵的。

黄子材趁全胜的威势，号召了更多的人枪，第二天就开到茂县攻城。茂西的烟兵也有几百人在岷江对岸集合。这时馮均璉、叶嘉宾惊急万分，出动所有的兵力守城。但茂县的城只是一个残缺的乡村，虽有几道城門，并无完整的城牆，四面八方都有入城的道路。防堵北面的敌人幸有城外窄陡的高山可以帮忙，西南門外則是比較寬敞。无险可守的平坝，西路敌人如果渡过河来，城就守不住了。这时爱錢胆大，临危胆小的馮均璉，已在暗中收拾行李，准备万一之計，只有王良瞿县长主张把西門索桥烧了，阻止茂西烟兵入城。但茂县大索桥是岷江上游主要交通要道之一，烧桥是大事，修复也不容易，許多城紳不贊成，馮均璉也拿不定主意。王良瞿挺身負責地說：“如不烧桥，西北两路同时攻城，我們抵挡不住，烧了桥，将来如追究責任，由我負担，与你們无干。”王良瞿是茂县的地方官，馮均璉落得有他乘担子，就下令把索桥烧了。西路的烟兵来迟一步，不能过河，只好隔岸放枪示威。城里的保安中队全力守护北面山口，“黃軍”猛扑几次，攻不进来，相持几天，所带干粮吃完，逐漸星散，而理县的胡团张营又奉令开茂县援救，城北的敌人总算被驅散，王元輝的老营总算保住了。

后来黄子材党羽内部因分財不均，互相火併，太平的保长张定华，把出事地点的刘保长杀了。首級献到专署請功；造反的乡长黄子材在张定华的威胁下逃走，被通令緝拿，不久，由馮均璉的哥哥在綿阳当专員的馮均逸在綿竹县境把黄拿下，解送成都枪决。保安中队失去的枪支，也由张定华清回一部分。张立了这些大功，在懋功战敗受辱归来的王元輝，对他大大嘉獎，除升委他为沟口乡长外，在全专区的行政會議上还把他捧作英雄人物，叫他在大会上发言，并亲自在宴会上給他敬酒，表示感激和祝賀。

“有罪”的杀了，“有功”的賞了，茂北事件，总算“圓滿地”告了結束。为了四十担烟土而送掉将近三百条生命的馮主任秘书却安然无

恙，照常做官。但后来他把王元輝在懋功被围的事用电报发到成都。这件事被张群的秘书先生提出，张认为这是当时报纸上“乱载”懋功剿烟失利消息的来源，伤了省府的威信，因而责怪了王元輝几句；茂县方面也忽然想到这是黄子材得到懋功消息敢于造反的根源，乘机在王面前說馮不是，馮在这种不利的空气下，觉得以后也不容易再有几百条生命来作发财的資本，这才卷起舖盖走了。

#### 八、靖化县长秦汉初被杀

1940年10月，靖化县长秦汉初奉召到茂县专署开行政會議之后，离茂回成都，行至茂县文鎮場外被他所带的卫士杀害，劫夺行李逃走。这事发生后，四川的G.C.系和复兴社的王元輝之間爆发了一次尖銳的爭吵。因为秦汉初是伪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是二陈的嫡系，又是中政系在四川的联络员，連他的老师时任四川民政厅长的胡次威都怕他，遇事让他三分。他被杀在复兴社势力統治的茂县，他的同系人物就向王元輝大兴問罪之师，說王排除异己，买人杀秦，除由省府严令王限期破案而外，远在重庆的G.C.系最高首領陈立夫、陈果夫也致电张群，請追查責任，从重論处，冀图借此把王搞下来派自己系統里的人去替代。王元輝挨了一起棍棒，感到十分委屈，除用公文私信辯解外，只好多方設法緝凶，幸而在彭县把杀秦的凶手提到两个，查出了秦致死的实在原因。于是王理直气壮地請G.C.系派人到茂县检查审讯案卷，并会同复审凶手。在无可辯难的事实面前，G.C.系气洩了，不再怪王，把凶手枪决結案了事。但仍把秦汉初当做光荣的死事者一样，在茂县大办追悼会，并热热闹鬧地运灵回成都；胡厅长以下的很多大小官儿还到成都外西迎灵設祭。至于秦县长被杀害的真正原因，G.C.系不願說出，王元輝一系的人也有代死者隱諱的义务，沒有宣布。

但草紙是包不住火炭的，事情的眞象終于被洩漏了出来。原来秦县长到靖化，因鉴于前任县长米珍的失敗，絕口不談禁烟；反之，他除了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計劃如何少設人員，吃缺空，侵吞屯糧公款，虛报禁烟經費等等而外，又和杜鉄樵深相接納，参加了由杜

党协助的贩烟事业。但他也和一般的有钱人一样，越富越狠，对别人是冷酷无情，一毛不拔的。在靖化一年多，因爱钱如命，已经弄得众叛亲离，他不相信任何人，任何人也不相信他，连他的妻子也十分讨厌他的行径。

他到茂县开会，随带警士十余人保镖，长途跋涉，翻越雪山，每天除给警士发两个玉麦馍馍而外，别无津贴，不够吃，他不管。草鞋滥了，脚起泡流血，他照常催促赶路。稍微侍候不周，还要动拳脚打人，破口骂人，滑竿伏也恨他：别人上高山，是要下滑竿来自己走，让抬的人气喘匀点，不累断气；而秦县长则是一步也不肯沾地。

到茂县后，县长天天顿顿有人请吃油大，别个官儿的卫士每天都得到老板优厚的伙食津贴，足够进馆子吃油二。晚上老爷们赌钱，卫士守候，大方点的“老板”，也要例外给卫士赏几个酒钱，表示怜惜。但秦县长却不理这一套规矩。他的钱袋是论进不论出的。他在茂县开会期间伙同一切出席会议的各县官绅出席大小宴会，山珍海味已经吃坏肚皮，成为他的灾难，而他的卫士们却有时一天只吃一顿玉麦饭，因为县长“忘记”发伙食钱，又不敢要，怕触怒了挨打挨骂。10月里的边区是够冷的，秦县长是个有名的赌鬼，夜夜玩扑克到早上三、四点钟才回住处睡觉。他在赌桌上是有杠炭火烤的，还有几次夜点心，而他的卫士却穿起薄滥的军衣在寒风如刀割的户外守护。他偶尔出来解手，见卫士缺少一人，就要大骂。他既然把“下贱”的士卒视同“草芥”，这些“草芥”也就把他视如“寇仇”了。

卫士们知道他在途经理番杂谷脑时出了一次“洋相”，因为守卡子的保安队要检查他的行李，他不服检查而又出言傲慢，激怒了保安队的军官，硬要公事公办，以致把他的行李箱估着打开；发现其中尽是烟土，还有黄金白银元……事情闹到驻杂谷脑的保安大队部，虽然经过疏通，原物还他了，卫士们却在怨恨他的心情下动了他的念头。这些穷光棍所以来“跑山河”，也是想发财的，“老板”发大财，自己沾点小光。虽吃亏也还想得过；如今“老板”自己是财宝归身了，而对自己的保镖人如此无情，卫士们为了发泄怨气和抢夺财物，遂决定下他的手。在离茂回成都的途中，故意把秦县长的滑竿单掉起走，不



让他和别人一道。到距茂县50里的文鎮場外隱避处，秦县长因夜来賭了个通宵，正在滑竿上拉伸补瞌睡，他的部下就给了他几枪，让他长眠不起了！

### 九、松潘县长和議長爭夺烟土統治权

松潘县长汪一能，是王元輝的第一号打手。他和王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同学，到过莫斯科，进过紅軍学校，参加过共产党，在鄂北用汪灝的名义参加农民游击战争。后来叛党，出卖和陷害了很多革命同志，他得到特务头子康泽的特別賞識，让他在別动队里干反共的勾当。他任广元伪县长也是康泽保荐。

他在广元任內极力攔截赴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把他們逮捕杀害或送入集中营，又杀了很多地下党员。就因他有一股特別反动的干劲，被王元輝看成可靠的死士，王任十六区专员，特請省府把他从广元县长調任松潘。

汪在广元已經搜括了很多錢財，除自己享受外待客也大方，經常用当时約值一两黄金一两的“金耳环”泡的好酒来餉客，用名貴的麝香、鹿茸、虎皮来贈送上司……。

他还积蓄起一支私人武力，約有好枪一、二十支的精銳卫队，同他一道来到松潘。凭借这批亲信家丁，再加上县长权力范围內可以調用的保安部队与警察壮丁，他就有足够的勇气去傲視那些比較弱小一点的哥老烟帮，在禁烟的名义下去和这批人爭夺烟土的統治权。

县长是文官，他却长年穿軍服，腰插左輪枪，脚蹬长桶軍靴，再配上他露出唇外的門牙，杀气射人的眼神，就显出一付特別凶暴的样子，好象一只随时要张口吃人的恶狼。衙門里他是坐不住的，經常带起家丁在县境东征西討：亲自抓了一些小烟館，捉了一些癮哥和小烟販。而在1943年春，更會同保安队曹熙廷营长一道远征距县城360里的南坪区所属的黑河，击败了一股烟帮武装。这一个被他自己和王元輝夸为“伟大的胜利”，在1943年专区行政會議上，汪县长用唾沫四濺、手比脚划的方式向听众讲述，就象岷江上游急流的水声一样，响

得惊人！

当然，在大大小小的征討胜利中，他也得到过大大小小的战利品，諸如抓到的烟土、枪弹、貨物等，不消說都成了县长的私产，而罰金賄款的收入也不坏。至于“伟大的”黑河战役，所获更丰，抄获的烟土有十几担，繳获长短枪十余支，而金銀牛馬細軟財物也不在少数。为了分赃不均，他和曹营长之間失了和气；兼之边区购买高級消費品不太方便，也不是发财英雄任意享受的好地方，因此，1944年春，他本想离开十六区仍調內地县份，并謀升某一更重要的官职。但王元輝却将他死死拉住，要借重他的所謂威名长鎮松潘，至少也要再干一年，协同茂县一起把茂松大道两旁种的鴉片打扫一下。因为茂北叛乱事件虽然已成过去，而該地烟苗却越种越多，摆在大道两旁，面子上不大好看。

按照王元輝同汪商定的計劃，是先由专署調一营保安队进驻茂松交界的鎮江关鎮懾，茂县剷北路的烟，汪县长率曹熙廷营南下，督剷松南沿途的烟，在鎮江关会师。茂北松南壤土相接，同时动手，互相声援，可望不出乱子。殊不知汪一能不待茂县的保安队伍北上，就从松潘动身南下，而且他电告王元輝說，不需要曹营人馬，自己也有把握完成任务。他这样作，一半是深信自己和所带的一个保安中队（专区保安司令部的队伍）、一个警察中队有絕对的武力，有了曹营，反有牽絆，一切不好单独作主。另一半是依靠他的軍校門生松潘議長李尔康，认为他在松南很有声望，可以帮他的忙。李尔康的父亲李阳山曾任松潘汉軍統領，是松潘多年的总舵把子和最大的財主，关外当时的藏族土官和黑水大头人苏永和又都是他任統領时所收的干儿子，能听他調喚。外地人到松潘，都要首先拜望他，松潘的大小事件，只要他开了腔，那就是命令和法律，不合理也得照办。更使他得意和增加威势的，是他还有个狡干的儿子，比老統領还要狠毒几倍。他为使儿子和蔣介石搭上关系，送李尔康到成都住过伪軍校，汪一能曾在伪軍校任过教官，所以在李尔康口中，“汪老师”代替了县长的官称，表示他們之間有着特殊的关系。

但李尔康对汪老师的作风是一向看不順眼的，不但他那一副打

架鸡公的样子使这年青好胜的議長不甘屈服；而他在禁烟方面又打又吃的手法，随时使李家父子的兄弟伙和客人受到閒气，也使李尔康增加了不少向汪老师讲情送礼的麻煩。幸而汪一能也自己識趣，沒有触动李氏父子的根本利益，他采用的是“远攻近交”战略，360里以外的黑河，他可以去打一下，而松潘附近和松茂大道一带距城不远的地区在李尔康势力籠罩下所种的烟苗，他却不聞不見，历年都未去割。因此师徒二人，尚能互利互助，安处了两年之久。

現在，汪一能要去割松南的烟，这就和李尔康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了。照汪一能內心的計劃，只打算把大道两旁明显的地方搞整一下，就大吹大擂地去向专署、省府报功，同时用大吼大叫割烟的方式来吓唬这一带的烟民繳納貢品，把深沟和远山的烟給他們留着，以作交换。这是他名利双收的作法，他认为李尔康不但不会反对，而且还会自动暗中湊合，圓成他的好夢。殊不知汪一能把情况估計得简单了一点，或者說他只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着想，而忽視了李尔康和松南的烟哥大王之間也有复杂的矛盾。更忽視了李尔康也是要作独霸一方的尊长，自己掌握烟区的統治权力而不是仅仅走汪老师的門子，給汪老师办私差的捐客。汪一能的意图，他并不是不知道，而是根本不願意損失自己的利益，不願把自己可以得到的东西，乖乖地送給老师。

1944年8月初汪县长撑起割烟的大旗，率領兵卒向松潘南路呼嘯而来，被他約請担任宣导的李尔康乘馬后随，經過各乡各沟都召集首人群众开会，汪严厉宣布限期割烟，并大肆跨耀自己往年打黑河的战績来恐吓这些“子民”，說如敢违抗，定要“剿杀勿論”。沿途的大小首領，虽然并未被他懾服，但却深怪李尔康，說往年收了烟，也未忘記李大哥的情分，如何今年他却乘不起担子，嗾使“狼犬”出来嘶吼？何况当时烟正要割，烟又长得特別好，虽然只割一点点，割誰家的烟，誰也不願意。李尔康也不願在哥弟面前丢面子，損自己的招牌。就說，以往松南一带送他的烟，都轉送了县长，而今年这只喂不飽的狗，胃口太大，硬說不好，如今除了乱棒打它，沒有第二条好办法。又說前年懋功围城，使王元輝夹起尾巴逃走以后，懋功年年收烟，而茂北造反的

結果，王元輝的老窠虽未攻下，烟也就未剷了，松潘人也不是光会受气的奴才，难道不能放他几枪把餓老鷹赶走？汪一能前台的花臉戏虽然唱得热烈，李議長后台的“宣导”也做得深入細致。烟区的大小首領互相密議之后，已經决定一致行动的办法，李尔康則借口家有要事先行回城去了。

汪县长进到归化，召集乡保长和烟区百姓开会，照常大呼剷烟，照常向听众夸称他攻打黑河的战績，要他的众百姓听话：先把近处的烟苗剷除，远处的再来“商議”。但当天夜里，白天参加會議的人却用激烈的枪炮发言来回答县长的誥誡了。汪带的队伍在昏夜被围中被打得七另八落，“活捉汪一能”的喊声四处涌起，汪見大势已去，只好趁天光未明时率家丁冲出重围，向右侧山林逃走。山上虽也有人攔截，但枪声較稀；街上的人众忙于收繳保安队和警察的枪支，捕杀俘虏，来追的人也少。汪县长旋打旋跑，走不动了，由卫士背起走，晌午时分，逃到距县城只有20里的一个小山上，此时跟他一道的家丁，只有五六人，他又累又餓毫无力气；只好坐下来休息，一面派人到前面探查下山回城的道路，以为可以安全脫险了。殊不知不到一刻钟，枪又响了，去年在茂北事件中打死高钟灵区长的馬正卿率領了四、五十个兄弟伙攻扑攏来了。汪一能和卫士的子弹已經打完，人少，料敌不过，他自己躲到一个石崖下，叫从人去向扑近的人大呼：“这是汪县长，你們不要乱打枪！”“县长”的声威，好象起了作用，枪声停了。有人喊：“既是汪县长，請他出来，我們不惊动他。”汪一能已經力竭势尽，但还想故作鎮靜，用虛劲来应付这个危急場面，于是大胆走出来，高声說：“你們都是松潘的好百姓，請你們攏来听我說几句话。”虽然并沒有人攏来，汪还是繼續說下去：“我到松潘两年多，从沒有做对不起你們的事情，……”話刚开头，就激怒了听众，有人向他砰砰地开了两枪，他倒了下去，一片罵声和无数枪声随之而起，他的卫士被打死三个，逃跑的被追击者的枪声跟着，更多的人扑向汪的尸体，枪头拳脚齐下，并憤怒地叫罵：“你到处飞起吃人，还說沒有做对不起我們的事情，好狗杂种！”不久，尸体也被割成若干小块，叛徒汪瀨，就这样完蛋！

汪一能的死訊传到茂县专署，王元輝起初感到震惊，但不久就平靜下来。他觉得这虽是給他的臉上抹上一点煤灰，但死友的鮮血，却又可染紅他头上的“頂子”。因为这更可以向他的上司显示十六区禁烟真不容易，1942年的懋功事件并不是由于他的手艺不高，而他的死党丢了性命，更足以表現他这一帮人真正在努力禁烟，是蔣王朝的忠臣死士，于是就用十分悲憤的笔調理直气壮地去向张群請求更大的支援和权力。张群虽然覺得王元輝又給他惹了麻煩，但也不能不收拾这个場面，只好答应王的請求，加派保安第六团蔣勉成团长率全团到茂县来，助王平乱。并又調王元輝的黄埔同学名山县长任和平到松潘接替汪一能的遺职。

任和平赴任經過茂县时，在专署同王元輝密議了几天，在蔣勉成的队伍推进到鎮江关一綫之后，动身到松潘履新。沿途向人說到汪一能被杀的事，他严厉地批評汪一能不是，說汪是“咎由自取”，不怪松潘人。而他自己則要一反汪的作法，与县中各方团結合作，决不多事。烟是禁不了的，他在名山就从沒有和往来的烟商兄弟发生过任何糾紛，如此等等。李尔康在探知新县长的和平态度后，觉得可以放心，并且松南事件发生时他本未在场，他也与此事无关，当然可以佯装好人，在任县长到松潘的时候，他率領全城紳士热烈地欢迎新县长。任县长同他亲切地握手，請他以后多多帮助，他也自动地引咎，說“汪老师”死得可惜，而自己不该事先回了县城，以致沒有救得了他。在互相用欺騙爭取信任的局面之下，任县长第二天在县府举行就职大典。李尔康在典礼举行以前到县长室“道喜”，就沒有出来。任县长在大堂上主持了简单的就职礼以后，約集大众去祭奠汪前县长，众人认为这是照例的礼节，不以为意。殊不知到了汪一能的墓前，才看見一群武装兵士把李尔康押送出来。李的手反剪着，口被封，沒有发言，被迫令跪在汪一能墓前。任和平才用沉重的語气，宣布李尔康策动叛乱，杀害汪前县长的罪状，把李尔康枪决在墓前。

#### 十、靖化县官紳爭夺烟土錢糧

黎光明与三青团四川要角任党五和王元輝并称所謂灌县三

“傑”，但他的雲頭低，仅是任王二人的助手，在蔣介石的家奴名卡中还屈居很低的等級。黎光明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四川大学教过书。馮均璉走后，王元輝請他到专署作主任秘书，1944年底保他出任靖化县长。

如何对待杜鉄樵，这是到靖化做官的人所必須考虑的首要問題。黎光明到任，他就决定只有与杜和平相处，互利互助。关于禁烟的事，他到靖化后，除把省府发来的大批油印公文拆开，在上面批“存查”、“归挡”这类简单的字句，甚至連看也用不着去看就直接送档案室堆存起来。至于涉及銀錢的交涉，他是不肯让步吃亏的，損害了他的物质利益，他不惜死命相拼。就在这一点上，他和杜鉄樵之間有了冲突。

1945年内靖化和十六区各县一样普遍种烟，杜鉄樵除自己大量种烟而外，也象往年一样向各乡各屯勒索烟土。他为了收得正大，收得多，减少他和各乡实力派之間的矛盾，曾向黎表示：收烟之后，彼此对分。黎光明心中暗喜，欣然接受。后来听见杜用县府名义在各乡各屯派烟，他也佯装不晓，替杜背了死耗子，以为自己并不費事，财喜就可自动到手了。殊不知冬烟收了，春烟又收了，杜家“烟庫”已經变成金庫，而黎县长靜靜等待的“分赃”条約，杜司令却没有实行。黎光明派人向杜探問，杜說：“还没有收齐”；再問，又說：“收得不多一点，下季一起分罢。”黎光明知道受騙了，心中痛恨，却又說不出口。

杜鉄樵象对待以前許多县长一样，进一步欺負黎县长，竟又将县府应收的沙儿乡全乡屯粮私自收了，这不但侵犯了黎的官权，而且又一次侵犯了黎的私囊，因为这笔屯粮县长是可以繳少数价款給省府而据为私有的。黎光明大怒了，公开向杜抗議。杜回答說，他的“特种保安大队”餉糈久未領到，暂时借用，以后归还。黎明知杜并无所謂常規部队，他調兄弟伙当差服务，时来时去，都是自带口粮，沒有人領过薪餉。况西康的“特种保安大队”怎么能动用四川的錢粮呢？这明明是鬼話。

一事未平，一波又起。懋功县长向新堂派了一位区长来靖化会黎，說向奉省府令，派他来查黎被控的案件。被控的内容，是說黎把省

府所发各乡鎮的經費米貼侵吞了，沒有照預算轉发下去。这虽然是事实，但各乡鎮长因为各有特种收入，乡鎮公所也并未照編制規定設足人員，又从未把这笔小款看上眼，所以历任县长都未发过，黎不过“肖規曹随”，为什么偏又倒霉，竟被上告了呢？这是杜鉄樵搗鬼不消說了。何况杜又曾当面恐吓黎县长說：“各乡鎮要县长把全县财政收支当众核算，公开报賬，县长要小心点儿！”

阴历年底，杜又向黎說，他无錢过年，請黎暫借六百万元周轉一下，以后領到餉款归还。黎县长覺得杜在他身上挖肉沒有止境，真是欺人太甚了！除一面向杜解释訴苦，說自己也穷得要命，无錢可借外，一面就同心腹科秘密議对付老杜的办法。文职人都拿不出主意，只有年青軍事科长陈先礼把事情看得簡單。他秘密地向黎建議，采用任和平对待李尔康的作法，把这位作恶太多，罪案如鱗的魔王除掉。并认为当时县城虽然只有一个保安中队，兵力单薄，但只要能把杜杀了，“树倒猢猻散”，不会有人再为他拼命。何况杜几年来在各乡各屯勒派烟土，各乡都对他不滿，杀了杜，各乡都会称快，都会站出来支持县府。只要事情做得机密神速，后患用不着耽心。黎县长採納了他的意見。

1946年3月某日，黎邀杜到县府商議要公，杜象往常和黎往来一样，没有什么戒心，只帶了几个保鏢就到县府，而在議完要公受黎午宴款待的时候，他的鏢手們都到街上各自醉酒去了。杜司令兴致来时也爱喝几杯，今天黎县长又打破慳吝的慣例，用好酒好菜待客，在座城紳都开怀暢飲。虽然黎县长执壶劝酒时手在抖顫，众人也沒有发觉。只是突然間軍事科长走到首席貴宾杜司令身后从怀中取出一把木匠用的斧头竟向杜司令头上砍来。大概砍滑了，杜只覺得有人在头上敲了一下，放下手中的酒杯，用不在意的語气說：“不要开玩笑！”但回头看見利斧又举起了，才惊惧地离席跑开。軍事科长追来，杜一面跑，一面摸藏在腰間的手枪，看看要跑出二堂口了。事急了，黎才叫卫士赶快开枪，砰砰几声，杜倒下了，怕他未死，軍事科长又去追加了几斧头。他們原来不打算用枪打，怕杜的卫士听見，县府本身的武力連杜的几个卫士也对付不了。而如果事先准备較多的武力，又

怕露出馬脚，被杜的耳目知道，但刚才如再不开枪，黎县长熟知的荆軻刺秦王，被秦王逃脫的历史险些儿重演了！現在杜鉄樵已經睡在地下不再逃走，保安中队的兵已到县府守卫，杜的卫士不敢冲入县府，逃奔沙儿泥报信。

黎县长觉得自己完成了平生最得意的一件大事，就起草电稿报告省府专署，又写布告宣布杜的罪状，但他并未规划防卫大計，有人建議他迅速逃走，他反而大笑申斥。

殊不知次日黎明时分，县府已被团团包围，魔王的儿子杜錫麟率領沙儿泥、噶尔丹斯两乡所有的嘍囉来替父报仇了！保安中队在施中队长督率下全力守卫县府，但木板牆壁四面有缺口的县府房屋，抵不住激烈炮火的攻打，而杜党又在打进县府可以搶掠众多财物的引誘下，拼死攻扑，不久，保安中队的官兵五十余人因枪弹不灵，抵挡不住，死伤过半，潮水一般的进攻者涌入县府，把黎光明和未死的人一齐捉住。黎光明被拖到杜鉄醮临时掩埋的县府后园坟前乱刀砍死，軍事科长陈先礼早在战斗中陣亡，被俘的县府職員和保安队士兵都被杀了，县府尸体横陈，大小财物被洗劫一空，档案文件，丢棄遍地，只有施中队长在城紳說情取保之下得到释放，說他平素是一个不討厭的人。

这件事发生时，黎的好友王元輝已于当年1月卸任，駐在成都和重庆的大官們也未特別派人到靖化緝凶“平乱”，这场“小事”，就在当时十六区各县山大王爭夺烟土权力互相混斗的杀声中被淹沒了！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1962年 第4期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中華書局出版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4

1962

# 近代史資料

1962年第4期

(总29号)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号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 毫米 1/25·53/5 印張·117,000 字

1963年5月第1版

196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900 定價: (9)0,70 元

統一書號: 11018·430 63.4. 京型